



MG
J246.57
65

7130.2

亂 動

著 寧 馬



3 1760 9680 2

售 經 總 店 書 學 科

月 八 年 一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綠色的出租汽車響了。嗚叭，就往西直駛去了。這裏已經不是星加坡的丹戎巴葛碼頭，而是香
港的干諾道。這時坐在車裏的乘客，一個是穿着黑緞長衫的高大胖子，一個是穿着淺灰色畢曠西裝的
矮小胖子。那個高大胖子，身長六尺二寸，體重三百八十磅。剃光的頭長着稀疏的白髮，看來已經是
六十以上的年紀了。他的臉面因為脂肪過多而下垂着，緊緊地壓着那個短細的下頰。臉面上有不少的
黑斑點，而分明是雀斑和瘡痕，鼻頭高挺而肥厚，寬唇，鼠眼，一個寬大的胸膛下面是一個隆腫的
耳膜，腳掌多毛的粗掌，笨重的腿腳。坐在他旁邊的矮小胖子這時正親熱地注視着那高大胖子，說
他的模樣簡直和高大胖子一樣，只要減去一尺二寸的高度，再減去五十磅左右的重量，加處幾根灰黑
的頭髮，一個比較年青的臉孔和比較好看的眼睛就得了。

矮小胖子親熱地注視着那高大胖子一會兒之後，只聽得他吐着愉快的口氣道：

——哥哥！你好像還是沒有變，你看我變得多少嗎？

——不！不！——那高大胖子說話時，下垂的臉肌就擺動起來。——我也蒼老多了！你的樣子和
幾年前還是差不多，記得我那次從廈門送你上船去星加坡時，你不過是一個小店主；聽說這次的歐洲

大戰已經幫你把經濟恐慌時代的損失都撈回來了！你現在是一位大老板了！是嗎？弟弟！

弟弟突然聽到哥哥這樣關心財氣的話語，不禁起了一陣寒慄。哥哥還是用着那鼠眼奸滑地直瞪着人家；緊翹着嘴唇，不知裏面還埋藏着多少的機密。他想起這位一向在國內鬼混的哥哥，無所不敢無所不為的哥哥，自從在廈門勾結日本商人印僞鈔罪發入獄，由他花了數萬元贖釋以後，仍然不改前非，總是自己一個人到處鬼混；近年來則跑到香港作起香港寓公，開起香港公寓來；身邊有了姨太太，就不管自家的妻子兒女們的日食和教養，藉口國內不太平，都送到星加坡去靠弟弟了。現在在弟弟的面前也不問起妻子兒女，却一心關懷着弟弟的財產，實在覺得不愉快，便冷冷地答道：

——錢是賺了些；可是錢是不會從天上丟下來，而是辛苦存積起來的；你看我比你少十歲可不是嗎？也白髮滿頭了嗎？

——不，弟弟！我並不是說你這個……我是說，你如今也算是個資本家；這次來香港也可以幹個投機事業！

——投機事業？你說的是？

哥哥愉快地微笑着，驕超眼注視着窗外，他那胖大的臉面映在玻璃窗上，有如擺在香案桌上的一隻豬頭。他把一隻巨掌拍在弟弟的肩膀上，說道：

——弟弟！香港是一個天堂。只要有錢，就是甚麼壞事也可以公開做出來，只要你不在英國人的

頭上勸，就沒有誰來管你！

弟弟迎着車頭吹進來的十月涼風，解開了紐扣，伸伸懶腰，吐了一口氣，懶洋洋地答道：

——哥哥！你真是老當益壯；怎末還天天只是想發財？

哥哥把頭湊上去，笑道：

——弟弟！你真是一位老實的華僑！你要知道，在香港有多少事情好做，譬如說，國幣的買賣吧；只要我們敢買敢賣，就可以興風作浪，發他幾百幾十萬！再不然，販運東洋貨，換個標準國貨的牌子運入內地去，何止利市十倍！這都是有路綫的！

弟弟避開了哥哥的視線，朝車窗外面看。這時汽車正從先施永安公司旁邊駛過，接着上眼來又是那專做國幣買賣的小兌換莊。五花八門的洋貨和各式各樣的國幣就像雨彈似的直射入他的眼裏。他緊閉起雙眼，往後一靠，答道：

——發財有甚麼趣？我在南洋幾千年，那天不是在想發財？現在錢果然有了，但是精神上並不痛快！這次我是特地避開了妻子兒女來香港解悶的！我是特地來香港花錢的！——他加強口氣叫道：——你聽清楚嗎？我是特地來香港花錢的！來尋我快樂的刺激的！我現在不樂他一樂，看看就要進棺材了！錢是不能給我帶進棺材裏去用的！

哥哥吃驚地抓着頭皮，半辯說不出話來。對於弟弟，他是瞭解得太少了，他和弟弟雖是同父母

——走吧！香港的難民比六月天的蒼蠅還多；你一個人是救濟不了的！

弟弟急忙地跟着哥哥走開，抬起頭來看着那第四層樓。即刻就有一個顯明的標記引起他的注意。

只見那陽台欄桿邊上橫掛着一張招牌「香港公寓」，下註：代理各港船票，招待X屬同鄉。旁邊的冰門汀柱上寫着一對聯，上款是：空中樓閣；下款是：世外桃源。

他們兄弟就在一羣黑手的追求下，走進那直上第四層樓的暗黑的階巷了。

兄弟兩人一走上第四層樓的邊門時，都喘得像傷風似的咳嗽起來。

——哥哥！你這公寓設得太高了！簡直就像登天阿！

——不錯！弟弟！——哥哥抓着弟弟的手——我們的公寓是名符其實，真正算得上空中樓閣，世外桃源！我不是逢着大不了的事情是不肯輕易離開的！進來吧！

他們走進去了。第一個迎上來的是「一位打扮得摩登的女人，穿着一件玄色的短旗袍，花頭的布鞋子，滿臉雀斑，滿身香水，粉搽不勻，圓蛋臉尖精眼，她翻起眼，撒嬌似的問道：

——唉呀！我的腳都站軟了！好容易給我等到了！啊！叔叔！你們兄弟真像是一個模子鑿造出來的菩薩啦！

這位女人，公寓裏的人都叫她「香港姨太」，她是倪公羽（哥哥）的三姨太太，這樣地叫着叫着，倪華章（弟弟）也就不待他哥哥的介紹就認得出她是誰了，便低聲地「哦，哦！」地應着。

——這位就是我們的同鄉，鼎鼎大名的國際問題專家張灰先生！他住在公寓的第三進。他每月領津貼編雜誌，編的是「世界與祖國」半月刊，這是專門給海外華僑看的宣傳品！你看過吧？

倪公羽這樣介紹着，用意顯然是要借此虛落張灰一頓，因為他預料他弟弟不一定看過這雜誌的。而被介紹的張灰先生，是一個不很胖的小白臉，頭髮搽得亮油油，這時雙手插腰，行了兩次八十度的鞠躬禮，自己介紹道：

——小弟無才！「世界與祖國」不知道在華僑裏有些什麼影響，希望你批評批評！

呂慶雲——香港公寓裏的財神，是一個黃臉孔小身材的中年人，他穿着比張灰更上眼的西裝，這時覺得說話的機會到了，便替張灰說下去：

——張灰先生是留日的名家！他剛才和我們談論來稱羨美與太平洋戰爭問題；他以為這是日本爲了要實行北進討好英美，太平洋戰爭不致發生………可惜你慢來一步！他最出名的理論是蘇聯是法西斯帝國家所要進攻對象中最弱的一環，預料蘇聯必敗！不過「世界與祖國」雖是領津貼出版約，可是百物昂貴，開消重大，幸得，幸得………

張灰給呂慶雲一個眼色，要他勿往下說去，呂慶雲也就適可而止，倪華章既未曾翻過世界與祖國什誌，自然未便批評；便乘機朝着呂慶雲問道：

——我們像在星加坡曾經見過一面吧！

張灰不待呂慶雲自己說出口，便爭着代他答道：

——你們從前見過面的吧！不錯！他從前在荷屬東印度，後來在馬來亞，現在在這公寓的二進開設公記樓，專門運銷南洋土產和滬港洋貨；上個月美金大漲，國幣下跌，他做上海的國幣黑市買賣，一次就撈進二百八十萬元，真是商場健將，理財能手！同鄉之間，難得的奇才！

——都是奇才！都是奇才！

倪公羽像好意像諷刺地插嘴道。

——真是奇才！奇才！

倪華章也帶着笑意叫起來。

這下，才有香港姨太太說話的機會，她指着「阿片仙」叫道：

——還不倒茶！

這才引起大家的注意，原來公寓裏的差役「阿片仙」老四和「腐屍汗」阿六，在倪華章他們進入客廳以後，一向就給遺忘在西裝革履羣之外，既無插足地位，也無說話的機會，無聊地帶着鄙視的眼

光緒在那客廳與陽台中間的玻璃屏風邊。腐屍汗阿六捷腳先登，比阿片仙快一步倒了一杯茶，便朝倪
華章送上去。阿片仙就倒了第二杯茶給老板倪公羽送上去。呂慶雲就乘機說今天星加坡船到，又有三
千包仰光米運來，要出去走一趟，告辭了。而張灰就同香港姨太閒談起來，並且答應替她再買幾包頭
痛散，因為她的頭痛說不定又要發作了……

倪公羽把茶喝了半杯就把杯子交還給阿片仙，就躺在他那間時不離身的「貴妃床」上，一邊對他
弟弟介紹阿片仙和腐屍汗。

——這位是阿片仙，沒有阿片過不得日子！客人的袜子也偷，銀包更是不客氣！上次給我趕出去
，這次又找上門來，死也不肯去了。你有錢還是放在我的鐵櫃裏妥當……

阿片仙急得幾乎把杯子掉落在地上，一邊放個杯子一邊解釋道：

——我是發誓不抽阿片了。這東西害我弄得不像人，鬼不像鬼，偷，這是更不願意幹了。請
再敢抽阿片就是王八——就是鬼養的！要是再偷東西，我就——他指着外間的海洋法法錢那錢一聽，再
也不敢見人了！我的原名是「老四」，「阿片仙」是老板起的號！

腐屍汗阿六以為倪老板會留下留情，冷不防正說出他的祕密：

——這位是腐屍汁，臭得比死人汗還臭！過去也是阿片一斤米一兩過日子的，現在好像改掉了！
但是紙遮不離口，只恨他的命不是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大老板。晚上要到半夜三更才回來，早上懶翻

日出一丈遠不動！但他對待客人還有一手本事，所以還是留他在這裏混下去！

阿六讓老板介紹完畢，就恭敬地從倪華章手裏接過杯子，雙手捧着杯子，自己認了是非，答道：

「報告！」——他還沿用着他過去當兵時的規矩說到報告時便伸直了腿！——報告小老板！小的自知無用，但希望慢慢學做一個好人！俗語說：浪子回頭是岸！我的原名是吳必勝，人家都叫我阿六，一腐屍外——是老板從前替我起的號，現在大家都叫慣了！這，這實在也不關事！只要到真金不怕火燒，什麼郵沒有關係！」

倪華章對於這兩位差役起了異常的觀感，覺得他哥哥這樣的介紹甚有趣味。這比在星期被看大世界的文明戲還有意思。他看阿六那瘦瘦的高身材並不討人厭，那立正請示的樣子顯然他是有經驗的人物，說不定心懷大志，他日要出人頭地。而老四的小而瘦的樣子，他引起他的同情心，他因「阿片」營養不足，禁煙而起的浮腫的腳，首先引起他的憐憫。他從衣袋裏掏出兩張五元港幣鈔票，分給他們兩人，一邊說：

「隨你們做什麼用，就是去大抽一兩阿片煙也可以！往後要好好做事！」

老板倪公羽雙手往空間一抓，從貴妃床土躍起來，叫道：

「不錯！不錯！小老板賞你們的風，你們也要給小老板接風！你們說是不是？」

阿六和老四眼對眼瞪了一下，他們手裏的五元港鈔像突然生起翅膀要飛起來似的，急得答不出話。

來。倪公羽也看清楚他們的狼狽，反而覺得高興，便接下去說：

——不錯！不錯！你們一定要接小老板的風！那麼，你們每人出三塊好了，留下二塊零用；不夠的，我把你們十一月份的工資先湊出來，等下阿鳳買菜回來，再叫她去辦菜來家裏煮！上館子不上算！真的不上算！好吧！就這樣辦吧！

倪華章討厭地低下頭來。這個安排給他一個不愉快的回憶：「哥哥還是刻薄如昔！」而且，還是和他的自尊心相反呵！他的哥哥不接他的風，怎好叫差役破費呢？他插嘴道：

——哥哥！算了吧！我在「峇厘」裏吃得滿舒服，就不用接風吧！

——什麼話！什麼話！你賞他們的風難道他們就不必接風！俗語說「禮尚往來」！好吧！腐屍汁阿片和今天小老板賞你們的錢都拿去用好了！接風的菜我先來代辦，把你們以後的工資扣回就是訂訂這就行了！這就對訂！

倪華章再要提出意見來，而阿六和老四却只得失望地點頭同意，於是老板倪公羽就哈哈一聲，表示十分滿意，一個倒葱，就踡倒在貴妃床上，肚子挺得高高的，而不知從那裏要了個來的一隻肥大的像一堆黑炭的大黑貓，突然叫了一聲，翹起尾巴，往倪公羽的大肚皮上一跳，倪公羽就翻身躍起，抱着他的黑貓，朝着他的弟弟介紹道：

——弟弟，你看我這隻寶貝！他黑得就像炭！晚上抱着牠睡覺就當得一爐火！我不在家，牠就過

隔壁屋裏找牠的屠夫大花貓去！我一回來，牠就不離開我了！

早已退坐在櫃台後面的香港姨太這時便飛奔出來，朝着倪華章嘆笑道：

——叔叔！我還沒有介紹哩！這隻「黑貓」是你哥哥的「四姨」哩！人家都說的！牠每天要吃兩條魚！耗子走過牠的前面，牠就閉起眼來裝着看不見！耗子從牠身後走過去，牠就回過頭看一看！牠現在一天一天地胖了！就是有時去找隔壁的大花貓！可是——可是也不——也不健瘦了！牠現在只是長胖哩！香港的魚就是給牠吃貴的！

倪公羽就哈哈大笑道：

——我還沒有介紹哩！——他舉着香港姨太的聲音！——她就是恨不得捨身一變，也變一隻黑貓哩！香港的醋就是給她吃貴的！

香港姨太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當着倪華章的面，故意撒癡地擠倒了倪公羽，兩個人就在貴妃床上要起來，她就只擦着他那像豬頭的臉，而黑貓就舉起一隻腳，插嘴道：

~~~~~

三

香港公寓自倪華章到來以後就熱鬧起來。張灰太太尹萃去診過病回到公寓，雖然第三期的肺癆使她的呼吸感着困難，然而還很高興地會見了倪華章，以大學經濟系畢業的資格勸倪華章收買白報紙，這不因為張灰的「世界與祖國」打算，實在也是因為每期的紙張雖然相同，而紙價却是日上，由此證明，收買白報紙一定是有財可發；爲了充實她的意見，她還舉出逐期的出版費給他看，證明紙張一項的市價漲風之盛。可是倪華章對於她的盛意只是表示感謝，他並沒有說出肯定的意見，他也沒有說這次來香港所爲何事。不過他看見張太太青白的臉，青筋顯露的手，短小無力的身體；邊談邊咳的樣子，就勸他不要去管白報紙漲價的事，頂好是不管一切，多多睡覺爲是，因為他聽人家說過休息就可減輕肺癆的。這就不歡而散，原來張太太尹萃雖然年近三十，却很愛風流，香港的化妝品比她在重慶時購用的價格是便宜得多了，所以發誓不回內地去！既愛漂亮，就自然最怕人家說到她有什麼病，尤其害怕人家說她有肺癆。倪華章已經說出她的祕密，她就着實不高興，然而却又不敢在外表上顯示出來，兩人有時見面還是你好我好的。

公寓裏的窮婦阿鳳，這位四十歲左右的半老徐娘，却有一副慈悲心，她是順德淪陷後，跟人家流

浪到香港來的。老板倪公羽有時以指示煮菜方法入廚房去，順便擰擰她的腰肢，她也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憤怒，聽命由天，她就是這樣不作好也不作壞的一位廚婦。生得還好，只是下巴角左首有一粒黑痣，和三十六歲死掉丈夫之後才放的小脚，走起路來有些相襯而已。那天，她從「巴殺」裏買了菜團來，知道倪老板的弟弟來了，便跑到客廳裏，不待倪老板給他介紹便拱手給倪華章祝禱，倪華章也照例賞她五塊錢港鈔。而倪老板也照例扣她的工資參加接風，她只得答應了。那天晚上倪公羽就同弟弟閑談起他的公寓來。

「小弟弟！我們這個公寓本來是專門招待來往南洋的鄉親的，可是近來時常鬧着太平洋戰爭快要爆發了，鄉親就多不歸國也不出國了。生意一天一天地暗淡起來，沒有辦法，就把第二進租給呂慶雲開公記棧，第三進租給張灰做編輯部，都是同鄉，一個資本公司，一個書獃子，我插在他們中間，日子倒也快過！哈哈！

哈哈！……

「香港姨太是我救留起來的，她是從廣州來的，原是甚麼紳士家裏的老丫頭，跟了位奴才逃走來香港，後來那位奴才養不起她就把她丟下來，一轉手，就落到我這裏來。他自己說二十三歲，我看還是打了折扣的！不過人倒好，只是有兩樣差，一樣是常常要頭痛，一樣是擦粉擦來擦去擦不勻！哈哈！

——哈哈！

——弟弟！哥哥現在也不容易！香港的東西直漲！房租收入雖然足夠付房租，但替張家和呂家包飯也沒有多大利頭，每頓三份菜，他們二家各一份，我和香港遠太一份；手下人就拿這三份的菜尾，我每日還要貼他們三角錢小菜；你看！談何容易！

——真是……

——所以啦！你來香港玩，哥哥也就沒有什麼好吃的招待你，你不要見怪！

——那裏那裏，一家人……

經過這次掏心的談話之後，倪蕪蕪姐也不在外面酒店裏開銷，就在哥哥公寓裏用膳，而每回總是慷慨地添菜錢，哥哥就眉飛色舞起來……

倪蕪蕪到香港以後的第四天晚上，很興奮地回到哥哥的公寓來，說他正從某某女士那裏學了流行舞，就在客廳裏試起步來，公寓裏的人都圍在客廳旁邊參觀，一致好評；張灰太太尹萃因之有了感觸，便對張灰埋怨道：

——都是你的不是！我早就勸你也去南洋做生意，你總不聽，總是喜歡領津貼過日子。看吧！人家在南洋發了財，現在來香港享樂，年紀五十以上了，還會學得這麼流行的好舞！我要是也去學跳舞，那是多麼快活！也不致於悶在家裏，悶出這個病來了！



她這個話只有張灰聽入耳朵裏去，別人都在那裏欣賞！只覺慶雲不在座，他這時也許正在約朋友在娛樂戲院看電影，或者正在大華聚餐哩！——張灰起初不作聲，後來才想到回話的理由：

——你要反過來想一想：要是今天在這裏跳舞的是我，而把你丟在星加坡，這麼，發了財不是對你也沒有好處的嗎？

張灰太太沉默了。這是真的，要是張灰發了財，就一定不會守夫道了，那麼，像她今日這樣的毛病早就給他一個藉口，她怎麼還能夠操縱他呢？無論如何，張灰今日顯然只怕兩件事，一件是害怕發達貼的後台老板會在政治舞台上失時，一件是害怕太太。她是積有十分經驗來支配他的，她深藏了不少他不敢告人的秘密……

他們夫婦這麼說着，而倪華章也就停止了他的試舞。他漲得臉紅紅地說：

——我是有十幾年沒有這樣快活了！星加坡的生意把我束縛着，家庭把我拖着，我不知道為什麼叫個人的幸福。這次來香港真是好玩，好像返復到二十歲左右時代去了！

倪公羽首先同意了弟弟的意見，樂意地叫道：

——弟弟！你是天生的風流種！可惜為人忠厚，婦唱夫隨，我可就不然，我只尋求個人的幸福！

我相信沒有一個人肯坐着餓死的！所以妻子讓她去，兒子也讓他們自己去找出路；我這麼走我自己的路；雖然不靠跳舞，也是很知道享受的哩！

於是香港姨太太奔近他的身邊去，佢公羽就一邊手抱着那隻黑得發光的貓，一邊拍着姨太太的肩頭，而她竟順口把頭靠在他的襟大紗袋椅背似的肩膀上，不知啼裏唱的什麼歌，不絕地念着，誰也沒有聽出來。

#### 四

太平山頂總督府邸已經埋沒在灰白色的霧裏，夜，不知何時就伸出它的巨掌把香港擁抱住了。在香港的人們對於夜是有特別的感覺的，有的帶着歡樂的心情，有的拖着倦怠的身軀，有的愁悶地……

……投進這夜的懷抱裏。

然而，路燈也失蹤在夜的懷抱裏，海面上的星點似的船燈也似乎沉沒在波底下去了。街上充滿着噪雜的巨響，分不出是人的還是機械的呻吟。夜給時裝女郎們，粗衣赤腳的難民們披上了黑的無色的外衣；漫長的街道不知在那裏轉彎也不知往那裏伸展，像向天空，像向海面，像向地府；它就像一條黑鱗地蠕動着……

這是燈火管制的夜，香港的真正的夜，它像一杯白蘭地酒似的更加興奮了每個人的心，這並不是對於戰爭，而是對於生活；生活像無底的深淵，窮人走向更窮的陷阱，富人走近無盡的寶座；這裏是酒巴間歌舞場，深藍色的燈罩下，肉和肉的對舞比往常更加親密。他們的生活是像夢似的；那裏是街頭巷尾，夢囈者羣，難民們，他們的赤腳，她們的木屐，他們的步伐的交響樂，像夜似的展開着，像夜似的向着無窮伸展……

XX酒店裏，白色戰士和東方姑娘對峙，槍對槍正在交戰着。這是太平洋上唯一的前哨戰……

舞曲像是從演習夜襲的飛機上丟下來的炸彈的爆炸聲，不起地往倪華章開的房間裏衝進來。他厭倦地關上了玻璃窗，留神着門外的聲響。好幾天了，他幾乎癡醉在甜蜜的紅脣血爪中間，像回復了青春時代，整個的心靈那樣級的娘兒們佔有了。他抓住了一個又一個，想完全把她們佔有了。數十年來的繁忙的單調的商場生活，那像樹膠漿似的討厭的妻的拘束，作爲家長的不得不作的偽君子模樣，過去的一切都給他一個不愉快的回憶。多麼可惜啦！他就五十幾歲了！娘兒們將沒有他的份了！他真的要好好地佔有一個，再一個，來補償過去的損失……

十一點過去了，昨夜懷中人還沒有依約前來，他是準備要好好她玩她幾天的，她還說她是上海的女學生呢，是因爲八一二才把她轟出上海的，她是多麼會說話會討人歡喜呵！倪華章愈想心就跳得愈厲害，真的，他有十幾年沒有這麼心跳了！

他從沙發椅上跳起來，拖着步伐，走近洗臉台前去，深藍色的燈罩裏透射出來的光線，把他鏡中的影子照得像他不會見過的陌生人，那兩隻黑點似的眼睛就像蛇眼似的釘着他，他摸摸他那光禿的頭顱，覺得他自己實在是蒼老得多了；他「唉」地嘆了一口氣，末後又來個長吁，心裏在想怎麼他現在不是二十幾歲呢？

他從玻璃窗那裏注視着外面，外面只是一團黑，黑的一團就像無數的巨掌，儘向他撲來，他往後

退了一步，又顛了兩步便倒給在沙發床上了……

——多麼討厭的夜呵！

倪素章開始領略了夜的滋味。他尋求歡樂而無聊却來找他了。他再拿起剛才沒有看清楚了的晚報，又是來稿，來稿……又是什麼香港英人丈夫團要求廢除婦女疏散令……他丟開了晚報，雙手緊抱着頭亮，罵道：

——女人，又是女人！英國兵也相思着疏散到澳洲去的女人！怎麼香港的女人還不夠玩嗎？是的！香港的女人是血海！是毒藥！是騙子！戰爭！來吧！來把香港的女人炸掉！炸掉！炸成碎屍！炸成肉糜！

他想拼命地玩女人，然而女人也和他的自尊心相抵觸了。他想佔有了她，也想佔有另一個她，然而，他有錢人家也有的是錢，他要玩，人家也要玩！她今天愛他，明天又會愛另一個他，他怎麼能够都把她們的心操縱着哩！她們每一個人都要同時應付甲又要應付乙；正如他想抱住她又想抱住另一個她一樣呵！

他感着無聊地躺在沙發床上，像臥在萬波奔騰的大海裏！而睡神，就在他不知不覺之間，把他整個佔有了。

倪華章在沒有日出以前就離開了酒店，走到微明的街道上來。這是他到香港以後第一次的早起，因為昨夜他沒有睡覺，沒有女人，一個人單獨地度過了如夢的睡眠，一直到給某種聲音吵醒，便再也睡不下去。黎明的香港，在窗口招呼他，天空上的像翅膀般慢慢地前進着的白雲，遠遠地隣近鯉魚門港面的風波，都在他的窗口前面招呼他。他感情衝動地離開了房間，就像某種力量在壓迫他，使他覺得香港就像正在海雨狂風暴之下的船隻似的，睡不得，坐不得……

街道上奔忙着販賣菜蔬的人羣，清道夫正在掃除街道上的棄物，來往的電車上只坐着那貧血的銅色臉孔的疲憊的勞動者們，他們是去上工或者做了夜工剛來的吧！騎樓下街道上的難民們有的收拾着他們的破麻袋破飯罐，領着去找尋他今日的果腹物，不知道他今日的運氣將是如何；有的依舊像狗似的蜷臥着，一個連着一個，動也不動，讓他們的空罐裏僅剩的饑殘給無數的黑蟻作巨餐。他們和她們，大人和小孩，這街道的家族，他們的黑的像漆樹皮似的赤腳，從破的不够長的遮蓋物下面伸出來，在晨曦的微明下，像死屍似的，從倪華章的眼前，在他的黑亮的皮鞋底下，一個又一個往後面移動着，無窮盡地，前頭又出現了一堆……

倪華章想了一下，突然地覺得，他要是也同他們一樣，那將怎樣活下去呢？他們唯一存在的就是貧窮和襤褸。他們失掉了家鄉，失掉了一切；而他失掉了什麼呢？女人的愛嗎？顯然女人不是愛他這五十多歲的光着頭皮的半老頭子，而是愛他的錢；然而他的錢也不能完全把她們收買着，她們愛錢又愛那小白臉的。而他自己是什麼呢？女兒已經十七歲了，他是被女人丟在眼後的了。他是落伍了。

公寓裏的人還沒有全部離開了床，張灰太太的咳嗽的巨響從棉被底下透露出來；香港姨太太裝未畢，一聞倪華章趁早回來，在房裏嘆道：

「——這都是四姨的罪過，見着耗子認親家，讓公寓作了耗子窩，一夜鬧紛紛，總是有好睡的！不然，我老早就起身了！」

她這樣這樣地說着黑貓和耗子的罪過，便從房間帶跳似的奔出來，在客廳裏發現着那閉着眼睛假睡輪在他哥哥的貴柩床上的倪華章，便站在一邊，細聲地問道：

「——叔叔！多晚不回來睡！真把我們無聊透了！你昨夜也沒有好睡嗎？唉！誰一定是耗子！香港的耗子真是個個做了皇帝！誰也不怕！晚上總是牠們的世界，鬧得人人睡不着好覺！」

倪華章半睜着右眼，盯視着香港姨太太，答道：

「——你聽我說，四隻脚的耗子並不可怕！兩隻脚的耗子才討人厭啦！」

香港姨太太退後一步，就正把屁股撞在剛從茅廁裏下來還沒有縛好褲帶的倪公羽身上，一邊笑嘻嘻

地圓暈頭來，嘆道：

——叔叔真像年青人似的，愈說愈打趣了！耗子也有兩隻腳的！真是會說故事呢！

——你懂得擦粉！——倪公羽捧了她一下，把她推開——女人家少說兩句話就不比耗子壞了！

香港太冷不防倪公羽敢這樣侮辱她，便發氣把那隻正在倪公羽腳上舐着舌頭的黑貓踢開，一邊

走一邊罵道：

——都是你！和耗子認了親家！世界變了！人也變了！連老鬼也把我當耗子看了！

香港太在房間裏不知丟些什麼東西洩氣，倪公羽還來不及和弟弟多談話，便退到房間裏去，後

來便聽着貓叫和香港太的低泣聲了。

倒是張灰來得好，他一邊打領帶一邊走出客廳來，坐在倪華章旁邊的靠背椅上，熱情地叫道：

——你來得正好！我早就想去找您了，又不知道您有開工夫沒有？您說今天天氣好不好？我打算

請您去館子裏坐一坐，和您談一談，我準備替您寫一篇生平奮鬥史，題目就叫作「一個愛國華僑的成  
功史」您說這樣的題目好不好？這篇文章在「世界與祖國」裏一發表，對於您在南洋的事業一定有助！

說不定他日政府當局一注意，就會贈您什麼獎狀的！——是的！一定不難的！還是很光榮的！

倪華章沉默了。他想起他的生平，覺得討厭，覺得無聊，覺得站在眼前的人更可厭，便冷冷地答

道：





要在張灰價的簿貼下開支，這樣就顯然捉襟見肘了！末後才使倪華章哈哈大笑起來：

——他們讀書人真是白痴！怎麼可以同我們商人談買賣，真是經驗不夠！唉！香港真是一個鬼地方，我一天一天地覺得香港住下去也是同在星加坡一樣無聊的！今早又偏偏遇到這樣的白痴說白話！真討厭極了！

於是他們便談起正經話來。原來呂慶雲於上個月國幣下跌時，以港幣一元匯上海國幣八元半的高價買了數百萬元的國幣存在上海的華僑銀行裏，現在港滬黑市已是一對六，可以賣出了，他希望倪華章回祖國去走一走，不如在祖國弄一個事業，把他那存在上海的國幣買去辦洋貨入內地去，發一番財，總比住在香港花錢又無聊好得多。後來他又指出一條康莊大道來：

——聽內地來人說，重慶的物價總是往上漲，別的地方也是漲風直上，現在來稱使美，日美談判正在進行，有人以為太平洋戰爭一旦爆發，內地的物價一定還要漲；如果在上海辦二百萬元貨運入內地，暫時不賣出去，過一個時期怕不止值二千萬元哩！那時就是要聚商從政，弄一個名譽，有了這麼多的錢，那件不可以成功！

——哈哈！你老兄也同小弟開玩笑！——倪華章叫道：——你現在才三十出頭，所以還有大計劃在前頭；我已經幹了三十多年生意經，現在錢也有了，兒女也成羣了！只覺得一天一天衰老，甚麼也感覺得無聊了！所以這次才特地來香港散散心！此身並不想到生意上頭去，還是你老兄自己去發展一

香粉事業吧……

這時倪公羽已經把香港姨太敷衍好了，她已經對他說頭不痛了，便走出客廳來，問他弟弟道：

——你剛才說什麼無聊無聊？弟弟，香港也無聊嗎？

——什麼地方都是一樣地空虛，一樣地無聊！

倪公羽便拍着他弟弟的肩頭，一邊朝這去注視了呂慶雲一眼，一面說：

——弟弟！我早料到你要無聊的！你這樣無目的地玩下去一定要無聊的！我的意見是：你也一定

要買一個「小的」，一天到晚給你這個同你那個，你才會開心的！哈哈！

——你說「小的」？那我怎樣對付星加坡的老小呢？

——你既是來香港尋快樂，那就來個臨時的也行。現在從淪陷區被拐帶出來的良家少女要多少就有多少，要什麼貨色都有；云買一個清清白白的來，玩够了還可以脫手，回星加坡去時還對得住你那

「雌老虎」，買入賣出總不會虧本多少的！呂慶雲！你說我的意見對不對？

可是呂慶雲沒有表示意見，倪華章也沒有肯定地贊成，倪公羽就斷定道：

——很快的！弟弟！你勿慌！明天就準準替你找一位清清白白的少女來！任你怎麼玩也行的！

當天午飯時間，倪華章坐在他哥哥的位子上。因為倪公羽已經替他出去物色人品了。倪華章爲了拒絕張灰和呂慶雲的生意經，覺得彼此無趣，又覺得說不定今天或者明天那臨時的「小的」就要到手，心裏有些不在焉，便去叫了一桌酒菜，請張灰和他的太太尹萃，呂慶雲和他新到職的祕書陸尙文入席，而公寓裏就不開飯，阿六和老四他們就等着食用菜尾，便站在他們身邊招應着煙酒。陸尙文前次沒有機會和倪華章談過話，話鋒較多，香港姨太太只有插幾句話的機會。陸尙文自己很樂意地報告他一連七任做區長的故事，如何得民衆擁護，如何上省受訓，受主席的垂青，又如何地受婦女羣衆的包圍，有多少的年青女子想嫁給他，結果終於走了桃花運，討了一位小的，他又如何地公平應付，使他的「老婆」和「小的」如何和好，以致於食同桌，寢同床，說不盡的溫柔鄉趣味……這就引起倪華章不少的感觸，多喝了兩杯酒；而張灰就覺得面紅而耳赤，酒也不敢多喝了，因爲他聽陸尙文說過，他那鄉裏的「老婆」和他的長女，現在生活日艱，只靠挑煤炭過活的。尹萃因爲喝了一杯酒，胸口熱烘烘，又不大好公然地大聲咳嗽，到聽罷了陸尙文這番議論，又看見張灰那副顏色，便舉起筷子揷着張灰叫道：

——那麼，你也想接她來，左擁而右抱嗎？老實說呀！

——阿哈哈！對了！這要你發表意見啦！

呂慶雲覺得說話打趣的機會來了，便插口笑起來；因為他是一個主張可以嫖妓而反對一夫多妻制的君子，他尤其反對文化人討小老婆，張灰既是一個國際問題專家，連這點起碼道德都沒有，他是很瞧不起的，因為照他的意見，小老婆是做官的和資本家可以討的，只是讀書人不應該有份兒的。

張灰對於太太的襲擊有些慌張，因為他沒有法子把家裏的老婆嫁出去，爲了他多年在外作賣身文人的緣故，他的老婆和女兒竟也自力更生起來，連信息也不給他通了；可是尹莘却還常常鬧着要張灰正式和家裏的離婚。這時，尹莘看見張灰不會答話，就又把筷子差些碰着他的鼻子，叫道：

——怎麼！難道你還不知道我的意思嗎？

香港姨太這時覺得說話的機會來了，便插嘴道：

——我看張先生是有你的沒有她的；他何時罷着家裏的，你也不用冤枉他了！

於是張灰就乘機答道：

——你看！你比香港姨太還不瞭解我！

——阿哈哈！阿哈哈！

——哈哈！

——哈哈！

連站在旁邊只顧加酒點煙的阿六和老四也附和着笑起來，這就惱了張太太，她丟下筷子，邊駭邊罵道：

——你們笑什麼！你們笑我嗎？——她指着阿六老四——你們也敢笑我！你們配笑我！我……我……我……

張灰看見太太發脾氣了，怕她又因此病幾天，便連忙攙着她，安慰她道：

——你喝了一杯酒就又興奮起來了！你看！你的臉孔就又紅得像少女時代一般好看了！還是去休息休息吧！

——什麼少女時代？難道我如今就是老太婆了嗎？！

呂慶雲正倪着章就丟着眼色，香港姨太突然抱着頭，叫道：

——唉！我的頭好痛起來了！張太太！我們進去休息吧！今天要讓他們男人家快樂快樂才是！叔叔！呂老板！請了！

——我們女人！是的！我們女人生來是……

這麼說着，尹琴就推開了張灰的手，同香港姨太兩人手挽手地走進二進她的房裏去了。

——你看！——呂慶雲待她們走進去了之後便說道——女人就是這麼着！一個是大學生，一個是

擲下姥；可是她們一頭痛起來就像同一個娘婆的了！

——阿哈哈！

——嘿哈哈！

席散之後，張灰就去陪太太，香港姨太就回到自己房裏，不知有何感觸，似乎頭痛得更加厲害，喊叫阿鳳打開水，食了一包頭痛散，就連衣帶鞋倒在床上，用枕頭緊壓着頭，睡下了。

陸尚文又陪着倪華章大談起從政幾年的得意傑作，後來呂慶雲又同倪華章鬥象棋，「河面三分闊，計謀萬文深。」大家心裏都覺着鬼胎，想着他們自己的事，象棋鬥得很馬虎，下錯了棋子也沒有大發現出來。

終於熱鬧的時候到了，倪公羽氣喘喘地帶着一位拐腳的半老徐娘和一位小姑娘回來，大家一看就知道，那位小的準是那「清清白白」的貨色了。香港姨太頭也不痛了，尹萃也很熱心，早就跑出客廳來。全公寓裏的人都來爭看貨色。

那位轟動全公寓的貨色害羞地癱坐在客廳邊角的一隻靠背椅上，看來是經過十分化裝的，臉上擦得滿白的粉，但比香港姨太的擦粉不均的瘦削的臉，她那瓜子臉是好看多了，但她同倪華章比起來，那只有三分之一他那麼大。她穿着帆布膠底鞋，沒有着襪子，穿着紅斑點點的印花布短旗袍，頭髮燙得蓬蓬地，足以遮蓋她那麼大的頭兩個，兩隻眼睛總是往她板上看，像是要找一個地方鑽進去。阿鳳

首先走近她的身邊去，同情地注視着她；香港姨太同尹萃也走近去，站在兩邊端詳她；低聲地交談着，在客廳中間的茶桌邊，就坐着另一批的人們，那位「貨主」也在內。

倪公羽像拾着寶貝似的對他弟弟道：

——我敢保證她還是清清白白的。志氣很高，她給人拐帶到香港賣給導遊社裏，死不肯陪客，也不肯出錢，只不過小些，但這是養得大的；你說，她今年十六歲嗎？——他朝着那位「老的」問，顯然地，那「老的」就是貨主了。

那「老的」答道：

——十六歲有多無少，這是因為她出身窮，不會食過飽，餓得這樣可憐地，只要一到大戶人家，當然就會養得胖胖地好看了。年小志氣大，我花了兩百塊港幣從水客那裏買來，花了好多錢給她裝飾；可是她死也不肯見客，故意把她的頭髮亂得像一隻獅子狗，一看就會嚇壞人！現在賣給你們大戶人家，我也不致於養耗子咬布袋，你們也是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好事！

倪華章仔細地注視着那貨色，覺得她太小，還不及他那生長於熱帶的長女那麼大，但她又確實很可愛；她不像那些舞女般故意討人歡喜。看見了這位小小的樸素的鄉村姑娘，雖然嫌她小些，也不十分漂亮，但也不禁心頭有些飄飄然，心裏想，年紀五十多了，能够同這麼小的姑娘親熱親熱真是益壽延年的靈藥。所以他表示可否，故意讓他哥哥去作主。他的哥哥呢，早已同那位賣主約好：他要暗



（身價銀三分之一。一看他的弟弟毫無意見，便更加高興，終於同貨主講好：身價銀港幣一百五十元，現銀交易，即刻成交，立約為憑。

於是倪公羽就即時起草了一份賣身契，完全是站在被賣方說話的，那位買主是完全同意了，倪家章也沒有話說。於是那位鴿母便喊過那被包圍着的小姑娘來到茶桌邊，拉着她的手，說道：

——我現在把你賣給這位倪先生了，你在這張紙上再像前次那回一樣，印個指模就得了！

那小姑娘便繃緊着臉面，印了個指模，同時滴下一陣眼淚在那張還汁未乾的紙上，求後又跑回那應角裏哭泣起來。於是張太太及呂慶雲他們就搶過那賣身契來，大家圍着看：不識字的阿鳳和香港姨太太像認字似的爭着看它，那上面的字是這樣寫着的：

立賣身契字人梅姑因家鄉淪陷父母失散流落香港幸蒙華華導遊社主人慈悲為懷暫時留養得免餓死他鄉茲因立志從良拜認倪家章先生為乾爹自立約日起梅姑決心歸從乾爹隨從不致有違賣身銀港幣一百五十元則償還華華導遊社為食宿費恐口無憑特立此賣身契為證。

賣身人 梅姑（指模）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 吉 日立  
西歷一千九百四十年

梅姑原名是何仙梅，梅姑是華華導游社給她的花名。現在，在香港公寓裏，仍舊是叫何仙梅的那個梅姑，可是情形却完全不同了。她今天不是屬於一個出賣肉體的營業機關裏的女性，而是屬於一個人的私有物，當她蓋過指模，在那客廳的角落里暗泣了一會兒之後，看熱鬧的人都走散了，那位貨主也不同她說什麼話走了，剩下來的，是逐漸走入黃昏的空間和從海面吹來的晚風；晚風衝進了公寓的二進，碰了二進的硬壁又就折回來，就一起在客廳角裏打一個轉，把梅姑的「獅子狗般」的飛髮直彈起來，就像要把他連人吊起來一般；可是梅姑却像是給什麼說不出看到的某種力量壓迫着，幾乎連頭都抬不起來。她自己不知道想些什麼好，好久以來，任何思索都沒有給她任何安慰，她也沒有從任何人那裏得到慰藉，她自己存下來的是一個冷寞的處女的心，這個心沒有人看得見，她不想把她的心解剖給別人看。在她看來，鄉下的地主像老虎，日本鬼子也像老虎，而香港却就像是虎穴；其實老虎究竟生得像個什麼，她也不會見過，只不過聽人家說過，老虎獵獲了食物，一次吃不完，就會就地挖個洞掩埋起來，到第二天晚上再來取食。她自己現在就只覺得，她是給老虎沒有一次吃不完的獵獲物而已。現在她落入這香港公寓裏，這第一個走近來的「昏」，就像是虎口，愈見愈見黑暗下來的空間，就像

是虎口正張開着在等着她……

——梅姑，你現在是得救了！你今晚跟你乾爹去玩吧！

儂公羽走近她去，對她這樣說。而轉那位乾爹——儂垂章則坐在另一個廳角在注視着她的動作。

——你乖乖地聽我說——儂公羽坐在她的身邊，幾乎是挨着她，發着異常同情異常親熱的口氣——你現在是得救了。我的弟弟是一位十足的好人，他從來不曾待錯了人；你得認他是乾爹，但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什麼人面前，你却得說他是你的爸爸；不然，給香港政府知道了，你要吃官司的！你知道嗎？那就要吃官司的！

梅姑吃驚地抬起頭來，可就沒有一句話說。因為她知道得很清楚，她的父親因為吃了一場官司就把弟弟賣掉，後來又把妹妹賣出去，後來母親就時常咳嗽生癩，後來父親就不說一句話，像亡魂似的點頭默腦了。現在她不知道為什麼，一定要叫一位素不認識的陌生人叫爸爸；而不叫他爸爸就會吃官司，父親吃敗了官司有弟弟賣還有妹妹賣，現在要是她吃了官司，她將如何是好呢？她首先是吃驚，末後是忍不住，眼淚往心裏流，心裏感着一陣涼。

——你要知道，你剛才蓋過指模的！蓋了指模是反悔不得的！

「哦！」

「哦！」梅姑才把頭抬起，而跟着她運動作而抬起頭的是倪華章。他也跟着她不自覺地「哦」了一

下。好了。你往後要幸福的！現在跟你乾爹外面玩去！

倪公羽說畢就站起來，把眼朝着弟弟注視着，兩人的視線打成一片。

「不過！」倪華章走動起來，滑着茶桌轉了一個圈，站在梅姑和他哥哥的兩前——不過！梅姑！你去請香港姨太替你把頭髮梳好看些！我帶你去外面玩，去買一套新的衣服給你穿！

「香港姨太就是我的老婆，不過她從前也是逢人叫我爸爸的！」

倪公羽說畢就也尖叫一聲：

「——香港姨太——！」

原來倪公羽也叫她做香港姨太的，而且太字尾音叫得很久。倪華章第一次看了哥哥這樣的動作，覺得更加有趣起來；看他們那樣不即不離，挨手挨腳的樣子，實在是給他一個異常的引誘。跟着他哥哥的尖叫，就是香港姨太的回聲；原來她在房裏又發現了一雙新襪子給耗子拖去了一隻，正在這我黑貓生氣，與發現了黑貓正前脚抱着頭酣睡在她的枕頭邊，預備給他一個猛烈攻擊的時候，倪公羽的呼聲突然從外面衝進來，把黑貓的攻擊的手拉住了。於是她檢了那剩下的一只人造絲的藕色襪子，

從房間裏已奔出來，一只手直指着倪公羽！

——你看！又是你的四姨鬧事！又讓耗子把我的新襪子衝去了！你得買一雙賠我！

她這樣叫着，忽然看見了倪華章和梅姑站在那裏出神，便放下臉孔，正經地對倪華章說：

——叔叔！耗子真是沒有辦法！總是和我們女人作對頭！今天拖去襪子，昨天偷去香皂！而四姨

——那假聖人似的黑貓却裝着不見！

倪華章於是陪笑道：

——我買一雙真絲的襪子賠你就是了！你也不要找四姨發脾氣吧！

——好了！好了！你現在替梅姑打扮去吧！不過！你總得替她把粉擦勻整着，她的臉孔可不像你

的！——倪公羽叫道：

——你們總是說我擦粉擦得不好！粉又不是搗在你們男人家臉上！

於是她就把手一個個攆進她的房間裏去，把他和他丟在那黑暗下來的客廳裏。

倪華章帶着梅姑走進夜的香港，帶她乘坐二層電車，替她買了一套摩登的長旗袍，一雙半高跟的黃皮鞋，一件五十元的秋大衣；一雙粉紅色的絲襪子；又替香港姨太買了一雙藕色的。之後，他就帶她到加拿大餐廳吃西餐，教她如何使用叉和刀，問她這個問她那個，而她回答他的只是冷淡，沉思着的眼眸，綳緊着的眉毛，和幾乎痠擊着的手。好幾次叉和刀都從她的手裏掉在盤裏，嘩啦啦響起來，引起隣座的注意；而倪華章却裝得像一位親爸爸似的，想盡量地使她能够喜歡他。他好像聞到她身上發出的某種氣味，使他像着了魔似的感着一種說不出的舒適。

當他帶她到XX酒店裏的時候，他希望仍然開那間住過的房子，那間房子曾經是他同某位舞女發生關係的地方；也是他厭恨地走開那間房子，就像走開地獄似的。他的運氣滿好，那間房子正搬出去了住客，客位的牌子還未擦去，他就同他的乾女兒關在裏面了。

梅姑斜視着房裏的佈置，吃驚地圍視着門首，她想喊叫，然而喉頭像梗着什麼東西，她想跑開，然而腿子麻木地不能動。香港的街道——像她乘坐在三層電車裏因賭着的時候一般，從她的眼前飛過；她的腦子轉動起來，眼前一陣黑，手裏的東西就掉落在樓板上，她抱着頭，顛了幾步跌坐在沙發

椅上，不知不覺地號哭起來了……倪華章首先是吃驚，接着就挨近她去，不說一句話，輕輕地把她抱在懷裏，就像他是提起一件大衣似的快捷。他喜歡聽着她這樣的啞聲的號哭，就像他是看着她哭着一般；因那湧出的淚泉，在她那經過人工化裝着的臉上交流着，有如急雨打在櫻桃上似的好看，她的睫毛像水簾似的發光，他注視着那水簾下面的水池，那水池裏的兩顆黑珠子裏映着電燈光。他緊緊地抱着她，她那稍稍凸起的肉感的乳峯，像電流似穿透他的全身。他衝動地低下頭去，把臉緊貼在她的臉上，就像躍進游泳池裏去時一般感着一陣快意。

梅姑掙扎着，然而沒有力氣地感着麻木，她只能夠把他的頭推開，雙手撐着他的下頰，注視着他，端詳着他乞憐似的堅持他的赦免。

——梅姑！你能喜歡我嗎？

她不答。

——梅姑！你愛我嗎？

她仍然不答。

——梅姑！你嫌我老嗎？

——哦……

這下，梅姑才清醒過來，她覺得她的胸膛像要炸開似的，她知道了，他，他，他不是阿過去在那

游社那裏給她撞壞了的遊客一般地可恨嗎！他是誰？他抱着她幹嗎！

她掙扎着，而倪華章就覺得更加飄飄然起來，他抱起她把她放在床上，貪婪地叮視着她，告訴她道：

——晚了！我們可以睡覺了！

不知道從那裏來了力量，她像突然斷了綫索的輕氣球似的直飛起來，從床上飛跳起來，推開了把胸圍迎着她的倪華章，跳到沙發椅上，雙手緊抱着她的腿，她下頰緊緊地貼伏在膝頭上。

倪華章痴然地在沙發床邊坐了一會，覺得異常的懊悔，但是這處女的心並沒有真正傷害了；他的感情，他反如覺得着了魔似的喜歡她，要是她肯倒在他懷裏，讓他怎樣就怎樣。那末，他真願意給她要的什麼就給她什麼。

——梅姑！不要害怕！女孩子總是要經過這一遭的！怕什麼！

她不答，她像一隻穿山甲遇着突擊似的蜷成一團。

他坐在她的背後，把手伸過去抱着她的胸圍，把頭埋伏在她的頭髮上。

——梅姑！你真的不喜歡我嗎？

她哭出聲來了。

——梅姑！你不要害怕！我不會虧待你的！我將來要帶你到星加坡去！在那裏，我有一間別墅。



在海邊，風景真好！你住在那裏就是什麼傷心事也會忘掉了！

——你想起你的父母嗎？他們究竟是怎麼把你賣到香港來的！你能告訴我嗎？

梅姑回答他的是抽播着的哭泣，沙發椅好像同情她似的也吱吱地叫着。在外面，那舞曲更加清晰地可以聽見了。從海面吹來的風，打在玻璃窗上叫了一下，又呼地一聲回頭去了。

——梅姑！我們睡吧！明天再帶你去玩！你要的什麼我就買什麼給你！

他不答。

——梅姑！你真的嫌我老嗎？

他搖動着她，她給他搖動得支持不住了；聽了他這樣迎乎傷心的問話，她開始抬起頭，圍過臉來，摸着他的下頰，問道：

——我叫你爸爸你高興嗎？

——啊啊……我要像父親愛女兒一般地愛你！

——那末，爸爸！你放開我吧！今晚我就睡在這裏，你睡在床上吧！

——可是！……

他沒有說下去就發狂似的抱着她，把她抱到床上，把上半身壓着她，討好地說道：

——梅姑！乖乖！你不要玩皮！你要什麼我都可以答應的！只要你答應我……

可是梅姑拼命地把他推開，跳到床下來，打開玻璃窗，抓緊窗把，指着外面，答道：

——我會跳到下面去的！你答應嗎？

倪華章連忙奔上去拉住她；可是她答道：

——你再要……我就要喊叫的！我還會喊叫的！

英國著名的戰艦羅威爾斯太子號開到星加坡的新聞，在香港公寓裏受到熱烈的歡迎，大家都預料到太平洋戰爭不會即時爆發。呂慶雲希望那新訂購的三千包仰光米能够安全運到，在米價日上的情況下，他又可以發一筆得憲財，他又可以對人家宣傳，說他是最會把握時代的商人。張灰尤其起勁，又發表他的高見了：

——日本一定是先北進的！南進太冒險了！社會主義的蘇聯是法西斯進攻對象中最弱的一環，因為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一比較就幼稚多了！同新進的法西斯主義一比較又落伍多了！英國把這著名的戰艦開到星加坡不過是給日本一個暗示：我們是有準備的，南進你就會走死路，你還是北進吧！日本也明明知道，如果北進就可以取得英美的諒解，有討價還價的機會；而且希特拉已經打到莫斯科的外門，只要日本北進，東西夾攻，一九四二年的春季就會沒有了蘇聯這個國家；那時日本南進就無北顧之憂，那時希特拉就可以直下近東同日本會師印度，那時英美就……

張灰正說得頭頭是道，冷不防呂慶雲打了一個很大的呵欠，把張灰嚇了一跳，便說不下去了。陸尚文就朝着呂慶雲問道：

——你昨晚多了一圈，所以精神就不很充足了，我看你還是去床上太平一下吧！不過——他朝着張灰說道：——照你說蘇聯必敗，可是史大林前次演說，却說希特拉永久望不見莫斯科……

倪公羽一直沒有說話，在那裏抱着黑貓玩，這時看見了呂慶雲的樣子，便對張灰說道：

——你們讀書人就是這點不好，說了的話總是說了又說，你這個議論其實大家都聽慣了，一些不新奇。而且，究竟是史太林的預料正確，還是你張灰先生的意見不錯，都不關我們的事。慶雲！你說我的話對不對？

這才引起呂慶雲的興味：

——不錯！張先生就只喜歡說；而我們商人却是腳踏實地，做了再說；好像我這次就太胆訂賺了三千包仰光米，這是我預料到太平洋戰爭不會即時爆發，而並不是因為預料到日本要先北進的！

——說不定不知不覺之間也受了我的影響吧！

張灰大不以為然，便這樣地問道：可是呂慶雲却笑道：

——笑話！笑話！

——我說的是真理，你不要生氣。——張灰說。

——我說的却是「生意」，你也不用生氣！

——哈哈！

突然，門鈴響起來了，接着就是阿鳳說話的聲音，跟着她的聲音出現在客廳裏的是倪華章，而跟在他背後出現的是梅姑。這個現實的消息，比歐爾斯太子號更神馳召力，張灰太太尹萃帶着咳嗽走出來，經過香港姨太的房間時恰好和她打了一個照面，兩人便燈着手走進客廳。這時大家都和倪華章熱烈地打招呼；可是倪華章却茫然若失似的坐在他哥哥的貴妃床邊，不說話；梅姑則已經穿着那件新買的大衣，不過還是穿着舊的旗袍和膠底鞋，她一走進客廳時就一直冷冰冰地不說話，羞羞地把一個裝着衣服的紙盒子放在茶桌上，一邊整理了一下她那亂得像雜草似的頭髮，面色灰白地，無力地就坐在茶桌邊的低凳上，眼睛直視着底下。香港姨太和尹萃就坐在茶桌邊的另外兩隻低凳上，注視着梅姑又回過頭去端詳了倪華章一下，兩人好容易以目示意，等待着男人們發言。呂慶雲本來是興高彩烈的，後來看見倪華章不大高興，只在他哥哥的耳朵邊說了幾句話，只見倪公羽繃緊了眉毛，噙着嘴唇，噙着唾沫，生氣地直視着梅姑，後來就直着他弟弟走進那間房間裏去了。這時呂慶雲張灰陸尙文便相率圍近小茶桌邊，站在她們的背後，一齊地貪婪地注視着梅姑，希望她說幾句話。可是梅姑却只是冷冰冰地裝着看不見，直到香港姨太不知如何地忽然感情激發起來，以她那青筋顯露的雙手，緊緊地掌握着梅姑發抖的一隻手之後，才見梅姑的眼角裏有雪亮的東西快要掉下來了。梅姑並沒有說話；便打開那個紙盒，取出一雙藕色的絲襪子交給香港姨太，一邊揩着眼淚。這時香港姨太便出聲叫道：

——多謝多謝！果真給我買了一雙簪子來了！我當初還以為叔叔開玩笑哩！

于是張太太便翻開着盒裏的東西，又翻着着梅姑的秋大衣，便問梅姑道：

——這件大衣多少錢？

梅姑低聲地答道：

——他買給我的！我沒有聽清楚多少錢……

——豈有此理！真是胆大包天！不知好歹！

忽然倪公羽憤憤地從房間裏走出來；只見梅姑把頭靠在茶桌上哭泣起來了。這時人家才知道一定發生了意外的事，竟木然地不動，一齊地目視着倪公羽的動作。只見他一個倒葱，朝天躺在貴妃床上，把那隻撲伏在床上的黑貓嚇了一跳，就一直鑽進小茶桌下面，剛好又從香港姨太的腳上走過，她便把他一踢，那隻黑貓便怪叫一聲直奔進二進去，恰巧阿鳳正吊着一壺熱開水出來，走避不及，和黑貓碰了一腳，一個不小心，開水壺便從手上落下來，一聲巨響，連梅姑也猛地拾起頭來吃驚地注視着大家。這時倪華章已經從房裏走出來，轉移了大家的視線；他對着縮在貴妃床上的倪公羽叫道：

——哥哥！我把她交給你去處置就是了！——他朝着大家——再見！再見！

——再見！再見！

——再見！再見！

倪公羽待弟弟走出去了，便從貴妃床上一躍而起，指着梅姑，高聲地罵道：

——你真是一個野生的孽種！不知好歹！

梅姑投進香港姨太的懷裏，一隻手又拉住了張灰太太，嗚咽了。

——阿鳳！死到那裏去了！來把她的大衣剝下來，從明天起，公寓裏的大小粗什工作都叫她做！看她還是做苦工好還是做姨太太好！

阿鳳打翻了開水壺，好一會不敢出來，這時聽見老板叫他，便奔出客廳來，看見了客廳裏的情狀，也木然不動了，只睜着眼睛瞪着。

——香港姨太！把她的上衣穿在你的身上！阿鳳！那二百斤沒有劈開的柴片就叫她劈去！劈完了才給她飯吃！

倪公羽一邊這樣吩咐，一邊朝着呂慶雲和張灰，氣憤憤地接下去說：

——你們說氣人不氣人？這樣小小的年紀就有這樣的大脾氣！

誰都說不出一句話，只見梅姑笑得更加厲害。香港姨太避開了倪公羽的目光，低下頭來撫摸着梅姑的亂髮，張灰太太因為給梅姑拉着一隻手，也無法掙脫出來，及後看見倪公羽迫得厲害，便好像代梅姑求饒好像生氣似的站起來，說道：

——倪老板！你看她這可憐的樣子！你會迫死他的！她還是一位小姑娘啦！

阿鳳好像自語似的細聲說：

「——可憐……都是娘養的……」

香港姨太頭也不抬起來，說道：

「——我不用穿這件大衣！現在天氣也冷得多了，她裏面穿的只是一件單旗袍一件舊襯衫，脫下大衣要傷風的！就讓她穿着吧！」

「——是的！讓她穿着吧！」

呂慶雲是早想找機會說一句良心話的，因為他向來是自認爲自己是一位君子；張灰和陸尙文看見呂慶雲這樣地說出自己的意見，便也附和着他的意見。可是這却激怒了倪公羽，他放下臉孔來，說道：

「——沒有這樣處罰她，她是不會覺落的！請你們勿多說閒話吧！」

這時梅姑從香港姨太的懷裏抬起頭來，接着就解下身上的大衣，把她放在桌子上，禁住了嗚咽，走近阿鳳身邊去，把那幾乎呆若木鷄的阿鳳推了一推，說道：

「——大嫂子！我劈柴去！」

阿鳳掉下淚來，香港姨太低下頭。呂慶雲他們便一齊地搖首，把那奸猾地苦笑着的倪公羽瞥了一眼，先後走進裏面去了。





斷地使用着那枝短小的不利的柴刀，劈着，砍着……廚房的角落裏已經堆滿了劈得細小的柴片，可是二百斤柴還有三分之二沒有動到，而倪公羽是吩咐着下人，不許幫助她，不許給她晚飯吃；而梅姑也不願意人家幫助她，她不願意人家爲她受老板的責罵。腐屍汁阿六和阿片仙老四回來時知道梅姑被送了回來，知道了原委，心裏異常的可憐她，希望幫她一下，就給倪老板大罵一頓，以致他們兩人都少吃了一碗飯，無聊地失望地，很早就到陽台裏的床上躺下來，觀望着浮若沉的星海，追想他們的幸福去了。阿鳳一直就給老板監視着，不敢說一句話……這樣繼續下去，一直到十點半鐘光景，倪公羽聽不到了劈柴聲，才又去廚房裏觀望了一下，發現了梅姑已經坐在柴堆上，手裏的柴刀還沒有落下，那結滿灰塵的電燈盞裏的光線，把她那滿臉未乾的冷汗一顆一顆地照得清清楚楚給倪老板看，倪公羽心裏感着報仇的滿足，便拿了一把鎖把廚房門下了鎖，把鑰匙放在他的衣袋裏。夜裏三點鐘光景，張太太的咳嗽聲又起，竟也睡不下去了，聽見了來自廚房裏的呻吟聲，便驚呼狂叫起來，說廚房裏一定有人自殺了……這才把倪公羽弄清醒起來，沒有扣緊鈕扣就跟着衆人走到廚房門口，親手打開了鎖，也擠進去了。只見梅姑臉色發白，兩眼朝天，雙手抽搐地抽搐着，不斷地發着人家聽不清的言語，衆人只能彼此瞪視着，一句話說不出，倒是倪公羽先說話了：

——你們去把那張洪先生押在這裏的帆布床放在沖涼房裏，把她放到那裏去睡，再給她那條洪先生押在這裏的破棉被去蓋，讓她去睡一個好覺，明天就自然好了；誰教她這樣玩強……活該！活

那時阿鳳便第一個去摸梅姑的汗，翻過她那細小的手掌，掌裏的烘熱像一塊火炭似的灼了她，阿鳳連忙伸個了變手，頓時又覺得手裏溼漉漉，便翻起自己的手，檢視視着，那些是血塊……

「啊！這是血！」

「血？」

「血？」

「梅姑羽還才屈下身去，也拉起梅姑抽簫着的細管，檢視着，發着寒的是她的冷笑，不……」

「不錯，這是血！她不過是勞累不當心，把手皮磨破，血汗，不過她現在熱得厲害，我就給她請到神藥湯藥去，現在沒有南洋藥來，天氣也冷了，神藥房就做她的世外桃源罷了，寒風冷暴，梅姑就像個濕似的任人擺弄；公瀉裏的下臥，潮濕，濕透了心腸，覺得異常酸澀，暗澹，酸澀，酸澀，一包頭痛散；尹萃對張友偷偷地說，應該替梅姑去營造政府，派兵收稅，但張家素稱她，各有千秋，用不着得罪倪老板，得罪倪老板就是得罪倪華章，得罪了一位有錢的豪商，不過爲了一條小性命，太不值得，結果尹萃也就只有咳嗽聲作回答了。這晚只有呂慶雲和陸尙文不起床，不知道他們究竟知道不知道，沒有人特別去注意他們……」

阿鳳本來是在前進的過道裏併着靠背椅，排床鋪睡覺的，爲的是便利齊倪老板的招呼，可是倪老

板現在告訴她道：

——你今晚去看她一晚吧！不要給她弄着涼！你要知道：她值一百五十塊港幣，合國幣是上千；不能就讓她死掉賴賬的！

這晚腐屍汗阿六和阿片仙老四就此睡不着覺，兩人同睡一床，有好幾次他罵他翻得不好，他罵他脚架到他的肚子上。他們都有了心事，覺得他們的老板實在是食人不見血的鬼魔，他們親眼看見了他們的老板作過許多喪心病狂的事，現在又因為目視着梅姑的災難而動情感了。他們很想接近梅姑，覺得梅姑是像一把劍似的刺痛了他們的心臟；他們兩人的走江湖思想，那些見義勇爲，棄惡除暴的劍俠電影遺留給他們的影響，那位因為欠了住宿費給倪老板驅逐出去的新聞記者洪強先生告訴過他們的話，都因為目視了梅姑的災難而回憶起來了。他們兩人原先是分頭睡的，結果大家睡不着覺，彼此責怪對方睡得不好，對罵了幾句之後，就兩人同睡在一邊，而且就親蜜地談起來：

阿片仙！我們要想個法子幫助梅姑脫險；他現在是掉落在虎穴裏了！

——不錯！我們要想法子；肥豬太可恨了！

——你看香港姨太太也頭痛更加厲害嗎？這也是肥豬作孽引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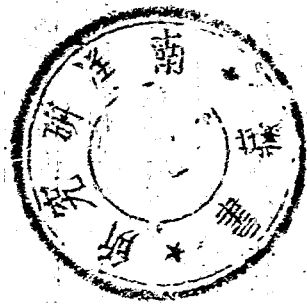
——我看香港姨太太有一天也要走廈門橋太和汕頭姨太太一般的命運的！肥豬玩壞了就是吐在痰盂裏的一灘痰，倒在那裏都不關事了！

——總要有一天把肥豬拿來做烤豬才甘心！

——我如果有一天開罐頭廠，我就要專門把這類傢伙來做紅燒肉罐頭！老四！你說這樣好不好？

——痛快！痛快！阿六！你說得真痛快！

不知不覺之間他們幾乎是擁抱似的關了。他們都好像那飛天曼曼的俠客一般，已經把梅姑送出來了……



梅姑的病並沒有像倪老板說的晒一個覺就好，一直是不省人事地昏昏沉沉地發着嚶語，在床上撒了臭得像炭粉般的糞便，臭氣在空氣裏跳舞。好在阿鳳把自己的褲子給梅姑換過，把糞便的臭味清除，這才使接近沖涼房的第三進住客張灰和尹萃停止了埋怨……原來梅姑現在住的那間沖涼房，是第三進的尾廳裏道上的，一邊接連着廚房，一邊就靠張灰住的那間房子。這間沖涼房是三邊用木板一邊靠牆壁釘合起來的，長寬正好擺開一笠帆布床，因為是沖涼房自然沒有窗的設置，又因為頂上架了木板，放置了過往旅客寄存的籐籐席子等等，所以只靠那個進口和外面通透，接受了從廚房門裏透射出來淡泊的光線。梅姑睡在那裏，是頭部朝着進口的，所以只要拉開門便可以看見她的面部，如果盤上了門，那處像是放在棺材裏，誰也看不到她。

這天早上倪公羽聽阿鳳說梅姑還發得厲害，心裏很煩燥。而香港姨太又是頭痛未止，還擁被而睡，裝着不聞不問；呂家和張家都不動聲色，沒有來過問梅姑的事情；阿六和老四知道老板早起的習慣，本來就不敢會睡，今天也掛心着梅姑的事情，不要等老板咳嗽也就起了床。倪老板完全沒有發火的對象了。花了一百五十元雖是弟弟的錢，而且自己還祕密分到三分之一，但是他這次給他弟弟作人

情，希望他弟弟給他什麼感謝顯然是從頭到底地失敗了。現在他的弟弟總算把梅姑送還給他，要他去處置，如果再賣出去，說不定還有利可圖，偏偏她又病得這麼厲害，看來又要花他的醫藥費了，老實的不高興，就坐在貴妃床邊無語地沉默着，那隻黑貓好幾次跳到他身上去都給他趕開了，被寵愛慣了的黑貓今天也茫然若失地蹲在樓板上，直瞪着那在玻璃屏風上亂衝直撞的一隻野蜂出神。

阿六和老四看見老板的神氣，也不敢在客廳久留，就彼此用眼色打招呼，打算溜過客廳去後進看一看梅姑，可就給倪老板看到了；却也不罵，還帶着寂寞的慘痛的表情，哭喪着豬般的臉孔：

——「腐屍汁！阿片仙！你們看吧！現在天天鬧說戰爭快要暴發了。南洋也沒有人回來，內地也沒有人要去過番。我收留了你們兩個人原是要你們落海接客送客的，現在還白給你們飯吃實在是做人情，十一月份的工資你們答應扣給小老板接風，從十二月份起你們的工資就暫停吧！如果你們能够接到同鄉客，那麼雖然房子租出去了，後進的尾廳和這客廳裏還可以排幾個鋪位的，我只收伙食費，別的收入歸你們就是，你們沒有話說了吧！」

——鬼曉得！那裏還有同鄉來往！我們不是沒有一個錢用了嗎？

阿六掃興地叫道。阿片仙老四就笑着說：

——那麼，老板，看幾年來爲你工作的辛苦，看同鄉的臉上，給我們一天一毫子買紙燭抽吧！

倪老板這才光火起來：

「什麼？你們還是要抽紙煙！阿片煙和紙煙有什麼不同，阿片可以改掉，紙煙就改不掉嗎？看我不抽煙，怎麼還比你們胖這許多……」

倪公羽昂然站起來，拍着他那挺得高高的肚子，皺着眉頭，討厭地朝着他們瞪着鼠眼。

阿六和老四彼此觀望了一下，一個是阿六：生得高高地瘦瘦地，就像一根竹篙；一個是老四，矮矮的雞胸的身材，配着他那浮腫的赤腳，就有七分像鬼三分像人。於是，老四說道：

「——老板！不錯！我他兩個人還不够你一個大！但是我們不抽煙怎麼過日子呢？你們知道，我們窮光蛋不抽煙不喝酒是會悶死的！」

阿六完全同意了老四的意見；

「——真的！真的！老板！我們可以少食一些飯；但是你每天發幾枝煙行吧！隨便什麼牌子都行  
的！」

「——你們高興住在這裏就住；不高興住呢，我也不敢挽留！你們看吧！香港姨太太要買頭痛散！現在又來個小妖精……怕要把香港公寓鬧成地獄了！」

阿六和老四會意地點了頭。他們想起了梅姑。再說下去老板準會趕他們出去的，還是屈服吧。「——等待機會再同老板算賬」這是他們共有的思想。

「——不過！——阿六忽然想起了一件心事，便對倪老板走近一步，故意低聲地說：——梅姑要是



有危險，如果給華民政務司知道了，那是麻煩的事，你知道吧？

倪公羽吃了一驚，退後一步，無辦法地坐在貴妃床上：

——好吧！我把梅姑交給你們兩人去看守，不要給外人看到，她病好了，慎防她逃走！我每個月就賞你們一半工資吧！

阿六和老四兩人互視着，得意地微笑了。倪老板做的事情，他們兩人是樣樣清楚的。倪老板時常販賣婦女這是犯了香港政府的禁例，現在正可以拿梅姑來威嚇他。而且他們目覩梅姑的災難，對於老板的厭恨更進了一步。現在看見老板有了讓步，便一齊答道：

——好，我們就看梅姑的病去！

梅姑自己在那裏發着高熱，自己在那裏燃燒着，她勢就的柴片也正在廚房裏被燃燒着。阿鳳一邊在工作一邊用柴片敲着鍋子，看見阿六和老四進來看梅姑，便像吐了一口氣似的：

——可憐她吧……都是娘養的……柴片上都是她的血；她的靈魂在血裏，看吧，血在火裏，化了一陣白烟，飛到窗口去了，飛到天空去了，她是快要上天找玉皇上帝去，……誰救救她吧……

阿六和老四彼此站在門的一邊，讓廚房裏的淡泊的光綫照明梅姑的臉孔，她的臉色像黃蠟似的，嘴唇乾燥得如同剛出爐子的烤胡桃，眼睛無神地只一綫地睜着，喉嚨裏喀喀地響，舌頭在嘴裏抽動着，不斷地發出聽不清的嚶語。他們兩人在她的臉上，在她的手上，親切地撫摸了一下，縮回手來，

彼此會意地搔着手：

——她會自己燒死了！她會燒乾了她的血！她會燒焦她的肉了！——廢屍汗阿六說。

——明天她就只剩下一重皮包着骨頭了！阿鳳！——阿片仙老四掉過頭去叫道——你給她水喝嗎？她快要乾死了！

阿鳳打開鍋蓋，在那裏飛起一陣熱汽：

——水還沒有開，可憐……我給她煮開水……都是娘養的……我怕看她……我的心會痛的……你們救救她吧！

他們不忍離開；好幾年了，他們不知道什麼叫愛，不知道什麼叫同情，他們折磨着自己，他們饑自己是自己的仇人似的不愛惜自己也不愛惜別人，他們欺瞞人家，人家也沒有把他們的存在放在眼裏，他們活着，也像沒有他們的存在似的活着……但是梅姑那黃蠟似的臉色給他們一種活力，梅姑燃燒着的皮膚已經由他們摸過的手，緊緊地縛着他們的心了。他們的心裏有說不出的煩悶，如果梅姑會說話，她會要求他們什麼，他們一定會完全答應的。他們彼此拉着手而彼此搖着對方的手……

——要老板請醫生來的！

——不錯！一定要他請醫生來的！

——是的……你們可憐她吧……都是娘養的……

還是不忍去開，他們這麼貪婪地同情地看着她，他們想聽出她的嚶語，但她的聲音太微弱了，她的嚶語沒有人聽得懂，他們再看了她一會，好像看懂了她的嚶語了，看到她心裏的話了……阿風搖着一碗開水來了，她鼓着兩腮吹着那開水，那水汽也就漸漸減少了……

——可憐她……都是娘養的……你們喂她吧！我還有事要做……

老四接過碗來，阿六提起湯匙，他們蹲在門的一邊，把水灌進那燒焦了的口裏去，那個口像無底的深坑，只聽到那咯咯作響的團聲，一碗水一會兒就沒有剩下一滴了，他們又給她灌了第二碗……這才好像信她滿足了，她睜大了一會兒眼，直瞪着前面，雙手緊緊地拉着布床的邊沿，嚶語變亮起來了：

——……梅兒……你……要……活……着……活……着……

——……媽……媽……媽……

梅姑拉着布床，抓着被頭，抓着牆壁……阿六和老四連忙伸上手去，彼此拉住了她的一隻手：

——梅姑！梅姑！

梅姑不動地靜止了一下，好像在我尋聲音……

——姑梅！梅姑！你要什麼！你要什麼！

梅姑掙扎着把手脫開，反過來拉着老四的一隻手，緊緊地握着她，使老四吃力地皺着眉毛，只聽

梅姑娘着囑語，叫着孀媽……

阿鳳在廚房理點起三枝香，朝着窗口拜清天空，禱告着：

——玉皇大帝……南海觀音菩薩……顯顯靈吧……可憐……都是娘養的……

倪公羽給梅姑的治療是：第一次給她一包香港統太用的頭痛散，因為頭痛散的說明書裏，說它會「驅邪解熱」，但是沒有效，第二次看她氣喘得厲害就給她買一罐施德之濟衆水，可是吃了濟衆水反而更不濟事，熱度更高，兩眼朝天，看了就可怕；然而倪老板還不肯給她請醫生，推說要他的弟弟負責，結果是，香港公寓裏的人，不論男的女的，個個都說倪老板這樣太不近人情，而阿鳳却總是哭喪着臉替梅姑求情：「都是娘養的！」她總是把這一句話做理由，阿六和老四只是氣得說不出話。倪老板於是乎下了決心，打電話過九龍半島酒店告訴他的弟弟。倪華章給他的回話很簡單，一切由他去辦理，錢由倪華章出。這樣，倪老板就眉開眼笑起來，弟弟寄存在他鐵櫃那裏的二萬多元存款，又得例外地揩油多少了，他的弟弟不在乎區區，絕對不會來檢查他的藥賬的！這就放心了。

往常，凡在公寓裏的旅客生病，倪老板都是我特約的西醫看的，並不是他相信科學醫西醫，是因為西醫會打針，打針就可以多拿錢，照例的可以从醫生那裏分到三分之一的醫藥費；就是這樣，曾經有不少的旅客把旅費花光了，他也下逐客令了……現在病的雖是梅姑，可是用的是弟弟的錢，也就仍然去請那位特約醫生，不料這次却異常靈驗，梅姑給打了一針，就出了一身大汗，到了晚上就知覺

恢復，會喊着香港姨太的手叫「姐姐！」了。而香港姨太的頭痛也就好了不少，公寓裏也就熱鬧起來。首先是呂慶雲和陸尙文的報告，說他們當天晚上在娛樂戲院看電影，銀幕上突然插進了香港當局的緊急通告，命令英軍急速回營……第二天早上倪華章打電話來詢問香港的情形，因為他聽到的消息則是九龍邊界軍運頻繁，半島酒店裏的跳舞晚會曾經接到當局命令英軍圍營的通告……接着來的是星加坡發給呂慶雲的電報，說萬福士輪不開來香港了，他配購的貨暫時發不出來了……而眼見到事實則是香港港內的輪船都偷偷地溜走，去廈門上海的船單退票了；然而報紙上却仍然登着美日華盛頓談話的消息，香港政府的疏散輪也因為報名疏散的人數過少取消了……看情形，和平空氣還是很濃厚……香港公寓裏也就因此議論紛紛了……

感覺最靈敏神經最緊張的是北進先于南進論的國際問題專家張灰太太尹萃，她本來帶着紅彩的肺癆險孔比往常更加深重了，氣急急地，有如 Asthma 患者一般模樣，她最害怕聽到戰爭，好像戰爭不會在別的地方發生，就只會準準在她的肺癆上發生一般地可怕。呂慶雲當場就諷刺張灰一番：「張先生！你看！」世界與祖國都不能把你自己太太的腦袋改變過來！看她的樣子，好像戰爭下一點鐘就要發生了！

而張灰的答覆是：

——無論如何，日本是北進才正確的，如果南進那就是證明他們的戰略錯誤，我的論調是不會錯

的，至於我的尹萃——他討好地拍拍她的肩頭——乃是一位多情善感的女人，自然不願意看到戰爭，其實大可不必；戰爭不致發生的！況且來栖還在華盛頓；你以為我的意見正確嗎？

這時差不多全部的人都在客廳裏，梅姑熱度退了一直是像斷了氣似的沉睡着，所以阿六和老四也在客廳裏，只阿鳳不在座。香港姨太好幾天躲在房裏，今天也依舊搽着不勻的白粉，只不過身上多披了那一件棉姑脫下的大衣，頭上纏着一條花綫手帕，坐在貴妃床邊，靠着躺在那裏抱着黑貓的倪公羽，靜聽着人們的議論。

呂慶雲和陸尙文又對坐在茶桌邊，而張灰就拉着尹萃坐在靠牆的靠背椅上，因為尹萃並不想進去休息；阿六和老四就拖了一條小方凳，放在客廳通陽台的玻璃屏風門首，屁股挨着屁股地坐落……呂慶雲一聽到張灰的議論早就皺着眉頭，竟不答話而對倪公羽招呼了一下，一隻手在茶桌上拍了一下，叫道：

——這一定是英美要外交手段，故意先來斷絕太平洋交通，給日本一個全面封鎖的警告，增加華盛頓美日談判的份量——他回過頭來盯着張灰的臉孔，又拍了一下桌子——我看！就是這樣！

陸尙文如獲至寶似的也跟着在茶桌上拍，好像是討好他的老板呂慶雲又像是故意做給張灰看的：

——不錯！不錯！這還是討價還價而已！這同前次英國宣佈封鎖漢緬路運輸的意義差不多，要討

好日本而已！

張灰太太正想插一句，可是倪公羽已經從貴妃床上一躍而起，摸著黑貓：

——看你的鬚鬚！怎麼給火燒焦了！——慶雲！你的貨就還不來了！

這時尹萃便插口道：

——倪老板倒是第五縱隊哩！哈哈！

——可是呂慶雲叫道：

——憑着良心說我們究竟是中國人，總要有些中國人的良心，我看讓給日本小鬼總說不過去，頂好是英國先出兵，美國來代管英國殖民地那就好得多了！

——不錯！不錯！——陸尙文乘機叫道，快樂得幾乎跳起來——不錯！不錯！美國的航空堡壘多麼厲害！要是開它幾百架來防守太平洋，太平洋準要太平起來的！

倪公羽不以為然地搖起頭來，他懷裏的黑貓就一跳，跳到貴妃床上去了。陸尙文看見倪公羽不高興，便問：

——你不贊成這樣辦嗎？

——不！——倪公羽叫道——美國也不高明！菲律賓的入口限制比去星加坡還嚴格！我自開香港公債以來，我們的同胞能得到美國領事的簽證去菲律賓的只有幾個人！要是美國接管了星加坡，也像



菲律賓那樣嚴格起來，那我就一輩子也沒有恢復做南洋客生意的希望了！

——好啦！好啦！——呂慶雲叫道——倪老板是純粹站在旅館業的立場說話的！這也是憑着良心說話！

倪公羽以為呂慶雲是在挖苦他，便帶着嘲笑的口吻答道：

——良心？還不是大家一樣的？你剛才說讓給日本小鬼總說不過去；那末，在上海辦了日本貨來香港，把國貨的牌子印上去，大抵地運到南洋去賣給「愛國華僑」，這也是憑着良心做生意是不是？呂慶雲看着倪公羽挖苦他了，便也哄然笑起來，叫道：

——真的！我們商人是不應該談國際問題的！——他回過頭去訂住着張灰——專家！你說我的話正確不正確？

——啊哈哈！

隨偷文笑起來。

——嘿哈哈！

倪公羽也附和着笑起來。

張灰點頭承認，他總以為自己的觀點正確。張灰太太却不以張灰點頭為然，她笑潑說道：

——總之，你們是閒談得熱鬧！我還是希望照老樣子過日子！戰爭讓它在別的地方戰爭去！我們

還是永久中立，隔岸觀火好！

陸尙文突然看見阿六和老四兩人，閃着眼睛在眼語着，便問道：

「腐屍汗！阿片仙！在你們看來，還是戰爭好呢，還是不戰爭好呢？」

「自然戰爭好！」——老四答。

「爲什麼？」

「因爲生活可以改變一下！」——又是老四答。

「那爲什麼呢？」——呂慶雲也大感興趣起來，便問道。

「不爲麼麼；總可以變變樣子；這樣活着沒有一些意思……」

這時，阿六就答道：

「戰爭在我們看來沒有什麼了不起，有人死亡也有人發財；我們只有兩根手一雙赤足！天不怕

地不怕！戰爭也不怕！」

「我知道他們的心事的。」——傑公羽哈哈大笑起來——「他們希望戰爭幫助他們發戰爭財；像廈

門油頭的流氓一般趁火打劫……

……戰爭終於發生了……

香港公寓裏一陣的大混亂。十二月八號的朝陽就簡直是一個火球，香港公寓的人像被燃燒起來似的，着了魔似的不安着；只有梅姑爬不起來，在床上焦急着……

這天，倪公羽照例的早起，九龍上空的轟炸機羣和那悲鳴着的防空警報給他一個不尋常的啓示，高射炮的慘叫聲浪在天空變成了一朵一朵的愁雲……陽台裏睡覺的阿六和老四兩人共披着一條

被，就蹲在床上觀看着這香港第一次的奇遇。張灰太太來不及穿好衣服亂着頭髮，把頭藏在張灰的臂肘裏面，用一隻眼睛注視着天空。香港姨太太因為昨天才聽見他們辯論戰爭的事情，今早的突然的淒厲的警報幾乎使她的血液停止了流動，頭又沉重起來，拉着倪公羽的手發抖着……

半的領帶，叫陸尙文趕快把他的旅行望遠鏡取出來，是他第一個發現了那轟炸機上的顯明標記，竟不說話，就把他交給張灰……在底下，兩輛的救護車發着有如警報的嗚聲從干諾道中直駛往西營

盤，海邊站滿了觀望的人羣；過海的輪渡停在半海，開往澳門的泰山輪打回頭，停在香港公寓直前的半海裏……接着倪華章從半島酒店打來了電話，說是啓德機場落了炸彈，附近有了死傷……

——完了！完了！——尹萃失望地叫着，——早知如此，還是住在重慶好些！

張灰失望地沒有話說，而呂慶雲就不放鬆他：

——專家！你的北進論到今天可以修正了！

而倪公羽却顯露着滿臉的愉快：

——你們看！我說這次是英美迫日本上梁山！英美輕視日本！日本可就舉出本事來給大家看！從前香港鬧着什麼防空演習，今天日本轟炸機來了！怎麼連飛起來演習的勁兒也沒有了！

這時張灰太太就不佩服了：

——那麼，倪老板！你以為炸彈就不會掉在你的頭上嗎？

倪老板正經地答道：

——這怎麼會！我們這裏又不是飛機場！再呢，看吧！粉嶺馬票我是季季買的！何時中過彩？香港九龍有一百八十萬人口！而粉嶺馬票就只幾十萬號！那裏這麼巧！

——第五縱隊！——張灰太太叫道——張灰！我們討論去！

張灰失望地跟着尹萃走開。呂慶雲也拉着陸尙文進去了。倪公羽就指着他們的去影，愉快地自語着：

——哼！看吧！

阿六和老四直到這時才從心裏發出呼聲來，也叫道：

「哇！哇！哇！看吧！」

嘿，鬆板這才注意到他們的存在了。一邊就叫香港姨太進裏面，不要吹了風又頭痛；一邊就在他們的床邊坐下來，好猜地拍着他們的肩頭，說道：

「哇！哇！腐屍汁！阿片仙！這次日本來拏香港要比拿廈門快得多！你看香港就沒有多少兵够打！如果香港給日本兵佔領了，我們會有好處的！我從前去過台灣，還記得幾句日本話，上次我去廈門，南泰成的日語翻譯員帶我去見皇軍的隊長，他非常地客氣，就給我一張卡片，上面還寫了日本字，我就可以不要通行證自由經過廈門鼓浪嶼！我們有這一套，以後就是沒有南洋客來往，也不怕沒有別的生意做；香港這麼大！你們跟着我，哼！怕什麼！」

阿六和老四點頭會意。阿六便答道：

「——好吧！老板是有來路的；你從前在廈門和日本人一道印過假鈔票！」

「——是嗎！倪老板叫道——要不是中國官廳害了我，我今天也不致於開這不像個樣的香港公寓！」

「——你頂少可以做干諾道西的街長的！」——老四叫道：

「說細聲些！現在還沒有到時候哩！」

倪公羽說畢就走進去陪香港姨太太，跟着他的是那隻在他腳後跟，玩了一陣的黑貓。

在陽台裏，阿六和老四依舊坐在床上，而那日本的轟炸機早已離開九龍上空，只剩下啓德機場附近的二陣飛騰着的濃煙了。

——阿六！肥豬的鐵櫃裏邊有多少錢？你猜？

——小老板存在他這裏的還有二萬多塊；上個月肥豬還買了五千塊國幣，也放在裏面的！

——唔………

——唔………

在二進裏，呂慶雲和陸尙文正在討論着，在呂慶雲的眼光看來，這次的戰爭誰勝誰敗在不可知之數，不過日軍如果只來進攻香港那就糟糕，香港如果落入日軍之手，那在民主國看來就成淪陷區，和星加坡荷印以及中國的交通就要成問題了，那時專門做南洋生意的公記棧就沒有生意好做；如果日軍攻取香港又進攻星加坡，那也糟糕，因為星加坡是一個英美的太平洋據點，雙方一定力爭，那在星加坡的產業就難保安全；而且這次萬賴士輪停開香港，那一批貨物的命運也成問題，……陸尙文却說，這次美國一定會出來接管英國在太平洋的屬地，至少會共同使用星加坡軍港，日軍要攻下香港容易，攻下星加坡就難；美國的航空堡壘一定可以參加保衛星加坡，日本的轟炸機就無法飛進星加坡的領空，至於日本海軍，那就更不成問題，星加坡的軍港是世界上最堅強的設備……於是他們的結論

滿清，星加坡的產業絕對無問題，香港的地下防空洞也參觀過，不怕轟炸；受政府統制的存在米倉裏的數千炮御光米因為戰爭的關係一定要更加專利起來，就放着不動好了……

在第三進裏，張太太尹差是既咳嗽又氣急地數着張灰的不是處……

……你的眼光總是看不到前面，老是此人滾落後，上次杜雲起一家搬回法成都，不是說害怕太平洋戰爭才搬的嗎？那時你總還是堅持你的什麼北進論，好在人家不聽你的意見，現在得安樂地在內地過日子了！你看我這樣的身體，如果香港果真大亂起來，那是陸督報也會送我的命了……

……北進論是理論，事實是事實，意外的事是誰也避免不了！上次我勸你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去調養，要給你買上幾打魚肝油帶去，和你討論了一個晚上，你都不願意去；其實那時你的理由也不充足，我是聽王醫生的勸告勸你的，因為他說肺癆患者的性慾容易衝動，而交合過度又適足增加病勢，勸我們夫婦暫時分居，你却說性慾是自然現象，而疾病是病疾，又疑心我不愛你啦，又引證亂家時那亂島相家，說我今年要栽桃花運啦……一大堆，現在又埋怨我了！

……好啦好啦！這都是你的不是！你自認是一位國際問題專家，既是專家，連說服自己的妻子勸力書都沒有，還談什麼領導領導……要是你的理由充足，我有什麼理由反對你的領導？要是你一向是堅持南進論，那說不定我也曾受你的影響，不單我自己，連你自己也不會在香港住下來了……

張太太愈說愈傷心，幾乎像個淚人兒了。張灰急得漲紅了臉，連忙把她抱在懷裏，叫道：

「你不要看！你看！你也是一位大學畢業生啦！這些小事情也值得這樣來辯論！乖乖！不要哭了！乖乖！你會把我的心都哭出來了！」

——好噠！好噠！難道大學生就連哭的權利都沒有！連這些自由都給你剝奪去了！天噠！生爲女人就已經不幸，又偏偏要做你的妻子呀！

於是接連滑的就是咳嗽和捶胸；於是張灰一隻手把尹孝的頭緊緊地擁抱在懷裏，另一隻手就一劈一劈地拍打着自己的嘴巴，叫道：

「現在！現在！尹孝！够了吧！够了吧！」

尹孝這才從丈夫的懷裏翻轉身，破啼爲笑了……

接濟在公寓裏又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原來柯風從外面買了菜回來，就急忙忙地走進客廳，報告一個驚人的消息：

「……糧食店都圍滿了人，大家都搶買白米和麵粉了；餅干店也擠滿了人；大家都說，漲了！隔一點鐘就漲了！……老板！我們公寓裏連梅姑在內已經有十個人，只存下半袋米了！你知道吧！聽說，九龍炸死好多人，都是有手沒腳，有身沒頭的哩！……可憐，都是娘

……的……



客廳裏的風聲即刻震動了全公寓，大家都奔出客廳來了。

……什麼！米怎樣了？

米？……

——炸死了多少人？

——才真的嗎？

——可當真是真的……

……

於是，倪老板叫道：

「小包飯從今日起停止了！虧本生意是誰也不做的！以後的伙食照實計算就是！不過倪老板！你存在米倉裏的米是不可以搬幾包回來？」

——呂慶雲即刻答道：

「這中糧食是戰爭的後盾！米以後一定要看漲的！這時能够多買進才是好算盤！我看還是大家分工合作，分頭去買；我和大同辦館的×經理有交情，我就專門負責去要幾箱罐頭來；有米有罐頭，就不怕「水糲眉頭」！」

「……好把！」——張灰叫道：「我就專門去打聽消息，說不定今早是日本來挑釁，如果英國不回

手，也就沒有甚麼嚴重了，最多再來個嚴重抗議吧！

「……不管三七二十一！米總是要吃的！打仗要吃飯！不打仗也要吃飯！我們總不能夠「吃貴米粒金屎」——倪老板叫道：「——好吧！張先生是讀書人，就讓他去打聽消息吧！」

請張先生替我帶幾包頭痛散回來！——香港姨太要求道。

「——自然！自然！頭痛散是免不了要多幾包的！就給你買兩打來吧！」

「——也給梅姑買些水果來吧！老板！她這次也苦得够了！」

阿六要求道。

「——要水果！叫她自己來問我要！用不着你開口！」

突然，電話的鈴聲響起來了，倪老板連忙接起電話：

「——是的！是的！弟弟！怎麼？你說什麼？日本今晨八時對英美宣戰？……哦，是外國人聽收音機說的，那當然是真的……自然是真的……不錯，先下手為強，英美上當……哦，不，不！你還是住在牛島酒店好，那是一間大建築！不怕炸彈的……香港公寓不行，不行，是第四層樓……你的存款我替你藏好，那自然，那自然……她嗎？熱退了……退了……那末……以後再說，我可以想辦法的，不要怕……」

大家還沒有都走開，倪公初對電話說的話，就像電流穿透了每個人的心，大家瞠目而視了好一會，

「真像公羽表現着愉快的樣子，冷冷地笑着。呂慶雲就當衆發表他的高見，好像一位官長對着部下說話似的。」

「糧食是戰爭的後盾，我是有經驗的商人，憑良心說，你們現在要聽我的話：白米，麵粉，餅干，雜糧……大家有多少錢就去買多少錢……尙文！我們快些走！」

「而尹萃的顫抖和咳嗽結成了一片。」

「——日本對英美宣戰！那不是二時一日可以了結的事情；「世界與祖國」自然印不成了！那麼，以後的津貼呢？津貼呢？我們以後靠什麼過活啊……」

「——「看風駛舵」，清澆有什麼用！——張灰答。」

## 十四

香港的街道咆哮着，空氣咆哮着，車輛咆哮着，灰塵也跳起空閒咆哮着……

一切，和過去，和一刻鐘一分鐘一秒鐘以前的過去都不相似的了……

人們像狂流似的，從那邊湧過來，又從這邊湧過去。普通商店都像過新年時一般關上了門；糧食店糖菓鋪的門首接上了人的龍……跑得喘着氣悲鳴着的救護車，顯露着它那蒼白的頭和身，抓緊了每個人的心臟……

港裏的海水，悠閒地時時拾起雪白的眼，親悅地瞟着岸上，閃過頭去又把那受了虛驚而蕩錠港中的船隻友愛地鼓舞了一下……

婦女們，兒童們，駝背的老頭兒們，提着，背齋……嬰孩在懷裏哭着，大肚子的……從海邊，從這衝到那衝，奔向防空洞，奔向人人自己的目的地……誰也不知道他自己將遇到甚麼……

……這像是大地震的日子吧！香港的土地，空間，都在震動着，咆哮起來了……

阿六和老四，今天顯得特別友愛了。他們兩個肩擠着肩，膜蓋着膜，穿過人行道，奔過電車路，

異常興奮地走着，走着……

——老四！老板那天說我們希望戰爭是要趁火打劫，你服氣不服氣？

——那是做賊心虛，不打自招！你聽說他從前在廈門做福隆棧的經理，藉口日軍登陸時給流氓打劫，把鐵櫃裏的鈔票一個人私吞去了，這是真的嗎？阿六！

——老四！怎麼不真的！記得他在廈門同日本人勾結做假票生意吃了官司，原已一敗塗地，後來幸得他弟弟把他担保出來，又把福隆棧的經理弄到手，日軍在廈門登陸以後，他就把福隆棧的現鈔全都吞了下去，還勾結台灣人去接辦，自己就溜到汕頭開起萬利出入口行來了，又藉口汕頭淪陷，騙賣了人家一批貨，就此逃到香港來開公寓了！真是無惡不作！我跟他將近十年，你看，還不是十年前的阿六！他給過什麼好處我吃！

——阿六！你聽他剛才打電話給他弟弟說話的口氣，我料定他又一定是異想天開，說不定他又想把他弟弟放在鐵櫃裏的二萬多元現票想法子吃下去的！不然，他爲甚麼不叫他弟弟過港來哩！

——說不定他希望他弟弟在九龍吃炸彈，說不定也希望公寓火燒，只要他把鈔票先藏好，自己一個人保得住命！你說是嗎？

——不錯，老四！我們的老板是一個混水摸魚趁火打劫的老手！這次我們可不放過他！說不定他上次去廈門已經同日本人接洽好了！

「這次可不讓他得志！阿六！」

人烈烈稱着他害梅姑就害得好苦！完全不把人家當人看待的！老四！我們湊錢買兩隻香蕉給梅姑吃！

「好的！我還有一角半錢！」

他們這變異奮地走着，談着。倪老板一向不肯信賴他們，沒有交錢給他們去買東西，他們也知道自己的信用不夠，他們過去是抽阿片烟，搓麻將，只指望上海海撥行李接客賺幾個小錢，老板給他們的工資是不夠買紙煙的！後來是公寓裏來了個新聞記者洪強，給他們談了一些道理，他們才有了些志氣，勉強把阿片煙戒掉了，可是也沒有把他們的地位提高起來，「腐屍汗」，「阿片仙」已經決定他們的社會地位，他們在公寓裏根本就是給他們看成下流人的。他們又沒有辦法離開了公寓，尤其沒有辦法離開了倪老板，因為生活像一條毒蛇，倪老板就喂着這樣的一條毒蛇壓迫着他們就範……可是，今天，他們似乎預感着他們的末日是快要過去了，這個戰爭一定要改變一個樣子的……

，阿六和老四剛到公寓裏來時，知道呂慶雲帶回來了兩箱罐頭：紅燒豬蹄，加厘牛肉都有不少；陸尚文則買到一包米，三桶菜蔬菜脯；張灰帶回來的消息是防空洞都開放了，已經有人帶被蓋進洞過夜，勸大家明天進防空洞……還有香港姨太的頭痛散兩打他總算也買回來了……

倪老板看着米也有了，罐頭菜脯都有了，便又眉飛色舞起來，便愉快地告訴阿六老四道：

「——香港的戰爭說不定比廈門的淪陷還要快！我看那人生來只會做總督生來只會跳跳舞的！不

「過，飛機倒是可怕的！阿片仙！腐屍汁！明天起我給你們早晚兩頓稀飯吃！戰爭結束了再吃乾飯！梅姑你們帶她去防空洞，慎防她逃走，早去晚歸，如果你們給她逃走了，我就要你們賠我一百五十塊！看你們出得起不起！沒有事！戰爭結束後我賞你們錢！」

「——那麼，老板！你自己呢？」

「——我，香港姨太和阿鳳留在這裏；如果飛機來了，我們就落樓下的階巷裏去避一避！沒有這麼蹩巧的！」

「——小老板呢？」

「——他住在半島酒店裏，就像住在天堂裏！他是一個商人怕甚麼！我勸他在那裏住下去！聽說日本兵已經攻入新界，那麼他還要先我們一步去排隊歡迎吧！」

「——可是，我和老四爲甚麼明天就不吃乾飯呢？」

「——看吧！我們自己只剩下有限的米了！今天是他們買來的米！難道在今日這樣的世界，你們敢要我買貴米煮乾飯給你們吃嗎？我給你們稀飯吃，也是看同鄉的臉上的！你們在香港，有第二個人肯給你們飯吃的就去！我不敢挽留你們！」

「——劉六和老四無語地彼此瞪目而視，無言地離開；倪老板是真正知道他們的來歷的，他們在香港沒有甚麼依靠，沒有人看重他們，沒有人憐惜他們，他們接近的是褻褻的難民，生梅毒的娼妓們；他們

曾經逃開出去，然而又狼狽地歸來，投在倪老板的魔刀下……

當他們走進後進去看梅姑，每個人從懷裏掏出一只香蕉來放在她的手上，他們在那暗淡的光綫下，看着梅姑兩只發光的眼睛，在燈火管制的夜幕裏放射着光明……



人的潮一直往防空洞裏湧進去，坐着的，站着的，蹲着的，跪着的，靠着冰冷的牆，伏着潮溼的地，他挨他，她擠着她……像一家人似的，彼此談起生活，發起家庭，國心起戰爭來了……

戴着鋼盔的A. R. P.，男的和女的，在防空洞裏擠過來擠進去……

——大家不要吐痰啊，不要亂丟香蕉皮啊！不要吵鬧呀……

可是，聲音總是像轟炸機飛進防空洞裏來似的，香蕉皮依然要你滑滾腳步，你的褲腳上袖子上或者手掌上，你要發現了痰唾，你要發現橡皮糖，你要發現了血斑……

有人說，那許多女的A. R. P. 昨天還在跳舞場裏抱着男人跳舞的，看那鋼盔下面不是還飄盪着那燙過的頭髮嗎？那擦在臉孔上的脂紅，那跑路時搖擺着的屁股……

有人在說，聖經上說的地獄，大概就是預言着防空洞的吧……

電燈光，在綠色的紗布罩裏透露出來，照着空氣裏飄飛着的塵粒，照着着疲怠的緊張的臉孔……

高聲調論，低聲密語，嬰兒的哭泣，嘆息和咳嗽；空氣旋轉起來，在每個人的鼻尖飄過去……

悲鳴着的警報聲，悽厲的救護車急行聲，高射砲聲和高射機關鎗聲，驅逐機和轟炸機聲，時時，從防空洞的進口裏衝進來，偶然有人聽到，偶然地抓緊人們的吃驚的情緒……不知道有多少人丟去生命了……

梅姑，無力地，像在夢中從天空掉落到地上似的，骨骸好像都脫了節，兩腳支持不住身體，頸子撐不住頭顱，在防空洞裏的潮溼的地上坐着，緊緊地把背貼在冰涼的水門汀的壁上，左邊靠着阿六，右邊靠着老四；他們兩人把腳架在她的腳前面，護衛着她不讓人家的腳踏到她。梅姑，在心裏感着愉快；她手掌裏的裂開的皮膚，已經結起硬的痂，沒有洗去的血斑並沒有引起她的傷感，她感謝地接受他們的護衛，少女的心跳躍着，褪了色的臉有時也飛起一陣紅彩……他們，阿六和老四，他們都是一個盲撞的浪人，社會殘酷地迎接他們，他們也殘酷地活着，可是，在這不幸的少女的臉前，他們的心像給狂流所衝激過一般，坦白地純潔起來了，他們熱情地靜靜地傾聽着梅姑的無力的，細聲的話語：

——我是顧德懸人，祖父老早過世去了，祖母同我們一道住齋，祖母是盲目的老婦人，因為哭壞了眼才盲了的，她常常要講着從前的可怕的事給我聽，害我總是不敢多開口，以爲一開口，就會給妖怪找到了。爸爸替人家種田，媽媽也幫忙爸爸下田去工作，我有一位弟弟，一位妹妹……

梅姑一說到弟弟妹妹就停下來注視着那些孩童們，親悅地用視線把他們擁抱了一下：

——不知道爲甚麼，爸爸爲了一隻田主的牛吃起官司來了，爸爸去過一次堂，就回來哭一場吵一場，祖母和媽媽也就哭起來了，我和小弟弟小妹妹也哭起來了。後來爸爸把弟弟賣掉了，過了一次堂又把妹妹送到田主家去了，沒有了牛，沒有了弟弟，沒有了妹妹，於是媽媽病起來了，咳嗽起來了，吐血起來了；爸爸就胡里胡塗起來了，發起寒熱病時就要拿刀殺人了，有時又像小孩子般哭起來笑起來；祖母就滾到池塘裏去，就埋到土裏去了，以後我就看不到她了。

——後來我們就到江門來，住在外祖母的家裏。外祖父給我們租了一條小船，媽媽學會繃船，我也會學繃船了，爸爸就坐在船尾只看搖櫓子。搖呀搖呀，我們就在風雨裏，在江水裏來來去去了；有一天夜裏，我們搖呀搖呀的，回過頭去看，爸爸不見了，不知道在那裏就不見了……

梅姑的眼角裏有了淚點，然而她噙着嘴唇吞嚥着，把眼淚都流向心裏去了……

——後來日本仔來了，我們在江上碰到他們的小電船，我們的船就給日本仔的小電船拖去載東西了，拖呀拖呀，媽媽就說：梅兒呀，你活着吧，你活着吧，媽媽要我爸爸去了，於是一「兵兵」一聲，媽媽就在水上飄了一下，就此不見了。後來，後來我給日本仔拉去關在江邊的一個草屋裏，後來我就偷偷地溜走了，後來就給人帶到澳門，賣到香港來了，後來我就給賣到你們這裏來了……

她閉着眼睛，眉毛潤溼了，她的手抖索地抓着自己的胸襟，無聲地疲乏地埋下頭來。阿六和老

四，感動地傷心了，也埋下頭來了……

防空洞裏的空氣更加混濁起來，熱度也增高起來了。從遠處角落裏的抽氣機向洞裏吹過一陣風來；然而風也是熱烘烘地灼着每個人的臉，灼着每個人的心……

——老板以後要把我怎樣呢？你們猜得出來嗎？

梅姑突然拉住他們的手，問道。

——他看你是——一百五十塊港幣。——老四答。

——那麼，又要把我賣掉嗎？

——我們的老板是一位頂會糟撞女人的！他現在就同澳門的一家旅館合資本，專門在澳門販買難民來香港出賣的！在澳門只要幾十塊國幣一個，帶到香港起碼就賣得五十塊港幣！——阿六說。——不過，他要是再要把你出賣，我們是會幫助你的；你不用怕！這次戰爭……

——戰爭怎樣？

——從前我們公寓裏有一位新聞記者洪強先生——阿六帶着回憶的口氣說：——你睡的那個布床和你蓋的那條破棉被就是他的。他，洪先生對我們說過，這次的世界大戰，要把人類分做兩邊，一邊要滅亡，一邊要新生，他說新生就是……

——他說新生就像什麼什麼……

可是阿六不讓老四說下去：

——總之，新生總是件好事情！他勸我們先就要把阿片看做敵人，要我們消滅它！你看！老四現在在的浮腫脚，就是因爲戒阿片發作來的。我們戒掉阿片，就變了一個樣，洪先生說，這也就是新生，新生……

——哦，你們從前抽阿片煙嗎？！

——我們抽阿片煙，我們也跟著人家做壞事情！——老四答。——但那是沒有辦法的！

——洪先生勸我們有機會回到國內去，叫我們去參加抗戰——就是去打日本仔救家鄉；我們在香港就只聽他說過道理；可惜他和我們一樣窮，旅館費都要欠，後來給倪老板趕出去，把他的布床，棉被，一大箱書就扣留下來了，他說要來贖，可是一直沒有來，後來老四見過他……

——是的，是我碰到他，那天老板叫我送信去郵局，我就在那裏碰到他，他也在那裏買郵票，他說他在什麼報館裏工作，忙得很，叫我們有工夫去見他；可是我記性不好，記不起他是那家報館了……

——總之，洪先生是一個真的先生，他是不會騙人的。梅姑！不管老板怎樣對付你，有我和老四在，就天不怕地不怕；這次總不讓老板吃掉你，也不讓他吃掉我們，我們要救你，也要救自己的，我們總要離開那個空中樓閣的，像洪先生說的，倪老板把公寓當做空中樓閣，那其實是一個人間地獄，

沒有一樣的壞事情他做不出來……

——是的，記得洪先生說，——老四像在回憶似的說——他說倪老板把香港公寓當做「空中樓閣，世外桃源」……他說，他說空中樓閣，世外桃源就是，就是……總之，在我們看來，空中樓閣，世外桃源，就是人間地獄！

——地獄？我的祖母說過，她說地獄是……她說生前不作好，死後入地獄……

——但是，梅姑！洪先生說過：空中樓閣總要毀滅的！要靠我們窮人團結在一起，他說窮人總要靠自己救自己；我們自己不入地獄，我們還要把人間地獄造成地上天堂的——唉！洪先生說的話我們只記得一點點一點點，有時想起來，他的話是有道理的……

阿六說，老四點着頭，梅姑也像會意似的點頭……

日本的轟炸機不來轟炸了。香港的巨砲也停止了怒吼，只見昂船洲砲台上空還有微弱的灰煙在飄盪着，九龍的貨倉在燃燒着，……這個晚上，比過去幾晚是安靜多了，香港公寓裏充滿着樂觀的臉色。張太太因爲一運逃了幾天警報，已經神疲力倦了，發下了重誓：如果英國不屈服，她就要滅亡了，她是再也吃不消了；香港姨因爲倪老板要她陪他到樓脚的階巷裏逃警報，却是一個大奇蹟，這樣跑上跑下一天跑幾十回，連頭痛病都兩掉了，兩打的頭痛散一包也沒有用過，反而食量大增，阿鳳就說：能够再多打幾天就好，那香港姨太的頭痛病就永不會發作，晚上她也可以不要起來招應了。男人們就在微弱的燈火下熱烈地辯論起來：

——看吧！這一定是中國的援兵已經打進了新界，日軍被迫撤退了！

陸尚文坐在茶桌邊叫道，他是相信報紙的號外的，他還推測過美國的空中堡壘就會增援香港的。可是倪老板躺在貴妃床上一動也不動：

——我倪公羽就不相信這回事！中國兵爲什麼不去取岡廈門汕頭，爲什麼反要來幫忙英國保衛香港呢？

——那是因爲你倪公羽只希望中國亡國的緣故啊！難道說，報紙的號外也是假的！鈔票有人印假的，報紙的號外難道也是假的？！

陸尙文不服氣地反駁。他說到「假」字時特別地細聲，似乎只要倪公羽聽見似的；可是倪公羽早已注意及此，便也生氣似的叫道：

——是的！我從前和日本人一道印假鈔票是爲了賺錢；可是，我看愛國的人就不致於販賣日本貨賺錢吧；而且你爲什麼不往故鄉好好地做你的區長，也來香港做生意呢？可見你也是愛錢比過愛國啦！

——難道愛國的人就不可以來香港做生意嗎？——陸尙文從茶桌邊站起來：——我看中國兵一定打來充龍了，中國兵要打來救自己的同胞的！

陸尙文邊說邊走，便穿過屏風的門，步出陽台來了。阿六和老四正在陽台裏閒談着九龍的誰屬，照他們的推測，九龍有點成問題，倪老板打電話過九龍半島酒店總是打不通，不是九龍出了事是甚麼……他們看見陸尙文來了，阿六便問道：

——陸先生！你同老板辯什麼啊！你看！今晚的九龍就有些不像樣！

老四指着在燃燒的火光中的九龍對岸，說道：

——如果不是日本兵進九龍，香港的大砲不會故意打九龍貨倉，把貨倉燃燒起來的！



倪公羽正也步出陽台來，聽見了這話便搶着答道：

——老四真有眼光！啊哈哈！

張灰和呂慶雲看見他們都在陽台裏，便也一齊走出來，問道：

——在這裏看甚麼？

——慶雲！張灰！你們以爲怎樣？我看九龍是日本的了！

倪公羽很自信的說。可是呂慶雲和張灰却仍然在對話着：

——我米倉裏的米大概是不會成問題的；商人的利益；沒有商人成何世界……

倪公羽打斷了呂慶雲的話，一手把他的肩膀一拍，叫道：

——慶雲！我看明天就一定和平了。何東爵士和我們華人領袖，現在一定去會見香港總督，告訴

他道：香港有一百多萬的生靈，這一百多萬的中國人是不願意白白死掉的！降日本吧！救救這一百多

萬的中國人……

這時陸尙文哈哈地笑起來，可是倪公羽叫道：

——笑什麼！這是一定的道理！一個小小的香港爲甚麼好打！我看明天早上天一亮，何東爵士他

們就會穿着長袍禮服過九龍見皇軍官長！去歡迎他們和平開入香港，救香港的中國人！

——啊哈哈！妙論！妙論！張灰先生！我看你是會說的，就把倪老板的高論記起來去投報館，一

定也出號外的！啊哈哈！

陸尙文笑着，不屑再聽下去似的走進裏面去了。於是呂慶雲就對倪老板說道：

——倪老板！你這個議論還是少說爲妙，嚴防隔牆有耳……………

於是，大家都靜默下來，誰也不開口了……………

香港公寓裏無聲了幾點鐘，張灰太太的咳嗽聲在她就後一點鐘光景就停止了。走道上的一盞罩着藍布的燈光，受着漆黑的包圍，只射出一個圓的光圈在地板上。耗子在奔跑着，喂貓的盤裏的殘餘都給耗子吃光了……………

「咯咯咯咯……………」

突然，香港堤岸邊的機關鎗巢怒吼起來，香港公寓左右街口的機關鎗巢尖利震耳的彈聲，九龍打過來的鋼砲「就」的一聲，從香港公寓的屋頂上飛過去……………香港公寓裏一時的大紛亂，尹萃拉着張灰爬到床底下，把尿壺打翻了；阿鳳抱着梅姑叫着：「可憐啦，不知道又要死多少人了，都是娘養的啦……………」陸尙文和呂慶雲伏在地板上往陽台爬去，香港姨太倒在倪公羽的懷抱裏，嚇壞了。只聽當邊兵的阿六在陽臺裏叫道：

——報告！不要怕！這是對海九龍的日本行要偷渡過來，給這邊的守軍發覺了，機關鎗就是對着水面打的；好啦，看吧！又打起來了！

這時香港公寓左右街口的機關鎗鼻又尖銳地怒吼起來，機關鎗彈的火花在港面飛舞，彈片像雨似的落在波面；香港的探照燈從西環那邊斜照過九龍，在那灰白的光影裏，波面上發現了兩個船頭，在彈片激起的飛波裏前進着又後退了，終於不見了……

陸尙文和呂慶雲幾乎透不過氣來，聽着機關鎗聲停止了，便一齊扶牆陽臺的欄杆站起來，拍着褲管。呂慶雲細聲地說道：

——這樣看來，不是今晚就是明天，香港就要換了主人了！

陸尙文於是埋怨似的說：

——這樣看來，號外都是安慰人心的！

……第二天早上，香港安靜異常，沒有空襲警報，沒有接續的砲聲，香港的堤岸邊人山人海地，觀望着九龍；九龍像一個死亡的都市，對岸不見一個人影；港面上的船隻都像從海底生起腳似的，站在波面……跑進防空洞的人慢慢地又走出來了。倪公羽今早也不叫阿六老四帶梅姑去防空洞，大家等待着甚麼似的。快到中午時分，張灰同尹萃團來了，他的報告是：有人在香港皇家碼頭上看見了三位日本軍官，一位英國人和一位英國女人在一道攝影，一面白旗插在碼頭的進口處；他這個報告很快地就在香港公寓裏發生了消化作用，人言紛紛：

——尙文！你看誰的見識對！哈哈！

倪公羽神彩十足，看反攻的機會到了，便發陸尙文洩氣。陸尙文却答得很滿足：

——沒有問題，只要空中堡壘……

——慶雲！你看怎樣！我猜說香港比廈門還丟得快！看來我也沒有猜錯多少！不要脫空中堡壘，這幾天我們總沒有看到一架英國飛機！張灰！那個英國男人和女人一定是總督夫婦吧？

——今天是十二月十三號，外國人最忌這「十三」；我看「十三」就是香港的末日吧！——張灰說。

——我看最多不過和平進軍而已；香港總不必要什麼爭奪了！不過……——呂慶雲答。

——那是一定的！——倪公羽插嘴道：——香港的商業這麼熱鬧，香港的街市這麼整齊，英國人不願意日本人也不願意中國人也不願意，不願意毀滅它！我猜日本人一定仍要英國總督留任的！只要辦個移交手續就得了！

……  
這就沒有人敢批評倪公羽的理論了。因為他過去的論調有幾分是出人意料地準了。後來還是呂慶雲冷冷地說：

——不過，我們中國人憑着良心說話，讓給小，小日本管，總，總是丟臉的！

這一天，倪公羽總是眉開眼笑的；雖然九龍的情況不明，半島酒店裏的倪華章下落不明，但他的

內心是很欣慰的。晚上，他縮着香港姨丈，細聲地說：

——日本兵來了我們不怕，但要提防爛仔搶錢；我弟弟那些五百元一張的鈔票是要藏得祕密些，你把它都裝在月經帶上，藏在那裏，除了你知只有我知……

在陽臺裏，阿六和老四同睡在一邊；老四低聲地說：

——小老板在九龍沒有消息，肥豬一些不作急；如果他不早些過來，我看肥豬又會想辦法吃掉那

筆款子了，我們……

——我們想辦法拿到手，就帶梅姑逃到祖國去！

……

……

## 十七

一晚平靜無事，慌忙地逃避空襲逃避流彈而疲乏的身軀，得了一晚的酣睡。個個都精神飽滿了。第二天的黎明一盞進香港公寓，首先是倪公羽比往常還起得早；他已經把四十五張五百元的香港大鈔票指示香港姨太裝進月經帶，一邊叫她縛在下身，一邊就走出房來，把房門帶上，看着外面冷靜異常的天空，露着狡獪的得意的微笑，也不去吵醒阿六和老四，就走進後進去探視梅姑。梅姑正在甜蜜地睡着，從廚房裏，阿鳳燒起來的柴火光一閃一閃地在她的臉上照耀着，大病後的臉孔雖還是灰白地乾燥地沒有色彩，但那比過去更深沉進去的眼眶，和那眼邊的黑圈，却好像是增加了她的美麗……至少，在倪老板看來，這位小姑娘再多養一些時候脫手出去，不止二百塊港幣吧……倪老板豬般的臉孔又愉快地笑起來了。

接着是陸尙文的聲音，早起就廁的習慣不因戰時有了改變，開了上天台的活動遮蓋，就廁去了。而從天台裏射下來的光線即刻把二進和三進的暗影驅逐了，尹萃就又想怨着光線直射着她的眼睛，把被蒙着頭又咳嗽起來。張灰和呂慶雲隔着板壁談起話來：

——張先生！要是和平進軍，我那米倉的米總保險吧？商人的利益……



這時，倪老板站在過道上，叫道：

——哈哈！

——怎麼！倪老板在外面偷聽人家說話嗎？——張灰好像吃驚似的問。

——我又沒有塞着耳朵過日子！你們又沒有封着嘴巴裝啞巴；啊哈哈！

——啊哈哈！

呂慶雲笑着走出門口來；便問倪公羽道：

——你看今日情形如何？

——只怕印度兵和爛仔會乘機搶劫！日本兵倒可不怕！你們住在這裏我總敢保險的！不過銀鈔還是寄到中區的店裏去好，這西區海邊太冷靜了，說不定要遭劫的；這幾天不是發生了幾團劫案了嗎？

我只怕這一聲！

——你們有錢怕人搶；我們有個屁！

尹萃生氣似的嚷着。倪公羽就和呂慶雲睜着一對鼠眼，指着客廳；呂慶雲就跟在他後面走到客廳來。阿六和老四也已經在陽台裏觀望港面了，倪公羽就指着他們細聲地對呂慶雲說：

——這兩個鬼頭鬼腦，和外面的爛仔有連絡，在這亂世，也要當心他們一着……

於是倪老板揚着手叫道：



——腐屍汁！阿片仙！進來！

阿六和老四便直竄進來，以為有什麼要緊事，吃驚地瞪着眼。

——你們談些甚麼，這麼大驚小怪！

倪公羽板着脸孔責問他們。阿六答道：

——沒有甚麼！我們剛才看到下面，有一個婦人背着一包東西往東走，一個爛仔在後面踉前一推就掙着東西跑了；那個婦人只是一陣暈，誰也不理他，守在機關鎗裏的加拿大兵跑出來，打着呵欠走着哩！

呂慶雲問道：

——你們以為爛仔捨得好嗎？

——不見得……

倪公羽於是問道：

——那末你們看得眼花了嗎？

——不見得……

……香港公寓裏，大家都有着心事；倪華章沒有消息的事雖然阿鳳也問過，也沒有引起多大的興趣。香港城因為沒有逃警報，反而覺得無聊，好像頭痛病又發作，便又吃了一包頭痛散……

「轟……就……轟隆……」

突然，香港公寓裏一連三家人都把飯碗丟開了，張灰和尹幸慌得又往床下爬……倪老板面乎意料地也吃驚起來！

——怎麼！九龍又朝這面打起大砲來了！

「轟……」九龍又來了這麼一聲，接着就是「就……」地一個淒厲的嘯聲從香港公寓屋頂飛過去，在太平山上起了陣「轟隆……」聲。

接着香港防軍的砲聲也怒吼起來，激烈地又重新砲轟起來了……

——怎麼辦！怎麼辦！一定是談判決裂了！談判不成功！那就只有更糟糕了！日本仔打到九龍！

豈肯放過香港不與！英國人這次倒要我們中國人都作砲灰了！英國人！英國人……

這次是倪老板比任何人都慌張，這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他以為香港總督一定是投降的，一定是辦移交手續的了……

——這一定是雙方的緩兵之計！——陸尙文叫道——美國的空中堡壘……

——不要再空中堡壘吧！尙文！陸先生！——倪公羽憤怒地叫道。——這次美國的什麼港都給日本飛機炸得不亦樂乎；你還要說甚麼空中堡壘！——他朝着呂慶雲叫道。——慶雲！這情形不對，我今天也要逃避了！九龍打香港，只一水之隔；我們這裏靠海邊，當頭第一陣，不打平還有什麼……



下身月經帶裏的四十張五百元大鈔票就好像生了翅膀，飛進她的腦壳裏像日本的轟炸機似的叫個不停了……

這幾天，香港街市上的垃圾堆是愈聚愈高了；而防空洞裏再也無法容納多一個人了，因而在街道上的流蕩者就比任何節日都要多。空襲警報已經失去刺激市民神經的效力，轟炸機儘管輪流地在香港市空上找尋目標下彈，儘管它低飛掃射機關鎗，香港的市民還是照舊地在街市上流過來流過去，好像死亡並不算一回事，以其在那燥熱異常空氣惡濁得引人作嘔的防空洞裏悶死，還不如在街市上闊步要愉快得多；現在引起市民關心的不是甚麼死亡可怕，不是英國人和日本人在戰爭，而是胃臟和肚腸的戰爭。不管香港政府還依舊供給糧食，實行分發公食，只要耐心去排隊，在轟炸下去等待買到那足夠一人日食的白米，但掃隊落後的人還是佔絕大多數；不管救世軍如何賣力供給難民白飯，但那千千萬萬的難民比救世軍的飯粒還像要多一些，從早到晚總是在擠着排隊，擠着挨餓，直到天空黑下來，救世軍的白飯分不到他們的破罐裏時才肯從隊列裏走開來，拖着步子，男女老小，黑臉黑牌，就在燈火管制的夜裏，把黑的夜點綴得更加黑沉沉了。……

往日看見屍首就要發抖的人們，那些看見地下爬出來的蚯蚓就要驚叫的姑娘，現在也敢大胆地從街邊的屍身上跨過去，有時也要停下半步來看看，看看他還是餓死的還是給就地槍決的劫掠者；那些穿

得漂漂亮亮的摩登女娘們，現在也不講究甚麼衛生不衛生，在那已經發出腐臭氣息的垃圾堆旁邊的小攤子上，也買起臨時的小吃來了。……

西環市區的大火光，英皇道油庫燃燒起來飛昇上空的烟雲，炸倒的街房的餘骸，水門汀街柱邊臨時爐灶裏發出的廢物臭氣……炸彈的爆炸聲，巨砲的互轟聲，叫囂着的市區……這些這些，再也不會引起香港市民的任何感觸了；人，都像有目的地，又都像失了主意地，有的從東區搬到西區，有的從西區搬到中區，今日以為這裏勝過那裏，明日又會認作那裏比這裏安全；無家可搬，沒有友人好找的人羣，也從這裏流到那裏，那裏流到這裏，帶着一些僅有的物件，像饑荒的年頭，到處地流浪着……他們並不是害怕迎接死亡，他們實在是失了主意地在迎候着死亡；沒有一個人敢預料他不會在任何地方中流彈；也沒有一個神經尚清醒的人會整日整夜地困守在地下室；最怕死的人也會壯着胆隨時乘機走出市街來，把身邊的錢去買那臨時販攤上的平時睇也不去睇的物件；每個報館都儘量地出版號外，每個拿得出錢的人都買着那只是排版和標題大同小異的紙張，總想發現些新的材料，然而總是失望地縮起頭來；現在引起大家關心的是不知何時會沒有香煙，沒有青菜，沒有了糧食，斷絕了水源，斷絕了生的願望；戰筆將在何時結束呢？何時能夠知道這世界上到處發生着的真實的消息呢？

鯉魚門的砲台停止了怒吼，日軍在銅鑼灣附近登陸的新聞……不過像電閃一般就從每個人的神經裏消失了，代替了這新聞的刺激性的是突然緊密的砲轟，彈聲，爆炸聲……突然地死般沉靜的空

間，可怕的冷寞……夜神每次來臨時，它就抓掠着每個人的頭髮，每個人的心臟，把人人都拉向那像大海似的無邊際的旅程上去；睡神和夢魔就乘機伸出看不見的巨爪亂舞起來……就是突然在身邊發出爆炸的轟聲，也以爲這是在夢境中……聽覺和視神經似乎麻木了，突然緊密的轟聲，突然可怕的靜寞……整個香港的空間，地面，樓宇，人畜……都歇斯得里似的失常了。……

……香港公寓裏也成爲一個歇斯得里場所。香港姨太自那天倪公羽宣佈被搶劫以後，頭痛散的少許效用也消失了，她有時突然覺得那些藏在下身的鈔票突然飛起來，像一隊的轟炸機來轟炸她，有時又在夢中看見倪華章伸着血手問他要錢，有時就在夢中驚叫起來，害得「四姨」和倪公羽也驚呼起來，二進和三進也驚問發生甚麼事了……尹荃幾日來就不願意去防空洞也不去樓房的階巷裏逃避警報，她整日整夜地覺得胸口作痛，腦袋裏火燒，喉嚨和發怒，迫着張灰給他絞冷水巾搽額角；張灰也就垂頭喪氣地聽她使喚，覺得在這戰時實在也沒有別的工作好做，能够多活一天就替太太工作着也是幸福了，郵電已經不通，世界與祖國也繃不得印不得寄不得，津貼已是絕望了，他還能够用甚麼來安慰尹荃呢？

呂慶雲和陸阿文比較安靜些，總是早早出去，入夜歸來，晚上搬被蓋到樓底下的已經做起臨時欄門的階巷裏睡；而過去夜夜寄宿在這裏的難民已經不知流浪到那裏去了；但是他們兩人也不能夠絕對地安靜，只要炸彈的轟聲傳到他們的耳朵，他們就要來分析究竟是落在那一區？西邊是東？多少遠多

少近？大概不致遭厄，不窮不至，畢竟落在他們放米的那座貨倉上頭吧？次次的爆炸聲，次次就像他們的腦壳爆炸似的，神經過敏起來，歇斯得得的動亂起來了……

幾天來，公寓裏下人的肚臍餓得凹進去了。倪老板藉口公寓裏沒有多少存米，而且這些米還是呂家雲他們買來的，再則，他已經遭受了劫掠，所存的款項的數目減少到只存「港幣五十圓」，戰爭不知道何時結束，生意又沒有得做……於是，說得藍色俱悲；不過，他總算安慰着他們，只要他活一日他們也活一日；所以每天一早他就勸腐屍汁阿片仙帶梅姑去防空洞逃警報，自然是叫他們都餓着肚子去，一直挨到晚上回來再吃一頓由他放米並且監視着煮熟起來的薄粥，但是誰吃過第三碗還要再添一些時，他就會叫起來：

——當心以後沒有粥吃啦！練習練習挨餓也是救你們的命啦！

不過，這是騙不了手下人的。倪老板還是胖胖的，肚子還是挺得高高的；有一天，他們偷偷地去廚房裏觀察，發現了茶鍋底有一陣香味，利用嗅覺判斷的結果，知道那是臘味炒飯的遺味……手下一人就憤憤不平起來，但是，阿六對老四說道：

——他的錢不知藏到那裏去了；戰爭又不知道何時結束；要是和老板反起臉來，這一日一條的薄粥也不容易得到了。

——可憐的梅姑，病後發弱得本就走不動，這幾日快要餓得倒下來了。他是比我們還辛苦的啊！



阿六！

——總有一天！我們要復仇的！

他們祇得再把帶縛緊些……

梅姑，這受罪的羔羊，冷淡淡的，不肯多說一句話，挨着饑餓，忍受着一切。他從小就習慣挨餓吃苦，但是她不會像今日這樣受着更多的磨折，她殘酷地忍受着，絞着她的心腸。阿六和老四雖會引起她的一些些的情熱，覺得他們的話語有一種溫暖的氣息，使她的血流更加澎湃起來，但也只是一瞬間而已；緊緊地壓迫着她的是那不可抵抗的現實重壓和那不可知的明日命運……晚上，她也會歇斯得里的在夢中哭泣起來……

## 十九

香港市的中心區在日軍砲火的吞噬下逝去了，像一隻毒蛇吞一隻蝦蟆似的吞了一半，那沒有吞入肚裏一部份就脹得胖胖的：逃得出虎口的市民都像潮湧似的集中到中區，中區的防空洞擠得水洩不通了，中區的市街也不論在那一個角落也到處是人的山人的海了。他們都是在驚慌中隨波逐流地逃出來的，有的帶著一個小包裏；有的帶着一個被單包裹着的大包，裏面裝着零星衣服，鞋子，水壺，臉盤，「丁丁當當」地響個不停；有的提着一隻桶，桶裏有一些些米，餅干，或者襪子襯衫褲子之類，有的甚麼也沒有帶，只帶着一張疲乏的緊張的臉孔；有的坐在那給人的浪湧湧着前進的人力車裏，帶着他所能帶出的東西，一直到那人力車夫汗流浹背，實在沒有辦法再前進時，他們只得走下車，隨便佔據一個角落停留下來，眼巴巴地望着別人；……

有一部份人，幸而原是住在中區的人們，他們還沒有親自親看到日軍的劫掠，沒有在戰區的砲火直接互轟下過的人們，這時他們會想起情況不明的東區的朋友或者家族的安全，於是他們也就擠到中區和東區的咽喉——匯豐銀行大廈附近的市街口，找尋他們的對象去，希望從那些逃難的人潮當中發現着熟識的面孔，幸而給他們發現目標時，他們會像發瘋似的歡呼起來，帶着熱情的淚水，把他的

對象擁抱起來，或者迅捷地抓起那對象的手掌，緊緊地貼服在自己的臉上……

從火線下撤退下來的兵士，印度兵，加拿大兵，歪着鋼盔，拖着泥步，在人羣中擠過；有時也引起人們的注視，但是他們在看着臉孔，好像誰也不值得招呼似的，無精打彩地單獨地失望地擺着手前行着……

各種的流言在市民中傳播起來，比那報紙的號外和政府公報更加引起市民的興味，炸彈儘管從低空落下來，死亡儘管跟着市民的腳步行動，但是任何人都喜歡這樣地彼此傳聞着聽來的消息，素不相熟的人這時也像兄弟姐妹似的蜜談着……

有人目擊着幾個日本兵怎樣奪取了銅鑼灣避風塘旁邊的機關槍巢：日本兵接近了那機關槍巢就分散開來，手裏高舉手榴彈作衝鋒狀；於是那機關槍巢裏的加拿大守兵就連忙丟開了機關槍往後奔避了……

有人看見在跑馬地接近利舞臺的空場上，看着一位日本兵突然出現在街頭，正從那裏經過的兩位印度兵和一位加拿大兵驚慌地丟下了手裏的武器：他們並不知道日本兵已經潛進這地區，以為他們是在敵人的包圍中了。於是日本兵舉起步槍威脅着他們，把他們迫退到一株街樹下，要他們隨下來，日本兵就從容空地撥開機扭，一槍一個地結果了他們……

灣仔區已經是屍首的街市，當日軍迫近這一區域的時候，居民慌亂地從店房中逃出，到處都是呼

叫的聲音夾在日軍的彈聲裏飛旋起來；這混亂的逃難聲就在日軍進攻的鎗砲彈下迎接着在前面街邊的香港守軍的機關槍彈！守軍在黑夜中是無法分清他們是誰的。所以有衆多的人企圖從死亡的圈內逃出，還是迎接着死亡了……

政府公報儘管說有充足的力量殲滅登岸的日軍，但迫近眼前的事實已經使市民不敢完全相信了。中華民國的人民多數已經知道這時幫助守軍來殲滅敵人正是適當的時候，死亡並不是唯一可怕的敵人了。留港的中國政府代表已經公開在號召着中華民國的健兒來表現他們的力量，各黨派的報紙都在宣傳着同一目標：民主國的人民應該在任何地方組織起來殲滅法西斯敵人，爭取自身的解放……

我們所熟知的腐屍汗阿六和阿片仙老四，他們已經久候着死亡；他們每晨空着肚子被老板迫着離開了香港公寓去避空襲，自朝至晚這樣地忍受着饑餓，和他們受着同樣命運的人到處都是，而他們還糟勝一着，晚上睡覺前總可以有一頓薄粥來滿足那幾乎餓得麻木的腸胃。這時，他們有時想起來，作惡的並不單是倪老板了，他們就是結果了倪老板還是救不了梅姑也救不了他們自己。如果他們挨餓是倪老板的罪過，那麼他們眼前那些襁褓的挨餓的難民們是誰害他們到這樣的地步呢？他們簡單的愚蠢的頭腦有時也會想起來，如果沒有戰爭，那他們也不會流亡到香港來忍受着痛苦的日子；如果沒有戰爭，那他們在香港也總算沒有像今日這樣的受災贖；於是他們會想起洪先生，那位年青的新聞記者的頭，有時就會不知不覺地不知從那裏飛來，飛進他們的腦壳，帶進他們的血流裏了，他們覺得倪老板

固然是可恨，但那製造戰爭的凶手是更加惡毒地迫害着他們……

苦悶比死亡更可怕地迫害他們，折磨他們，他們帶着那位受難的梅姑也浪蕩起來了，防空洞已經比地獄還可怕，他們寧願在市區的人的浪潮中像無舵之舟似的逡巡着，轟炸機儘管在頭上盤旋，他們也不會去尋找防避的處所，他們擠在人的浪潮中，在人的肉人的城中呼吸着燥熱的空氣，那靜室的胃裏感着酸腐的苦楚，街邊攤販的任何便食會引起他們口水狂湧，他們會像那在水盤中的魚似的吐着唾沫，然而，他們還活着，在饑餓的火的燃燒中周身發熱地活着……

他們像失掉了魂魄似的浪蕩着，有一天，他們在街頭遇見了一位着西裝的報販，他們聽到那熟識的聲音，他們像遇見了那失散了的父兄般的欣慰，腐屍汗阿六和阿片仙老四急追上前去彼此緊緊的拉着對方的一隻手，讓梅姑吃驚地從地上檢起那對象無意中垂落下來的幾張報紙，對方目視着這不會見面的姑娘，莫明其妙地發着疑問的目光，梅姑却像原已相識似的怕羞似的觀望着對方的赤銅色的鐵板板的莊嚴的臉孔，她已經知道他們說的就一定是這一個人了，她已經熟知他了，於是她低聲地叫聲：

——洪先生！

對方不免吃驚起來，她是誰？這個愁眉不展瘦弱不堪的姑娘是誰？他們知道對方是在迷惑了：

——洪先生！她叫梅姑，她是從我們的談話裏認識了你的。她是我們老板買給他弟弟做姨太的姑娘；可是她寧願做苦工却不願給人欺負。——老四說道。

——洪先生！她睡的是你押在老板那裏的棉被和布床哩！——阿六說。

她聽了這話不覺面上飛起一陣久久不會見過的紅彩。於是他們把她的遭遇告訴他，那鐵板板的臉孔也感動得表現着十分愉快的色彩，他高興地從他們的手心裏脫出手來，拉住她的手，叫道：

——難得！難得！她是位新女性啦！

甚麼叫新女性？他們不懂，她尤其不懂。不過他們曾經提到過那個什麼「新生」的，這一定又是相差不遠的甚麼怪名詞吧？阿六問道：

——報告洪先生！這新女性我們不大懂！新女性究竟是甚麼東西？

洪先生歡笑了。而她就只能埋下頭來聽了：

——我們這個時代就要有不做姨太太的姑娘！要有能吃苦耐勞的姑娘！要有敢作敢為的勇敢的姑娘！有這樣的條件，就可以做一位新女性！

梅姑害羞地把報紙還給他，不敢正眼觀望他了。因為他說的話聽來是很奇特的，她有生以來就沒有聽過這許多奇奇怪怪的話語。……突然，他記起來了，他是應該同情他們的，尤其在這個時候，他知道他們一定是更加須要知道怎麼去生活的了。他關心地樣樣詢問他們，在街上邊走邊談。

——編報紙的人也做報販嗎？

他們真覺得奇怪極了。然而，他解釋道：

——在這個時候，只要對大眾有利益對自己無害的工作都可以做；我們的報紙現在改出一小張；我們的工作減少了；我們一邊也帶報紙出來賣給市民，一邊也就採訪新聞；編報紙的人也可以兼做報販的。

他們很興奮地聽他說，他們也就這樣告訴他，把所能够記起來的都告訴他了。

——是的！你們應當要找工作做！——喂！你要買報嗎？——他接受了一個穿長衫的主顧二毫子並給他一張報紙之後，又對他們說下去：窮人只有自己想辦法，只有自己靠自己的力量才有辦法。阿六當過兵，可以去報名參加中國義勇隊打日本鬼子！老四脚腫去不得，但可以跟梅姑一道賣報紙；我給你們和老板商量先給你們報紙，你們賣了錢才還。現在販賣報紙還容易賺些錢過日子；我也是因為現在戰時生活程度高，自己也出來賣報紙才有辦法抽紙煙哩！

他說到紙煙的時候，就從懷裏掏出一個煙包來，裏面還剩下一整枝和一枝半截的。他知道他們那貪婪的眼光，他給他們那一整枝去平分，自己就要了那半截的：

——我的習慣不好，要一邊抽煙一邊才寫得出文章！

——我們的習慣也不好，沒有煙抽就沒有辦法拖過這個窮困的日子！

他帶他們和梅姑到他工作着的那間報館去，帶他們到他睡覺的那間房裏，給他們談生活，談中國抗戰和蘇德戰爭，談新女性……

晚上，阿六老圍和梅姑，帶着異常興奮的心情回到公寓裏來，一覺不響；倪老板也沒有留心他們，讓他們吃飽了那水樣的稀粥。但是不久，他們就覺得公寓裏一定發生了甚麼事情，只聽得尹萃在房裏嘖嘖，邊咳邊叫：

——……日本兵還沒有打到香港公寓，可是香港公寓裏就已經人吃起人來了！這是甚麼樣的時候，雖然沒有電燈光，可是我也看得出在這黑夜裏的妖魔是誰？……

倪老板靜悄悄地躺在貴妃床上，香港燒太獨自在房間裏，不知在裏面做什麼。阿六老四就坐在客廳的茶桌邊，埋着頭假寐，像往常一樣，他們只好裝着看不見聞不到。因為燈火管制，從前還有一盞罩着藍布的燈光，在公寓裏放射出一些些光明；現在香港的電燈廠已落在日軍的手裏，電燈早已不亮，甚至自來水管也不流出一滴水來了。全個公寓裏，現在只有二進的公記棧買得起那一塊錢一枝的蠟燭，罩在一個特製的藍布燈籠裏；也只有公記棧的老板呂慶雲和陸尙文還沒有嘗到饑餓的滋味；倪老板也節約起來了，早上的一壺濃茶現在已經吩咐着只許用幾片茶葉了……

尹萃的嘖嘖像遠遠地傳來的槍聲，聽厭了誰也不去理睬她。梅姑吃過粥早已去躺在她的布床



上，只得阿鳳找她閒談才有開口的機會。今天她尤其要獨自來思量一下，她抓緊那條洪先生押在公寓裏的棉被，緊緊地壓在跳動的心頭上；她明天要去販賣報紙了，她要自己獨立來找生路了，她要像一位洪先生說的甚麼新女性了。

待到倪老板一聲不響地也跑進房間去後，阿六老四他們才敢偷偷地走到後面廚房裏來找阿鳳，阿鳳一邊洗着衣服，一邊就告訴她張灰太太嘮叨的根源了。梅姑也停止了思索，注意地聽了。原來，今天倪老板和呂慶雲他們已經商量好，明天起就不開張灰夫婦的伙食，因為他們已經領不到津貼，現在已經是揭賬白吃了。而米是陸尚文買來的，罐頭是呂慶雲去要來的，公寓裏的存米原只半包，倪老板又宣告被劫破產，那麼，誰願意來供養他們夫妻呢？所以他們公開向張灰提議，明天起叫他們自己開伙食，理由是：因為那天張灰沒有買到米也沒有買到菜，除非他們明天能夠交出米菜才能夠一道開伙食，這就引起尹萃老大的不高興，以為大家是落井投石，在這災難時期就要迫害人命了……

尹萃儘管在嘮叨，張灰却不敢哼一聲，因為要是他一開口，那尹萃的話鋒說不定會轉而對他，那他的罪過就更大。這時他也及早躺在床上，把被蒙羞頭假寐。但是後來他也逃避不開了，因為尹萃罵了好一陣誰都不理他一聲，她也覺得無聊起來，便也擠上了床，故意脫了衣服掀開棉被騎着，說道：

——餓死不如凍死；凍出個肺炎來吧！那大家就學會閉心死了！

張灰實在假寐不下去了，知道沒有好好地安慰尹萃一頓是沒有辦法度過這一夜了，便把棉被替她

蓋上，用手梳梳齊的亂髮，低聲地說道：

——這都是商人的眼光作怪！他們總是看輕我們文化人沒出息的；其實日本兵果真來了，我們也不見得就是絕路，誰願意讓自己餓死；明天我就去排隊買米，你藏起的那些私款可以拵出來用；我們沒有柴火，但是我們床底下滿是舊報紙，還有那些剩下的世界與祖國也都是燒火的材料；鍋子他們還不敢不借的！

——這都是你的沒出息才這樣給人看輕！好吧！我也不多怪你！我的錢都拵出來用好了！聽說牛奶公司有肉賣，明天我就去買半斤肉來吃給他們看！他們吃牛奶餓頭！我們吃新鮮肉！不見得就比他們「落後」！

這一夜平靜地過去；日軍的砲火稀疏下來了。第二天早上，空襲警報嗚嗚嗚嗚叫着比風聲還微弱的聲響，同時即見日機在跑馬地上空盤旋着，有人說是掩護登陸日軍進攻中心區，有人說是從空中投擲軍火接濟日軍……現在對於空襲警報已經引不起市民的留心，因為日機的炸彈已經在地面爆炸了，那震滾了的警報台才叫着啞音的悲鳴；有時日機已經任務完成凱旋飛去，而空警的緊急警報才發出，誰也不來留心它了。

這一天早上倪老板也對於警報表示着不在乎的態度，但是他是不願意讓下人餓着肚子看他們吃罐頭肉吃白飯，便依舊命令他們出去；不過今天所不同的是，他把阿六老四梅姑叫到面前來待就對他們

說：

——現在公寓裏只存下一點點米，張先生兩夫妻今天起已不在公寓開飯；你們晚上的稀粥也就更另想辦法。從今天起，我發給你們錢，你們都去排隊買公米，聽說每人可以買半斤；你們晚上有米交給我，才有稀飯吃！要待日本兵佔領了香港，那時才有辦法買到米，那時大家才有飯吃！

他們不說一句話就領了錢，他們並不準備把昨天決定的事情告訴他，他們是要秘密地進行的，他們知道，如果讓倪老板知道他們的秘密，那事情一定要生出枝節來，說不定就要反對阿六去當義勇隊，也不會贊成梅姑去當報的。倪老板是希望香港早日給日本兵佔領的，他相信那時會有米糧會有一切，日本兵一定要好好地聯絡中國人的。這是他們早就領教過的言論，在從前，他們有時也希望倪老板真能有個出路，那他們才有前途，但自遇見洪先生以後，他們才覺得這個希望是完全錯誤，無論如何，洪先生是不會騙人的……

——肥豬真是一隻老虎，隨時都想吃人一口肉；不過他以後要是想吃掉我們怕就不容易！

這是阿六說的，當他們走出公寓以後，他們就一道走上去報館的路。

——我要拿報紙來簽活自己，如果他們再要欺負我，我就要在外面自己過活，再也不闖去公寓裏了！

梅姑開始活潑起來，有時也就會說出她所想到的話，再也不會是把什麼都埋藏在心裏，對於什麼

人也不信額的事情是沒有了。

——阿六要是捉得一個日本仔，我想洪先生一定要替他登報的！那時我們一邊賣報紙一邊就要喊着阿六活捉日本仔的新聞！阿六要是捉得一個日本仔，我就要吃他一塊肉，給我的媽媽報仇！

阿六愉快起來，他果真希望他能活捉到一個日本仔，那時他就是一位報紙上登載着的英雄，報紙上會印着他的照片；那時，梅姑就一定會敬重他的。梅姑會敬重他，那他就覺得心裏有說不出的愉快了。

——梅姑！看吧！我準會活捉到日本仔的！從前我當過幾年兵，打過幾回仗；我比那些加拿大少爺兵一定有本事；他們算得甚麼！

阿六覺得心頭一堆火，熱血沸騰起來了，他覺得他是快要成一位英雄了。

——可惜我的腳腫，跑不得，打不得仗！不然我也要去捉一個日本仔的；梅姑！你以為我老四捉得到日本仔嗎？

——自然你捉得的，那位日本仔一定是先給人打壞了眼睛，又傷了一條腿，又傷了一隻手，看不到，差不得，打不得！那時你就抓到他了！哈哈！

——哈哈！

阿六和老四也跟着笑起來。

——梅姑！你今天會說笑話了！和從前一比，你是變成兩個人了！

——老四的話不錯！梅姑是俄國聰明來了！

——不！阿六！梅姑是吃飽了洪先生的話的；大家聽了洪先生那一番道理，就覺得精神也好起來了！肚子也不是空空的了！

——對了！對了！今天起我們就不餓！我們先來買些東西吃，歡送阿六去當義勇隊！我們當報紙賺了錢才買米帶回去！

——不過，老四！我們不是也可以請洪先生一道吃嗎？他昨天說過，他要等我們的。

——了不得！了不得！梅姑現在是洪先生洪先生的了；我們告訴洪先生去！洪先生一定要滿高興的！

梅姑瘦削的臉上不禁起了一陣紅彩，她覺得很奇怪；洪先生的影子總常在腦袋裏幌來幌去。

——洪先生是一位好人，他不看輕我們，他又肯告訴我們許多道理；難道我們不應當常常記着他的嗎？

——了不得！了不得！梅姑現在比我們更會說話了！真要做個洪先生說的甚麼新女性了吧！

——哼！我想什麼就可以做什麼的！人家要壓迫我做不願意的事情，我寧願從窗口跳出去的，我

現在覺得也算是一個人了！喂！我們快些找洪先生去。

他們急步起來……

日機在低空飛過來又掠過去，香港守軍的高射砲彈的白烟霧在離日機好遠的地方發現；對於香港守軍高射砲手的本事，日機駕駛員好像並不重視它。日機三架輪流地在市空掠過，從機尾吐出一堆顏色的烟雲，那些烟雲飛散開來，佈滿了空間，像雪花似的，颼颼而落。市民都仰起頭來，注視着這新奇的景象，有的人跑上頂層的天台去，有的人打開窗戶伸出手迎接它。香港市民已經知道情況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對於日軍消息的報導總是不明不白；所以日機的任何宣傳品，都能够引起市民的好奇心，對於這些自天而降的彩色宣傳品，大家都希望拿到手來看看，不管裏面說的是甚麼，也都有人把它念出來，不管對不對，大家都默默地聽着……

這時阿六正擠在一大羣的人叢中，等待着他的命運：這許多人都是前來向香港當局請求加入義勇隊的，他們希望手裏拿着槍枝，即刻跑上那距離市區只有幾里路的火綫，去打擊那些製造饑饉製造死亡的日本強盜。這許多人有的是從中國沿海淪陷區逃離來香港的難民，有的是因戰爭而失業的工廠工人，有的是碼頭上的起運夫，有的是不務正業的爛仔，有的迫於饑餓，有的迫於義憤……但是，警察等，有的人跑得不耐煩跑開，有的人埋怨起來，有的蹲下來雙手搓着饑餓的肚子……而在頭

上，日機正在散發着宣傳品，那些宣傳品隨風飄蕩，有的向着他們這邊落下來，有的飛散到十字街頭，有的落在高樓大廈的屋頂。

阿六擠在人羣中等待着輪到他，然而一直輪不到，那些在前頭的人有的受着一位英軍的查問，旁邊是幾位帶着臂章的翻譯，有的沒問一聲就叫他走開，有的給留在一邊，工作進行得異常遲緩……後來只見一位中國翻譯員揮着手在對大家演說，阿六聽不清楚他說的是甚麼，正想擠出來跑上前去聽個明白，冷不妨就給一位維持秩序的警察把他阻止了。後來前頭的人走散了，阿六也就跟着走動起來。終於他聽明白了，那些憤恨的人恨恨地在埋怨着，說當局欺騙香港的市民，明明在打敗仗，却說政府自然有辦法擊退敵人，叫大家不用焦急，說是已經滿額了……

阿六失望地走開，說一句話的勇氣都消失了。他找個地方坐下來，把他的頭靠在街樹上，抬起頭來望着天空。日機已經飛去了，但那最後一批的宣傳品還在空閒飄蕩着，降落得非常之慢，他看着那一張一張的東西，跟着那些宣傳品的波動而轉移着視線，那躲在中天雲間的太陽把它的微微刺眼的光浪釘着他的眼睛，他像要暈過去似的眼裏感着一陣麻；遠遠地有微弱的步槍聲和機關鎗聲傳來；人的浪潮從他的前後左右湧着；他深深地感着失望。

——媽的！他們不要中國人幫他們打仗！他們寧願把香港讓給日本仔！這是做什麼把戲！難道今天我做的是夢嗎？！



阿六突然跑起步來，好像日軍已經從後面追來了。他在街頭躑躅着，害怕碰到梅姑阿六他們。他相信他們一定已經在賣着報紙，並且賺了錢；只有他，倒霉的他，他要去打日本仔，他要去做一位英雄，可是人家不要他，日本仔打不得，英雄做不成，他要做什麼才好呢？

街頭巷尾到處都是人。滿街滿巷的臨時小販攤，到處是垃圾堆和臨時灶；蒼蠅已經繁殖着，在垃圾堆和小販攤上面飛舞着。饑餓的襁褓的人羣在垃圾堆上，在餘烟未息的炸倒的店鋪里找尋着殘餘：

.....

沒有目的，沒有思想，苦悶侵襲了他。阿六覺得樣樣生疏起來，樣樣都使他氣憤了。他看見：摩登士女還依舊在西餐室咖啡店出入，頭等的理髮店裏還一樣地熱鬧，麻雀牌的聲響，比太平時候還更噪雜，誰能相信在二里路遠近就是火綫呢？

苦悶比饑餓更兇惡地脅迫着阿六，失望比毒蛇更可怕地纏繞着他。他由威靈頓街擠到皇后大道西，在極穢的在盛裝的人羣中穿來穿去：.....突然，他看着幾個爛仔彼此揮着手傳遞着某種記號，向着一個目的地湧去；他聽見了號叫的聲音，他看見了人羣的大波動，他的神經緊張起來，像一隻獵狗似的靈敏，他跟着那級爛仔湧上一個目的物去，他看見已經有人從一間大店鋪裏搶掠着麵粉，罐頭：.....他擠進去，他看見了被擊倒的店夥在流着血，他看見了人人都在搶掠着東西，他的眼睛突然特別明亮起來，看見裏面架櫃上有成箱的牛奶，他即刻舌尖上發着牛奶味，胃裏灌進了熱牛奶似的燃燒起

來……他看見梅姑瘦弱的臉孔……不知道那裏來的力量，他似乎尋常時的敏捷，他的舌頭上已經有着「一箱牛奶」，他回過頭來就往店門擠出去，他看見所有搶到東西的人都在向着各方面的橫街小巷跑去，他看見了擎着木棍的警察在追趕着……他慌亂地奔跑着，他跑進一條小巷，從那裏穿出南北行街去，他希望能夠生起翅膀，突然飛到香港公寓去，他急得出了汗，好像背後有不知多少的警察擎着木棍追來，他的眼睛花了，汗像急雨似的從額面上落下……突然他碰着牆角，箱子從肩頭上落下，牛奶從箱裏跳出來，一罐兩罐……在地上打轉……即刻就圍上了許多人，呼哨着而搶取了；阿六連忙把箱子再提起來，急步飛跑，然而人們追上他，把他碰倒了，他的箱子再落下來，又一罐一罐地落到那些黑銅色的食婪的熟識的臉孔的人們手裏去了，他看見箱子空了便飛起拳頭，從一位小棚仔手裏搶回了兩罐牛奶，用着生平所有的最後力量，往前飛跑着，直對上氣接不到下氣……突然，從一條街角裏轉出二個持着木棍帶着符號的迎上了他，在他的額際重重地擊了兩下，他手裏的牛奶落下來在地上打轉着，他的眼前的世界也打轉起來，他撲坐在水門汀的走道上；在他的周圍，有幾許的眼睛在視着他，那像幾千幾萬枝的箭射進他的心裏一樣，他因痛苦而恢復了力量，他像皮球似的跳起來急忙奔跑了……

頭上長了兩個充血的腫瘤，腦壳裏像有千軍萬馬在爭逐着，阿六想找個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一下，可是沒有一個地方是冷靜的；他想找個地方來掩護一下，可是人們的眼睛好像甚麼也不看，專

只注意他的額面了。他慌了，他痛悔了，他將怎樣來答覆梅姑他們的詢問呢？他剛才爲什麼不去找洪先生，也同他們一道販賣報紙呢？如果梅姑知道他搶劫人家的東西，那她將怎樣說話呢？她準定要看不起他，要笑他，要把他看成一個壞蛋了。

他想好了一個情節，便去報館找洪先生。事情總是湊巧得很，梅姑和老四也已經賣完了報在那裏算賬了。

——唉呀！義勇軍挨打了！

這是老四的驚叫，是他第一個發現了阿六的傷痕。

梅姑走近了他，無聲地注視着他。洪先生替他們清了賬，把五塊多錢分給梅姑和老四，目視着阿六的發子，吃驚地瞪着他。他點點頭，說道：

——我已經知道他們不收義勇軍了，進了營的也沒有多少人能得領到槍枝，只能領到一枝短木棍；但是你爲甚麼挨了打呢？

——看得很清楚的，這就是吃了短木棍的味道！我老四是分得出各色各樣的傷疤的。從前我初來香港的時候，餓肚子吃「骨頭」是很平常的事；可是阿六爲甚麼吃骨頭呢？

梅姑撫摸著阿六的腫瘤，同情地說道：

——記得小時候我跌倒了，就時常碰成這個樣子，媽媽就用草紙浸了燒酒搽我貼上，很快就會消

腫的；阿六！你還沒有去當義勇軍就跌傷了嗎？痛不痛？我們去買酒來替你貼一貼好嗎？

——是的，我們今天自己賺了錢，就買些酒來請阿六吃吃吧！

老四也同情地說道：

阿六突然看見洪先生冷靜地站在旁邊不說話，又看見梅姑老四那樣的關心，又聽過老四說的他吃了骨頭，千頭萬緒湧上心頭，他突然心裏一怔，眼眶裏湧上了淚泉，像一陣急雨，熱淚從阿六的眼眶裏噴湧出來了，他像小孩子似的哭號起來。

——阿六！快些到我房子裏坐坐！甚麼事使你這樣傷心？

他們都到了樓上的一間小房子裏。洪先生叫阿六坐在他的布床上，又關心地問道：

——阿六！快告訴我？你今天沒有去報名嗎？你去參加搶劫嗎？

阿六聽見了洪先生說出一搶劫一來，吃驚地抬起頭來，眼淚也突然停止落下：

——我去，我去了；可是他們，他們不要。後來，後來我在街上走着；突然看見許多人到一間大店鋪裏搶搬東西，不知道怎樣，我也擠進去，我擠到一箱牛奶，我搶到街上，我又給別人搶完了，後來又碰到……碰到……就吃了骨頭，吃了骨頭了……

——哦……

——洪先生！我並不想專心去搶劫的，我看見了就去參加了。我那時突然想起梅姑可憐的臉孔，

我想我有牛奶給她吃多好呢？不知那裏來的力量，我很隨手就搶到一箱了……

洪先生鐵板板的臉孔湊近阿六去，一隻手兜着阿六的頸項，一隻手摸着那腫起來的血瘤：

——阿六！是這個環境迫你這樣做的。你爲了貧窮，爲了饑餓，也爲了同情去搶劫的；可是另外一般人，爲了享樂，爲了滿足個人的慾望，把一切都掌握到他們手裏去了。可是，阿六！搶劫終究不是真正的出路啦！你明白嗎？

——哦！阿六！你說要搶牛奶給我吃嗎？你看！你給人打成這個樣子了！我替你擦擦吧！

梅姑以她那瘦細的掌心緊緊地貼在阿六的血腫的瘤上，輕輕地按摩着。老四和洪先生靜靜地觀望着。阿六突然站立起來，叫道：

——洪先生！你的話不錯！在我們公寓裏就有着存有幾千包米的人，也有沒有飯吃的人！如果我有力量，我就要把這世界擊成粉末！

晚上，阿六也參加空了晚刊：在沒有夜晚刊以前，他們等了一個半鐘頭買了米，總算運氣好，沒有等好久。當他們回到公寓時，比往常回來的時間要遲一點，差不多快要到戒嚴時間了：在沒有電燈光，在燈火管制之下的街市，特別是在干諾道西這一帶是顯得更加冷落更加悽涼了，街上的行人少到看不見多少，他們幾乎是最後一批地跑進這臨海的公寓。

公寓裏充滿着黑暗，比外面的世界要黑暗得多，當他們走進公寓裏時，差不多是摸著壁走着的。可是當他們一跑進客廳，就耳聞了吵鬧的聲響。阿六他們不敢聲響，站著仔細一聽，才知道是兩位女人的聲響，雖然黑暗把她們的個自身材都埋藏起來，但阿六和老四是知道她們的來歷的。阿六把梅姑拉近身邊，低聲地告訴她道：

——今晚我們有把戲看了……

倪老板已經知道他們回來，在房間裏問道：

——你們回來了？爲甚麼到如今才回來？米買來了沒有？

——我們買到了米！

——因為等着買米才回來晚了！

——我們今晚吃乾飯吧！老板！

——是的，讓我們今晚吃個飽飯吧！老板！

這最後的答語是梅姑說的，這是她第一次這樣大胆地對着倪公羽說話的。倪老板即刻打開了房間的門，叫道：

——梅姑！石頭菩薩也會開口了嗎？好吧！米交給我看看；你們吃個飽吧！

一時間的騷亂，椅子翻了，客廳震動起來，那兩位旁聽着他們對話時一聲不響的女人，這時突然一齊奔上來搶米：

——我要米！

——我也要米！

於是米從包裹裏跳出來，在樓板上沙啞沙啞地跟着叫起來。

——廈門姨太！米是我們買來的！

——你搶我們的米做甚麼！有本事同倪老板搶去！汕頭姨太！

梅姑趕快退避開來，站在一邊，她呆若木鷄了。什麼廈門姨太汕頭姨太又一定是同香港姨太一般

的人物了……

僱老板這時擦清桌子，面叫道：

——你們真是無法無天了！你們敢到這裏來搶米！好大的胆，腐屍汗！阿片仙！你帶我把她們趕出去！

——你敢趕我！你還老鬼！

——你趕吧！你這老烏龜！你這養娘子的！

地板好像轉動起來，她們攻擊着倪老板，擠着他；倪老板連忙退入房間裏，關上了門，叫道：

——腐屍汗！阿片仙！替我把她們趕出去！

——老烏龜！你這養娘子的！你有胆子就出來！

——是的！你有胆子就出來！你這養娘子的！

這時房間裏發出一聲狂叫，只聽得香港姨太叫道：

——請你們不要毆罵人！你們自己在外頭做土妓子，現在沒人要了，來找我發甚麼氣！老鬼！你

不替我出一口氣！還算一位男子漢！

——喂！香港姨太！你這小娘子，不要藏在房裏吧！有本事出來拚！

——是的，出來拚吧！來拚吧！看我兩個吃掉你！

——不要娘子娘子吧，你們真是要吃掉我們了！——阿六叫道。——你們把我們辛苦買來的米還



燈發得滿地，叫我們今晚吃甚麼啊！快檢起來！快檢！我們快來檢起來！

——我幾天沒嘗過飯的味了；我也要米！——廈門姨太叫道。她也在地板上捨着摸米了。

——誰吃過飯！我也要米！——汕頭姨太叫道。她也捨在地板上抓着米。

在黯黑的客廳裏，發着米和人叫的聲。

——可是！汕頭姨太！這米是我們去買來的！你們是捨我們的米啊！廈門姨太！

——阿六！你要知道這老鬼多可惡！他把廈門姨太和我糟塌够了，就像倒一杯茶似的丟開！現在這個世界，叫我們如何活得來！我們來同他討些飯吃，沒有！要米，米沒有；說米是別人買來的！都藏起來了！你看他的心多麼毒！

——好吧。——阿六叫道。——你們幫我們把米檢起來；我們請你吃一頓；可是不要捨我們買的

米！你們同老板要錢去買米就是了！

——還肯給錢；那裏是謝天謝地！只可惜他的心生在屁股上！

倪公羽在房裏高聲叫道：

——腐屍汁！你們吃你的！他們是不能吃的！你替我趕出她們去了！趕到街上！不讓她們在這裏

過夜！我是給了她們每人二百元贖身費的！現在又來找我做甚麼！憑着甚麼理由又來找我？

——好吧！把豬！老鬼！你有本事就自己出來拚一拚吧！憑着什麼理由！你自己記得吧！廈門的

時候，你和日本仔一道印假鈔票，你每天教我替你送鈔票給人家，你叫我藏在這裏藏在那裏，那樣才不會替你賣過力！後來你坐牢，我還替你守着店！後來虧得你的弟弟老遠地跑來替你買了身……你這沒良心的人！日本仔攻廈門，你就偷偷地把店裏的款子偷走，騙人說是失了劫，就沒有告訴我一聲，跑掉了；後來才打聽到你到汕頭去做老板，後來又聽說你到香港來。我到香港來找你時，你就是二百元買個斷！要不是我自己去替人家洗衣服，我還不餓死！現在不得已來找你，你連一碗飯都不給！你究竟是人是還是鬼！你憑着什麼理由來趕我！

廈門姨憤恨地叫着，傷心地哭號起來。汕頭姨太就接着罵道：

——真是沒良心的鬼！他在汕頭做老板，請我給他煮飯洗衣服！那知道中了他的騙，就讓他胡里胡塗起來；後來他就跑到香港把我丟下了。我來香港找他時，他已經養着香港姨子了！二百元買個斷！真是人心狗肺！

——開口不要傷人啦！——香港姨太叫道——不要惹子姨子的！我又沒有罵你們！

廈門姨太答道：

——香港姨太！你也不用開心！總有一天，老鬼要像倒一杯茶似的把你丟開的！我會冒着險替他藏鈔票，給他賣過力！助他發過財！可是他今日還認得我是誰？你問汕頭姨太吧！她也不是給他幫過好多忙，可是他甚麼時候有過良心！

沒有人答話，只聽得香港姨太也傷心地哭號起來，接着她就喊說頭痛了。這時在她下身還依舊纏着那些大鈔票，她又覺得那像是千軍萬馬，又像是一隊日軍的轟炸機，她的心刺痛起來，她撲在倪公羽的身上，悲慘地叫道：

——你把我殺了吧！我比她們還苦呀！這樣的日子叫我怎樣過活呀！

香港姨太的哭叫激怒了倪公羽，他推開了香港姨太從房間裏直衝出來，就找着廈門姨太，一舉把她打倒了，叫道：

——你們來送死是不是？誰叫你們來！你們這般不要臉的土婊子！

於是汕頭姨太就也衝上去，把她的頭往倪公羽的巨腹直衝；廈門姨太就抱着他的腿，拚着命蹬着………地板，屏風，桌子，椅子，一樣東西都震動起來，吵鬧打架的聲音，就像炸彈準確落在公寓，爆炸在公寓裏的，每個人的耳朵裏就轟隆隆地響個不停………

——這樣的日子叫我怎樣過活呀！你們把我殺了吧！快把我殺了吧！

香港姨太高聲地哭叫着，那隻久不聲響的四姨（黑貓）不知如何也突然怪叫起來………

第二天早上，梅姑跟着阿六他們一聲不響就溜出了公寓。她現在有了精神也有了胆量，病後的衰弱給這幾天的興奮治療好了。她的臉孔上常常有兩塊紅痕掛着，那像獅子狗般的頭髮也梳理得好看些。她目睹街上到處流浪着的人羣，她和那些襁褓的小姑娘們一比較，就覺得她是一個新的人物了。她現在不覺得樣樣事情可恨，也不覺得人人都是張着嘴要吃她的了。她覺得她能這樣自由自在活自己。能夠活自己是一種莫大的快樂，她真是想了又想，如果她要離開了公寓，她是有辦法活下去的。人家都能够活着自己，她爲甚麼不能夠呢？父親死了，母親也死了，弟妹也賣給人家去了，她是甚麼牽掛也沒有，一個人自由自在，就是像在街頭睡覺的難民們一樣過活，只要不受人家的管束，那有什麼不好呢？……

和暖的陽光照着香港的市街，街上的行人浴在陽光裏。到處雖也還有着烽烟，九龍的油庫還在燃燒着，轉過接近海口的街角還依舊可以看清那貪婪的火舌在咀嚼着空間。但是在陽光裏活動着的人羣，雖然多數受了饑餓，爲了疲乏，但還是昂昂地走着。臨時攤販是到處都有了，一小鍋子的菜蔬片，也會引起路人的爭買；紙袋裏裝着帶露的土製餅干也會引誘着一羣顧客；那不很緊密的炮轟聲，

雖然足以震動人的耳膜，但是已經沒有多少大害怕；炮彈儘管在頭上的空閒裏呼嘯，可是街上的人是不會驚動的。防空洞裏只留下那些老弱疾病的人以及新近無家可歸的人們了，胆子稍爲壯些的，年清的人們是不大肯再進入防空洞裏去受罪了。

迎接着梅姑的是這活躍的都市，各色各樣的人羣。有時她在街邊的屍身旁邊跑過，心裏也會震動起來，俯首地注目一下。她現在生着一個純潔的，好奇的心，覺得那樣事情她都可以幹她都會幹的了。好像黨報紙的事情，她首先是有些難爲情的，但當她的呼叫引起人們的注意，接受了第一個顧客的錢之後，她覺得很平常，好像這行業不是今天才做起，而是做了好久的事情了。

老四是甚麼事情都試過的，在他流浪在香港的時期中，他有時一天會做起幾樣純然不同的事情的，他不知道各色各樣的人所嗜好的是甚麼，他能夠知道那些人喜歡買報紙；所以他賣的報紙很容易脫手，有時多拿些錢，有時却很便宜，絕不像梅姑一樣老老實實的幾多就幾多。這時，他實在沒有甚麼思想，原先他是很死倪老板的，他同阿六本有謀財害命的心思，但不知道怎樣，現在覺得沒有甚麼意思了。

阿六的額際還有些痛楚，但心裏是平靜了。他已經嘗到新的生活，覺得這樣的生活也不是怎麼下等的了。在過去，他是一直理想着要做大事情的；他因爲看着人家當兵發跡，威風凜凜，衣錦還鄉，

兵，打過仗，却只留下一條命，甚麼目的也沒有達到。他自己總想做一個上等人，所以對人家說話總是看對象的地位開口的。倪老板就只看重這一點，以為他對待旅客是有一手本事的。他有時穿着那套旅客賞給他的西裝，把頭髮擦得亮油油，結起精美的領帶，着上黑亮的皮鞋，帶着女客人上館子逛大公司，誰也不會以為他是一個公寓裏的落海的。然而，他只管想着，他只管裝聖人，結果還不外是一個倪老板眼中的腐屍汁！他想起了往事，便對着梅姑老四說道：

——我過去是想着我可以做一個有地位的人：但是我失敗了。現在我也來賣報紙，卻覺得這才是上等人了，因為我是自己為自己，不是光爲着別人發財而盡力了！

——是的！我沒有進公寓以前做的事，你有時是很看輕的！

——洪先生說，窮人只有自己靠自己是不錯的，我們要依賴人家，好像我過去是整天提心吊胆人家要吃掉我，可是今天我就可以自己想自己的心事了。別人也是人，我們自己也是人，我們爲甚麼要害怕別人呢？這樣一想，我就有了胆子了！哈哈！

——梅姑！我們三個人賺了錢，我們就帶你逃到國內去！讓倪老板這隻大肥豬氣破了大肚子，那才開心！——阿六說。——

——真的！肥豬要氣破大肚子，但是錢是小老板花的，小老板不是也要氣破了他的大肚子嗎？他

們兄弟都有大肚子的！

老四愉快地說着，覺得他們能够氣破人家的大肚子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似的。梅姑說道：

——不過小老板究竟沒有倪老板那樣壞，如果不是倪老板用心事，我是不會賣到公堂裏來的。小老板還有些良心，他不過有的是錢，要這樣隨意花就是了；但是，他究竟是死是活鬼也不知道！

——真的！不過，梅姑！——阿六說道——如果你答應他，那他不見得會過九龍去開銷了；他如果生出事情來，還是你害他哩！他究竟是一位不頂壞的小老板；他一到公堂就賞我們的風哩！

——可是他也好了梅姑！如果他不到香港來，梅姑也不見得會有今天這樣的機會吧！現在我們都是絕處逢生；只要賺些錢，我們就可以帶梅姑逃出虎口了！——快走走吧；人家早就賣報了！

他們急忙忙地在人羣中擠着走，當他們走到報館，也沒有閒工夫去問候洪先生，就先付了錢（這些錢是他們昨天賺來的）拿了報紙，匆匆地分頭去兜賣了。

當他們賣完了早報，大家在約定的街頭聚首時，每個人的衣袋裏有着鈔票，銀角子，銅鑄。他們就在街頭的小攤販上面找着點心，慷慨地付錢吃起來。他們彼此都很愉快，好像他們並不是在戰爭中，而且像是很習慣於這種生活了。

他們在街頭閒遊起來，他們站在一個小攤販旁邊看見許多花花綠綠的畫片，有的是隻貓有的是一

就聯合着付錢買了給她。她愉快地笑了，他們覺得她現在是比以前漂亮多了，兩個人都很貪婪地注視着她，兩個人都很心動了。她好像覺得了，便說道：

——阿六！老四！記得從前我在鄉裏的時候，有個吃教的人，給我這樣的東西；婆婆告訴我說，我的公公就有這樣的白鬚子，可是我如今是婆婆沒有了，爹媽也沒有了，弟妹也沒有了！你門眼可憐我嗎？覺得我可愛嗎？認我做妹妹好不好？

——梅姑！真的！我配做哥哥嗎？

——我老四也有做哥哥的樣兒嗎？

——那末，我照你們哥哥！

——妹妹！

——妹妹！

——哈哈！

——哈哈！

——哈哈！

他們肚子裏已不着一點東西在消化着，他們心裏也充滿着快樂。他們在街頭巷尾閒逛着，忘記了

一切……



突然有人往他們這邊湧過來了，驚奇的緊張的臉孔又在他們眼前出現了。他們看見了車上滿載着沒有武裝的英國兵，垂頭喪氣地在大街上過去了。有的載着銅盔的A. R. P. 把他們的符號剝下來，隨便丟在街上；有的A. R. P. 也脫下銅盔，疲乏地走着；有的臨時攤販急忙地收起貨物走開了。他們立刻就意識到情形有些不同了。果然，他們聽到流言了：

——在皇家碼頭對過的屋頂上已經掛了白旗子！

——香港政府投降日本仔了！和平了！

——日本仔就要開入中環來了！

——我們快些見洪先生去！——梅姑叫道。

他們走到報館時，看見報館裏面的人已經把招牌擎下來；洪先生他們正在燃燒着一堆書籍和文稿。他們還沒有開口，洪先生就告訴他們道：

——香港讓給日本仔了！我現在就要搬家；報紙不出版了！以後的情形一定總要更不好！有辦法我們還是趕快逃到國內去！你們回公寓去吧！不要在街上亂走；我有機會就來公寓找你們！梅姑！記着！不要在外面露頭露面了！

梅姑幾乎要哭了；但是她忍耐住了，她突然想起她衣袋中的白髮老人來，她掏出了它送到洪先生的手裏去，顫着聲音說道：

——剛才買的；送給你吧；不要忘記救救我呀！

——唉呀！這是聖誕老人啦，這是聖誕節的紀念品啦；這麼湊巧！今天正是聖誕節日！梅姑！阿六！老四！你們知道嗎？聖誕節就是耶穌出世的紀念日！在平常時今天的香港有多麼的熱鬧！可是今天香港的外國人要用眼淚來慶祝聖誕了！你們走吧！梅姑！謝謝你，我就留下這聖誕老人來做紀念吧！

洪先生匆匆地去幹他的事情了。梅姑阿六他們無聲地默默地離開了那個地方；梅姑的眼睛花了，睫毛掛滿了亮晶晶的珠子，一顆一顆地掉落下來……

香港公寓的客廳裏已經恢復了熱鬧空氣，尹宰居然也同倪老板他們親善起來，爲了脅迫他們分食引起來的不快意的爭執，好像是早就和解了。現在個個人都是面有喜色，無論受了多少虛驚，他們總算是人人平安。大家都有一條命留下，所以他們彼此歡天喜地地道賀着，就好像佔領了香港的不是日本兵而是中國兵似的。

——我早就料到有這一天的！果然不出所料！看吧！馬尼刺新加坡的交通馬上就會恢復，上海廈門自然更不成問題，我爲香港公寓不久準可以復業。通通歸給日本行管總比你管我的我管我的亂七八糟好得多！

倪公羽坐在貴妃床上，香港姨太抱着黑貓坐在他的身邊，默默地聽倪公羽說話。

——謝天謝地！我那個米倉還依然無恙！只不過——呂慶雲和張灰陸尙文坐在茶桌邊，呂慶雲對張灰問道——照你的觀察，日本軍也要跟香港政府一樣統制米糧嗎？

張灰答道：

——說不定，不過日本現據有安南，又有了泰國，米糧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產米的地方她自

然要統制，像香港這樣只是消費的地方不見得要統制的！

陸尙文說道：

——我看日本要討好中國人說不定要故意比英國人更開明地管理香港，他要做個樣子給中國人給印度人看，以便進一步拉攏中印人民，便利他的侵略戰爭；不過，我看英美決不肯這樣輕輕放過，美國的空中堡壘說不定隨時可以出現在香港上空，那這彈丸之地不要我目標也可以炸成粉末的！我看！不管怎樣，有貨物還是趕快脫手爲上策！暫將把米賣掉就萬事大吉！

——唉呀！陸先生！那怎末辦？美國的飛機比日本的還利害嗎？那真是嚇死人了！

香港姨太的惶恐即刻傳染給張灰太太尹萃了：

——我想也許會有這麼一天也許永久不會有！你看這次珍珠港的損失和菲律賓的空防，究竟空中堡壘是美國所宣傳的空中機關不是，也只有天曉得！不過，呂先生！現在是和平了，你的米總可以設法去提幾包回來，我們的伙食依舊請倪老板包下去，錢張灰總有法子想的！

倪公羽從貴妃床上拍着手表示同意，叫道：

——張太太！這次我也是糊塗！其實也是爲了米確實要沒有了，慶雲又沒有辦法去米倉提米回來，這都是香港政府統制統制的錯！我相信日本軍明天一定要貼出安民佈告！說不定還要救濟難民的！米一定不愁沒有了！香港行九龍新菜也一定可以源源上市，菜也不愁沒有了，現在所差的

就是你的「世界與祖國」向誰領教呢？張太太！張先生！你說……

呂慶雲插嘴道：

——是的！「世界與祖國」是你編的，不知道日本對你的觀感究竟怎樣？

張灰想了一下，答道：

——我看，我看，有法子騙過去吧！「世界與祖國」雖然也談過抗日，但不過談談而已，很激烈的文章我從來就不登的！大概沒有問題的！

——你的反共反蘇論調說不定日本軍部早就注意了！你有這樣好的思想，日本你又去過，又會來一個「阿里卡多！」怕甚麼！不過空中堡壘，你就……你就……

陸尙文沒有說完他的話就瞟了倪公羽一眼，不說下去了。他這樣不客氣地直說，口氣是很使張灰覺得難為情的，但是張灰突然腦筋一動，覺得有甚麼了不得的事情發生了，便說道：

——我的「世界與祖國」怕有問題的禍燒掉了，不知你們還有甚麼有關抗日的書沒有？要趕快找出來燒掉！這倒是頂重要的事情！

——不錯！張灰這個話很對！尙文！——呂慶雲叫道：——你買的海潮大眾週刊，我看還是快快燒掉吧！日本仔也一定討厭這一套什麼大眾大會的！

——是的，我是看着玩的；還是從許多看生流期刊遺留下來的習慣，現在是應當實行火葬了！日

本人也頂高與火葬的！

陸尙文站起來去辦他的事；倪公羽也站起來，問張灰道：

——你看我那些時兆月報要緊不要緊？我其實也沒有用心看它，不過有時翻翻有趣罷了！

——那是宣傳耶穌教的，還是實行火葬吧！——尹萃替張灰答了。

——我們床底下那一箱書怎麼辦？那是押下來的東西，不要緊嗎？——香港太問。

——對了！對了！——倪公羽叫道。——那一箱書是那位新聞記者窮光蛋洪先生押在這裏的，他說要來贖，到今天還不來，不管三七二十一，張灰！你去替我看看！應當燒的就通通檢出來燒掉！

我看看白白地給他欠五十塊港幣了！

——不是你常說的那位洪××什麼的嗎？那是一位危險份子啦！他的書留下來做甚麼！張灰！趕快趕快！不要留着禍根！他前不久還發表他的甚麼抗日與民主妙文啦！

尹萃也熱心地附和着。於是倪老板便高聲地喊叫阿鳳來搬書箱，那知出來的倒是阿六和老四，原來他們恰好回來，正在那裏回答着阿鳳關心的問題。

——好了！我快要忘記你們了！現在我們是團圓！梅姑在後頭嗎？

倪老板關心地問道，他們點點頭。

——現在只差一個人，他不在這裏。——呂慶雲感慨地道——那天他打電話給你，你如果贊成他

過香港來，那情形就不同了！

——是的啦！叔叔不知平安沒有呢？十幾天沒有消息了！——香港姨太說。

——要是他回來知道銀錢被劫了，不知道他……

老四沒有說完，倪老板就叫道：

——他先了封就一定保了命！他這次自己說是來香港花錢的！他怕甚麼！現在和平了！明天不會回來嗎？用得着你們關心！快些！去把我床底下那箱洪先生的書搬出來給張先生檢查！

——哦！洪先生的？

阿六和老四就在倪老板的指揮下把一個大藤箱搬到客廳來放在茶桌上，張灰就一本一本檢起來……

——唉呀！偉大的蔣介石！——尹琴看見張灰取出這一本書來時叫道——這還不燒掉！

——自然！

張灰把書丟在一旁接着他又檢起好幾本社會科學書。檢起一本丟一本。

——唉呀！又是斯大林傳！又是尼赫魯自傳！

張灰一邊檢一邊叫着。倪公羽問道：

——尼赫魯是誰？

——他來過中國！是一位印度的民族領袖！

——印度不是有一位會談幾十天的甚麼英雄嗎？他叫什麼名，我倒忘記了……

——嘩！資本論！這本書裝飾好看得很！留下來給我吧！這一定是商人必讀的吧！

——哈哈！——尹季看見呂慶雲我到資本論說出這樣的話來，就哈哈地笑起來，——呂先生！這本書是馬克思做的！馬是牛馬的馬，你看是不是？

——哦，對了！我想起來了！這個人也是個……他反對我們資本家的吧？

呂慶雲就把書丟下了。

——不要撿了吧！除了箱子，別的都擲掉它！

倪公羽這樣一說，張友就把書通通往地板上一倒，朝着阿六老四叫道：

——不錯！都實行火葬了吧！

——那末，我們公寓裏現在沒有別的甚麼麻煩吧！

呂慶雲關心地說。

——沒有了，現在就是今晚吃的問題了！米現在還有足夠二日的用量，我看明天就一定可以有米買了；今晚大家來慶祝慶祝一下吧！

倪公羽叫道。呂慶雲答：

——不錯！我們應當慶祝的！憑着良心說話，我們並不是慶祝香港陷落，而是慶祝我們大家都留



下了一條命！如果華章老兄在這裏的話，那今晚倒要更加熱鬧一番了！

呂慶雲說完，張灰就叫道：

——不錯！只可惜他沒有消息！

——他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準定可以團來的，我昨晚夢見他……

香港姨太聽到倪公羽說起做夢，便揀着說道：

——真的！我一直都在想着叔叔！

——不過，如果星加坡再跟着陷落，那倪華章兄同我蒙受的損失可就不少了！

呂慶雲說。

——華章先生的款子又被搶了，如果他回來了，不是就空空如也了嗎？

——真的！——香港姨太抱着頭——唉！我想到這件事，頭也就痛起來了！

——你看！今晚大家正要歡歡喜喜來慶祝平安，你就就頭痛起來了！——喂！叫阿鳳今晚也竟阿

六他們三個人的飯！明天去買米！

——是的！明天應當可以開市了！我還有兩罐紅燒蹄爪，本來是留着和平那一天吃的！今天和平

了，今晚就拏出來用了吧！

夜裏慢慢地拉開，香港公寓又進入昏黃的夜色中。呂慶雲叫陸尙文取出二支蠟燭在公寓的客廳點

起來，在九龍半島，在香港半山區，早已有各色各樣的或明或暗的燈火了！不久，他們正在用騰騰的  
時候，大家聽到了鐘聲，尹萃叫道：

——還是教堂裏的鐘聲啦！今天是聖誕節！

——好啦！他們去慶祝耶穌聖誕吧！我們慶祝我們大家的復活！

——對了！今天是我們的復活節啦！這次是在炮火中留下我們的命了！我們算得是復活一次了！

.....

第二天早上，香港公寓裏的男女趁早的起了床，在陽台裏探視着港面新從廣州開到的日軍運輸船；大家看見了下面的街道已是人來人往，他們當然也可以走出去看看的。結果是：除了香港姨太，梅姑，張太太尹琴和阿鳳之外，所有的男人都一道出街去。呂慶雲身邊帶了中華民國護照，證明他是海外歸僑。倪公羽藏了那張廈門取到的日軍官長卡片在身上，心裏很安定。張灰不在乎，他會說流利的日語。陸尙文就只跟在後頭。阿六和老四就追隨在左右，提防爛仔乘機搶劫。

街頭巷尾都是人，到處都是人。那穿着淺灰色軍服的日本兵，個個都是又骯髒又襤褸，這些日本兵雖然威風凜凜地在街上橫衝直撞，搥門探戶，但是行人却不在意地走着，胆小的人才避開日本兵。日本兵只注意着找尋勝利品，一切的五金電器鐘錶藥行都釘上了日本軍管理的牌子。所有的汽車都給日軍沒收。運輪車停在許多的大商店門首，裝運着勝利品，一車一車地往碼頭運去……

商店都關緊了門。倪公羽的神經繃得緊緊地觀察着。然而呂慶雲却顯然地沒有勇氣多跑路了，他要求大家陪他去兩環尾的貨倉看看，他心裏懷疑着那些米的命運，還有些同他的商人眼光相抵觸了；

——商人的利益呵……

迎着他們的是滿車的勝利品……

迎着他們的是日軍運輸車走過後留下的臭氣和灰塵……

迎着他們的是一個晴天霹靂；所有的貨倉都給日本軍封存了。呂慶雲的米也得到同樣的命運；有的貨倉已經搬空了，散落在貨倉門首的最後一粒米也早已給饑餓的難民掃光檢清了。

——完了，香港完了，我也完了！

呂慶雲失望地叫着。倪公羽心裏更加不安了。他不相信日本兵會這樣不講道理的，日本兵把米運走了，叫港九一百多萬的市民吃些什麼呢？於是他的神經變得更加緊緊地，額上湧出了汗珠：

——我們趕快去買米啊！我們公寓裏只存今天用的米了！

米，沒有地方買……他們買不到米，前時香港政府公賣米糧的地方只留下那漲褪了色的售米佈告……

迎着他們的是被撥棄在街頭發着臭味的垃圾，用報紙包着丟到街面來的糞便臭味，以及追隨在人羣左右的蒼蠅……

突然，他們注意到：有人在張貼佈告，也就即刻有成堆的人擠着去看了。

失望即時侵襲了呂慶雲，打擊了倪公羽。日軍宣佈統制了十六種的必需品，糧食在內；在另一張的佈告裏，他們得到了一個更大的失望消息，市面只許十元的滙幣流通，五十元，一百元，五百元的

大票禁止使用……

呂慶雲埋下了頭，覺得面轉動了，他憤憤地道：

——憑着良心說，我是一個辛辛苦苦出身的商人；商人的利益……唉……

倪公羽是覺得茫茫然，他好像是在做夢。大票子不能用，那麼他把那些大票子教香港姨太藏起來不是白費心事了嗎？

——我們的散票子早就用完了；我們還以為藏着大票子頂安穩——陸尙文說道。——慶雲兄，我們的米倉被封存不要緊，大票子禁止使用叫我們怎麼辦呢？

——是呀！買什麼吃什麼呢？

倪公羽說完，捶着自己的胸膛：

——我不相信！我不明白！

張灰冷冷地說道：

——我們幸得沒有大票子！也幸得……不過，慶雲兄，我們總得想法子活下去，香港有百多萬的中國人，人家總要活下去，我們也總要活下去；你說是不是？

——是的，活下去，憑着良心說，我們中國人到了今日……

呂慶雲沒有說完話，他們望着一輛舊貨車駛過去，車上扶着圍板站着的是白種人，那些白種人的

腳下是成堆的臭爛了的屍首。

——白種人現在幹着我們中國人也不肯幹的工作了！

張灰得意地說。他認爲日軍能够這樣使用俘虜是很適當的。

——但是那些屍首都是我們中國人！——阿六插嘴道：——那些白種人過去生活得那樣好，今天這樣吃苦也實在料不到的，不過死的都是中國人；現在又買不到米，說不定我們中國人都要餓死在香港了！

——有錢的人總不會餓死的！——呂慶雲憤憤地說——我們沒有飯吃可以找別的東西來吃！憑着良心說，我們中國人是不會坐着餓死的！

——但是像我們怎樣過活呢？——阿六問道。

——你看！那許多同你們一個樣的人怎樣活，你們也就怎樣活！

——倪老板說過：日本仔來了，他就有辦法——老四也壯着胆說話了。——但是，現在，……

——我講我的話！用得着你們記在心！——才倪公羽叫道。——慶雲！張先生！我們還是回公寓裏去想個辦法！

他們一邊走一邊嘆着氣。只有阿六和老四兩個人能够安靜地思索着。他們兩人在低聲地談着，他們要想辦法找到洪先生，想辦法帶梅姑一道逃到祖國去……

當他們圍到公寓來時，公寓裏已經有了一位不速之客：倪華章回來了。大家都驚呼起來，而倪華章却像小孩子似的奔上前來，擁抱着倪公羽，悲慘地叫道：

——哥哥！我們還有這一面！

倪公羽也感動地叫道：

——弟弟！我想你總可以回來的！你果然回來了！

於是大家忘記了別的，就爭着問長問短，倪華章就興奮地把一切經過告訴他們，他如何在半島酒店碰見了日本兵，又如何地把以後的日子度過去，把他不過來香港的理由說出來：

——我本想也冒險僱小船渡過香港來！但是日本兵佔領了九龍就一定要攻香港，過香港來挨打還不如在九龍好。好在我的華僑護照帶在身邊，又碰到一位從前在星加坡做生意的日本兵，就沒有事情地住下來了。今天是搭日軍的小艇過來的！一個錢不花；實在身邊也有限了！這十幾天有時連開水都沒有得喝，真是死裏逃生了！

——你存在倪老板這裏的款子都給搶光了！——呂慶雲說道——他說那天在路上遇劫的！真是破財得喜，您老兄總算平安回來了！我們昨晚還慶祝大家團圓，只說差一個你！今天原應該慶祝一番，但實在也只有悲悼一番了！

倪華章好幾次開不得口，現在看呂慶雲說完了，便叫道：

——怎麼！哥哥！——他拉着倪公羽的手，並且搖着它——我的票子都給搶光了！那末，星加坡形勢危急了，那邊的情形還不明瞭，這裏又全部破產了！這個日子怎麼過！

香港姨太站在旁邊，感動地附和道：

——啊！真的！

——不！——倪公羽叫道。——搶了錢的人也用不得那些錢了！日軍已經宣佈禁用十元以上的大票子！慶雲兄的米倉也給封了！

——真的？！

——啊！我的頭又痛起來了！——香港姨太抱着頭叫道。——大票子用不得了！大票子用不得了！我的頭痛啊！

大家吃驚地看着香港姨太的近乎瘋狂的舉動，目送着她跑進了小房間。

——我猜着了。

阿六像說給自己聽似的說道。

——我也猜着了。

老四點點頭，故意裝長了尾聲，同阿六兩人一道走出陽台去。

——他們說甚麼！他們？——倪公羽叫道——他們說什麼猜着了？！他們……



他邊叫着，圓睜着鼠眼，追到陽台的屏門首，用他發抖的手扶着屏風，大家都跟着他走近一步去；這時海面上又開進了兩條運糧船，正在呼着氣笛。

倪華章走近去，扶着倪公羽：

——哥哥！你瘋了嗎？

——我瘋了！——倪公羽答道。——日軍也瘋了！大票子禁止使用！米倉都封了！明天呢？明天的米呢？……

失望的情緒充滿在香港公寓裏。日軍的暴行，爛仔的劫掠新聞接一連二的傳來，惶恐和不安，使每個人都一分鐘一分鐘地挨過時間。公寓裏已經吃完了最後一粒米，有幾千包米在貨倉裏的呂慶雲也挨餓了。倪公羽所等待的運氣並沒有兌現，日軍並沒有派人慰安中國人，只聽見某人給搶去手錶，某人給取去自來水筆，香港仔跑馬地姑娘們的遭殃，香港政府的存糧上了運輸船，公私的賤時必需品都給沒收……一連串的事實都使他莫明其妙。他說：

——日軍一定要討好中國人的；沒有中國人幫忙他怎麼能够管理香港呢？

然而，對於日軍的行動，對於日軍民政部的安民佈告大家都有些戒心了。日軍的行動和日軍所宣傳的正是相反。把白種人趕出亞洲去，日軍是爲中國人收復香港，保護中國人的生命財產等等鬼話，現在公寓裏的人是身逢其境了。沒有米，就是沒有一切，香港的市民總不能呼吸空氣過污的，香港的市民總不能吸取海水過污的。

「別的甚麼都不要緊，我們總要有米啦！」這是全公寓裏大家的念頭。阿六和老四好幾次出去冒險，他們想跟爛仔們一般地去做冒險家，然而他們都失望了。他們看見了爛仔們怎樣地把米倉的鐵窗

攻破，從漏洞裏搶收潑米，然而，日軍實彈把爛仔們打散了，用鎗彈保護着米倉。他們看見了爛仔們搶着一家南貨店，也就看見了一位爛仔吃了日軍爾圖的刺刀，跑了幾步就跌倒在街頭了。他們看見了爛仔們的勇敢行動，他們也看見了難民們在垃圾堆上檢取腐敗品，同蒼蠅爭搶果腹物。

第二天，公寓裏集中了幾張散票子，好容易買了半袋麵粉回來，可是這種麵粉是各種的粉混合起來的，甚至還有腐敗的糠末在裏面；呂慶雲叫陸尙文冒險出街去買了一瓶白蘭地酒，倒出杯來時却是酸了的淡茶。倪公羽的零票子早就用完，香港姨太收藏的大票子要用也用不得了，而且他僞報遭劫騙取這些大票子的事，似乎誰都猜着了，倪華章也好像心裏明白，只是板着臉孔說不出口。香港姨太可就因此又頭痛起來，公寓裏只有四姨——那隻黑貓碰了運氣，牠因為得不到食物就改變了態度，對於耗子再不表示親善；耗子在廚房裏找不到食物，就不分晝夜地在公寓裏狂跑着，四姨就等待着牠們，冷不防的一撲……

到了第三天，香港公寓裏就作了第三圈的聚談，連阿鳳和梅姑也給召集到客廳裏來了。

——我們要活不下去了。——呂慶雲自動先發言——我們今天要分頭去設法。阿六老四再出去想辦法買些東西回來，有甚麼就買什麼；阿鳳去街頭的水喉裏多挑幾桶水來，半個多月沒有洗澡，快要生虱子了。梅姑和香港姨太看家。今天我們第一個希望是葬在張灰先生頭上，今天要請他出面去同日軍當局商量，只要給我們米……張先生日本話十分好，沒有說不成的事情……

——對了！今天只在張先生頭上！——倪公羽叫道。——我不相信日軍是不講道理的，而且我們都算是沒有參加過抗日行動的中國人！我們是商人，商人啦！

——我是考慮過多回了。現在要在香港生存下去只有直接找日軍當局去。——張灰答道——星加坡馬尼刺的陷落當然也是不久的事。我的世界與祖國還可以想辦法繼續出版，現在香港的文化宣傳工作沒有多少人幹了，那些高唱抗日宣傳民主的報人怕已逃命了。我的工作大概不致于不顧手吧！

——張灰！不要多說廢話了。——尹萃搶着叫道——不管怎樣我總要活下去，你也要活下去的。而且我的病不是只有日本製的「百克安兒」最合用的嗎？前些時香港的日本藥房裏還可以買到，不是香港政府進一步壓迫日本商人，那些日本藥房不致于關門大吉吧！現在好了，你先去想辦法弄到米，再想辦法弄幾支「百克安兒」來吧！

只有陸尙文和倪華章不願意說話。陸尙文不相信日軍能够在香港站得住腳，他預料美國的航空堡壘一定已在途中，像雷動似地震的轟炸不久便要在香港發生，日軍拚命的搶運糧食五金器材等等就是一個明證。日軍如果有把握，就不致于把香港的物資拚命搶運，這不是準備隨時都可以放棄香港的行動嗎？

倪華章自九龍回到香港來，知道了他寄存哥哥這裏的大鈔票遭了劫，可是因為沒有人證，根本就不十分相信確有這回事，而香港姨太不敢正眼朝着他看，整天地說頭痛迴避着他，兼之那天說到遭劫

時看見香港姨太同他哥哥那一副蘊蘊的表現，就引起他莫大的疑心。他過去曾經聽了不少關於哥哥的流言，說他哥哥時常欺騙過往人客的錢鈔，貪圖小利，無惡不作；現在又身逢其事，就有九分相信是真實的事了。這是很使他傷心的，使他的自尊心遭了無形的欺侮，覺得這比香港落入敵軍手中還難堪。況且，星加坡的產業，星加坡的十幾口家眷的安全還在不可知之數，這是難上加難，痛上加痛的傷心事……這許多痛心的事一起堆在他的心上，這位老實的南洋商人就確實的感着無聊了。他只願自己已經靜地默想着，別人的議論就不去多管……

張灰已經決定了去找日軍當局，倪公羽依舊帶着那張廈門日軍官長給他的卡片出去。呂慶雲末後就拉着倪華章陸荷文一道出去。

香港公寓裏就剩下四位女流了。阿鳳忙着挑水。張灰太太尹萃因為吃不飽，肺病又在進行着，這幾天顯然更加受不起磨折，整天地擁衾高臥，香港姨太只覺頭重腦暈，閉着門不作聲。梅姑呆在廚房裏，洗浴間的布床上，客廳裏的任何地方，總是不安地焦急着……

突然，門鈴響起來了。梅姑惶恐地去門邊探看，她們等待着第二回的聲響。可是她聽到熟識的聲響，她連忙把門開了。走進來的人第一個是阿六：

——梅姑，老板他們回來了嗎？

——沒有。

——喂，進來吧！

外面又有兩個人走進來，一個是老四，另外一個是穿着黑粗布短衫褲的賣鹽魚小販，她的手裏兜着一小籃的鹽白帶魚乾；梅姑目視着這並不陌生的人，吃驚地張開了嘴吧；即刻，那一位賣鹽魚的小販就低聲地問道：

——梅姑！你要買鹽魚嗎？

——哦呀！洪先生！你真是……哈哈！

——哈哈！

他們輕輕地提着脚步，在梅姑的提醒下走過尹萃的房間，走到外面的客廳來。

——香港姨太頭痛，在房裏睡覺；這裏沒有別的人了！洪先生！你怎麼賣起鹽魚來，真是完全變了樣，好容易才認出來啦；哈哈！

——我和阿六在街邊碰到洪先生。不是他先叫我們，我們真不會認出來哩！洪先生真是一位齊天大聖，插身一變就變個樣子！

——我們爲了提防漢奸敵探的破壞，我們不願意投降敵軍，爲了安全爲了生活，我們都暫時化了裝改了行，這樣就不容易給人認出來了！梅姑你知道嗎？我們是不能投降敵軍的！

——梅姑！剛才洪先生對我們說，我們現在唯一的生路就是趕快逃到祖國去！他說我們中國的抗

戰一定可以得到最後勝利，只要我們中國人個個都不願做亡國奴！他說香港現在成了一個死港了，我們有熱血的青年男女就應該回到祖國去參加抗日工作……

阿六說話沒有完，老四搶着說道：

——從前阿六要去當義勇軍，他們不要！現在香港是敵人的天下了！我們連吃的都買不到，鹽魚有人賣，米就沒有得買了！我戒了阿片可以過活，再戒吃飯可就活不成了！回到祖國不管怎樣辛苦，我也不怕！況且有洪先生作主！梅姑！你也走吧！

——走吧！洪先生！就請把我帶出這個地獄吧！我不愛香港，我尤其痛恨這個香港公寓！不管去做甚麼艱苦的工作我都願意！我要做一位你說的新女性！

梅姑一說到新女性，就飛起眉毛，嬌羞地注視着洪先生。

洪先生說道：

——那麼，即刻就走！這幾天我們的同志分批地離開香港，從西環尾露小船逃到澳門去！再由澳門到內地去！我本來打算明天走，今天晚上準備來通知你們的。現在倪老板他們都不在家，時間不可錯過！就趕快準備走吧！我身邊還有一點錢，到了澳門再找朋友想辦法……

——我跟你們走！——香港太突然從房間裏衝出來，攥住了梅姑的手。——梅姑！我也要走！——他再走近洪先生身邊去——洪先生你們說的話，我都偷聽明白了。我要跟你走！你救救我吧！我

好痛苦哦！

大家都怔住了。香港姨太突然的舉動使大家都說不出話來，好一會，洪先生才問道：

——你有勇氣出走嗎？

——洪先生！我們是幾個月不見面了！可是我多活一天也是多受罪一天啦！前幾天，親眼看到肥豬怎樣虐待廈門姨太和汕頭姨太，這兩位可憐的人你從前也在這裏看她們吵過架的。我如果不自已離開他，總有一天他要把對待她們的辦法來對待我的！洪先生帶我走吧！我的出身也是很艱苦的！跟你們到國內去，頂多也同我從前做婢女時一般痛苦吧！但也比這樣地污受罪好多啦！哦——她趕快拉住洪先生的手，愉快地叫道——我有錢的！肥豬把他弟弟的錢把他自己的錢都教我藏在……好！我團房裏拏出來吧！

阿六和老四伸出了舌頭，阿六說道：

——肥豬果然吃了他弟弟的款子！媽的！

——真是該殺的肥豬哦！

——你看，小老板真是太吃虧了！

香港姨太從房間裏出來了，她把一大包的香港鈔票中國法幣丟在茶桌上，叫道：

——肥豬的錢都是不明不白的！我們帶走吧！



——不！香港姨太！——你要走，是爲了自由，那我是願意帶你脫離虎口的！要是爲了你這些錢，以爲逃到國內去就可以生活一輩子，那你是錯了。並且現在出走身邊不能多帶錢，給日本仔檢蛋出來了還怕麻煩！

——隨你們怎麼辦！——香港姨太說道。

——叔叔很可憐，他受了哥哥的騙！把他的錢還他吧！我和梅姑阿六他們就把肥豬的錢帶些走！我也做了幾年的奴隸啦！就沒有拏過工錢！

——對了！洪先生！就這麼辦吧！

——就這麼辦吧！

——不過！香港姨太！你果真有這個胆量出走嗎？

——洪先生！我受他的騙吃他們虧太多了，還不够嗎？你看他怎樣對待廈門姨太！你看他又怎樣對待汕頭姨太！你再看他怎樣想吞下他弟弟的款子！我這些日來，整天都在想着，我跟他有什麼用？愈想就愈可怕，我跟着這樣的人還能够有好日子過嗎？現在香港又給日本仔佔了，以後的日子怕比甚麼還可怕啦！你們要走，我也要走！洪先生！你帶我走吧！你帶梅姑走，爲什麼不肯救救我呢？

——好的！你也走吧！趕快準備！只帶幾件粗布衣服，裝得像一位難民！錢，你們帶一些，剩下來的！我替你們寫一張條子留在這裏！

……不久，他們偷出了門戶；他們把鹽魚帶來了，丟下那隻空籃子在客廳的茶桌上……

二十七

——怎麼！門開着！

當倪公羽兄弟和呂慶雲陸尙文他們回來時，首先是倪公羽的驚呼。

——阿鳳！

沒有回聲。

——梅姑！

沒有回聲！

——香港姨太！

——腐屍汁！阿片仙！

——怎麼啦，怎麼啦！出了甚麼事！張灰在那兒，他還沒有回來嗎？——尹琴聽見了驚叫的聲音，從房裏衝出來，頭髮散亂，瞪着眼吃驚地詢問着。

——張太太！你知道梅姑她們那裏去了！

——我在睡覺，我不知道；可是張灰呢？

沒有人答她，大家都在巡視着公竈。終於，他們在客廳裏發現了那隻鹽魚籃，在籃底發現了遺囑。倪公羽搶過那信函，一看見字筆就發抖起來，他的腳支持不住了，他的頭重，他的眼花，他跌坐在貴妃床上，叫道：

——完了！

陸尚文就追上去，把倪公羽手裏的信函奪取過來，大家就圍着看了。

——怎麼！「盜却弟弟存款的是哥哥！」

——唉呀！他們都出走了！好傢伙！

——這是甚麼話！「讓腐爛的腐爛，我們可要新生！」

「存款放在香港姨太的枕頭套裏！」他們只帶走倪老板的款子！

——完了！完了！——倪公羽悲叫道。

——哥哥！你瘋了嗎？——倪華章叫道——我的存款……

——人走了！完了！

——憑着良心說話：梅姑跟着逃走是離怪的！香港姨太也是不錯！他們都算沒有錯！

呂慶雲感動地說：

——你看：「自由中國在我們的前面，她就在海的那邊！」——陸尚文念道：——他們把……

在後頭了！

——我的張灰呢？他怎麼還不回來啦？

倪華章從房間裏把鈔票取出來，把它擲在樓板上：

——我的胞兄盜劫我的款子！日軍就禁止大票子使用！他走近倪公羽身邊去——哥哥！你胡亂了！可是日軍可比你聰明一步啦！哈哈！

——完了！甚麼都完了！

——人心真是可怕。——呂雲慶待倪華章安靜以後就拍着他的肩頭，把他拉到茶桌邊坐下——憑猶良心說，這樣的結局是一個喜劇，也是一個悲劇。

——他們走得好，至少，美國的航空堡壘他們可不要怕了！

陸尙文說道：

——請你不要航空堡壘航空堡壘吧！陸先生！你要知道現在香港是誰的世界！——尹萃叫道：  
——我的張灰呢？

——張灰到日本軍部去了，你聽見嗎？他不是到「海的那邊去」！你用不着焦急！

陸尙文答道：他把那封遺囑藏到衣袋裏去。

——門鈴響了。

——我去罷！——陸尙文走開去。

客廳裏一時的沉默，大家看着過道。進來的是阿鳳，她哭喪着臉孔，叫道：

——爛仔在街邊的水喉裏搶水，不知道怎樣打起架來，把我們的水桶也當着門具打爛了！

——完了！完了！

倪公羽叫道。

——阿鳳！你看見香港姨太梅姑她們出走嗎？——尹孝問道。

——說甚麼話！你們說甚麼話！梅姑，梅姑……香港姨太！姨太……

阿鳳叫着；尹孝說道：

——阿鳳！她們跟那位洪先生逃到國內去了！你還叫她們做甚麼！

——怎麼一回事？跟洪先生走了！——阿鳳叫道——洪先生嗎？他怎麼不帶我走啦！天啦！留着

我在這鬼世界裏真是所受罪啦！沒有米沒有水！叫我們怎麼過活啦！

——真是，怎麼過活？——倪華章低聲地自語着。

——洪先生真是好心腸！這個世界只少幾個好心腸的人！像洪先生那樣的讀書人我就沒有看到過

幾個！對我們下人從來就是和和氣氣的！可是，他走了！梅姑，姨太，阿六，老四，他們都走了！我

還苦命的人呀！……

……門鈴又響起來了。

——這一定是張灰團來了！——尹莘迅捷地走去，喘得咳嗽不止，開了門，果然進來的是西裝革履，滿臉紅光的張灰。他的右手臂上纏着一塊白布，白布上面寫着「日軍情報部通行證」。他一跑進客廳，個個都跳起來圍上他去，倪公羽叫道：

——啊，啊，你團來了！你說，你說……

——我答應出來主持「東亞文化協會」。他們答應先給我們五包米……

——那麼！我米倉的米呢？

——呂先生！那往後再爲你去疏通吧！這條路已經走通了，以後就有門路了！

——有米了！

——我們有米了！

——可是憑着良心說……

再慶雲沒有把話說完，尹莘就叫道：

——呂先生！不要良心的了。這個世界還說什麼良心不良心！——她拉着張灰的妻……

灰！那位姓洪的把香港姨太，梅姑，腐屍汁，阿片仙都帶走了！

——吸！真夠！——張灰叫道。——他走得好！日軍情報部的黑名單裏有他的名字啦！

——慶雲兄！這個世界實在變得太快了！我們真像做夢一般呢！

倪華章說。呂慶雲就答道：

——華章兄，憑着良心說……——他朝着張灰說——張先生！要是我的米能燒昏了封，那麼，我賣掉了米還是回到祖國去。——他又對着倪華章說：——華章兄，我們星加坡的產業什九也是完的，現在好像只存下這一條路了！

張灰叫道：

——嘿！你們還想回到國內去嗎？

——憑着良心說，我們中國人……

呂慶雲沒有說完，倪華章搶着答道：

——無論怎樣，張先生！我們總是中國人啦！慶雲兄！有機會的話，我們還是，還是……

——空中堡壘——陸尙文說——我說空中堡壘是我們有米以後的第一個大難關；香港，香港是彈丸之地呀！

這時，倪公羽從痛苦中抬起頭來，叫道：

——人雖是走光了，可是星加坡不久一定可以通航了，張先生，有你在，我還是有辦法啦。哈哈……



——嘩！嘩！

港內的運輸船的汽笛叫了兩下。客廳裏的人停止了說話。他們都跑到陽台外面來，看着一條船邊的紅痕已經沉沒到水平線下的運輸艦。正在駛向港口。倪華章叫道：

——我們的事業完了！香港也完了！我們雖有米，但也只能算得是米蟲啦！

——憑着良心說，我們中國人……

——可憐，都是娘養的！路上不知道逃得過不……唉！這算是甚麼世界啦……

陸尙文從衣袋裏取出那封遺函，捧在手裏，高聲地念道：

——「自由中國在我們的前面，她就在那邊！」

那條滿載的運輸艦已經加強了速度，朝着港口直駛。香港公寓的陽台裏，給悲觀和希望的情緒充滿了……

一九四二，五月十六號

此書描寫頗不深刻，然其思想  
甚為前進，可以鼓動讀者之愛  
國熱誠，可值一談。

亂 動

每册實價六元  
外埠函加寄費

著者：馬 甯  
總經售：科 學 書 店  
桂林西路七十四號  
經售者：各 大 書 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初版

713230

(5)

.57